九命奇冤

清 吴趼人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清 吴趼人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九命奇冤

清　吴趼人

●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　6.0625印张　132千字

1981年7月第1版

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

书号：10173·238定价：0.50元

目　次



第一回　乱哄哄强盗作先声　慢悠悠闲文标引首

“哙！伙计！到了地头了！你看大门紧闭，用甚么法子攻打？”“呸！蠢材！这区区两扇木门，还攻打不开么？来，来，来！拿我的铁锤来！”“砰訇！砰訇！好响呀！”“好了，好了！头门开了！——呀！这二门是个铁门，怎么处呢？”“轰！”“好了，好了！这响炮是林大哥到了。林大哥！这里两扇铁牢门，攻打不开呢！”“唔！俺老林横行江湖十多年，不信有攻不开的铁门，待俺看来。——呸！这个算甚么，快拿牛油柴草来，兄弟们一齐放火，铁烧热了，就软了！”“放火呀！”劈劈拍拍，一阵火星乱迸。“柴草烧他不红，快些拿木炭来！”“好了！有点红了，兄弟们快攻打呀！”豁剌剌！豁剌剌！“门楼倒下来了，抢进去呀！”“咦！怪道人说梁家石室，原来门也是石的。”“林大哥！铁门是用火攻开了！这石门只怕火力难施，又有甚么妙法？”“呸！众兄弟们有的是刀锤斧凿，还不并力向前，少停，凌大爷来了，倘使还没有攻开，拿甚么领赏！”“是呀，我们并力攻打上去，不怕他铜墙铁壁！”好忙呀，刀儿，锤儿，斧子，凿子，一齐乱下。“好了，我这里打下指头大的一点来了！”“我这里芝麻大一点也没有动呢！”“嗳！攻了大半个时辰了！我老林打家劫舍，也不知经过几百回，却没有经过这样为难的事，兄弟们不要白费力了，没个法儿，用软梯上去吧！”“不中用！这一个石室，没有天井，就有两个窗

户，也不过一尺来高，四五寸宽，哪里进得去！”“那么，我们掘地道来！”“也没用，这个牢房，是我老子在生的时候承造的，他常常说起，说这牢房底下，四围打了一丈二尺深的沙桩呢。”“这可难了！”“轰！轰！轰！”“这是三响号炮，凌大爷到了！”“凌大爷，这石室攻打不开，还求示下！”“吓！你们在我跟前夸了嘴，此刻闹到骑虎难下，难道就罢了么？”“大爷不要动怒！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！”“快点说来。”“好在大爷不是要取他钱财，……”“我大爷有的是铜山金穴，要他钱财做甚么？这个不消说得！”“只要结果他一家性命，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，不须打破他这牢房，便可以杀他个寸草不留！”“也罢！我本来只要杀了他弟兄两个，争奈他全不知机，只得一不做二不休的了！老林！你就施展你那妙计吧！”“兄弟们搬过柴草来，浇上桐油，就在这门前烧起来，拿风箱过来，在门缝里喷烟进去，……阿七！你飞檐走壁的功夫，还使得么？”“老实说，我虽然吃了两口鸦片烟，这个本领是从小学就的，哪里就肯忘记了！”“既这么着，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，都用柴草塞住了，点上一把火。”“可以，我就干这个。”“凌大爷！这里有马鞍，你且坐在上风一边，看俺老林成功也！兄弟们快来动手！”好热闹呀。怎见得——

毒雾迷天，浓烟匝地，风过处红火焰焰，火低时黑气腾腾。添柴草的奋不顾身，遑问焦头可虑；拉风箱的乱抒双臂，不辞烂额之劳。四壁厢犬吠鸡飞，一霎时神号鬼哭。尽任他锣声震地，官军赴援无人。只听得炮响连天，贼徒声势愈大。桐油烟臭恶难闻，向石门缝中钻去；催命符容情不得，从阎罗殿上颁来。叫尔室中众人，化作冥司群鬼。纵不似北京的挂炉烧鸭，也要做江南的

异味薰鱼。

“这会烧够了两个多时辰了！大约此刻已有四更多天，这牢房里的人，是活不成功的了！凌大爷！我们散吧！”“好呀！这正是‘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旋’。走呀！打轿子过来！”哄哄哄一阵散了，这一散不打紧，只是闹出一段九命奇冤的大案子来了。

嗳！看官们，看我这没头没脑的忽然叙了这么一段强盗打劫的故事，那个主使的甚么凌大爷，又是家有铜山金穴的，志不在钱财，只想弄杀石室中人，这又是甚么缘故？想看官们看了，必定纳闷；我要是照这样没头没脑的叙下去，只怕看完了这部书，还不得明白呢。待我且把这部书的来历，以及这件事的时代出处，表叙出来，庶免看官们纳闷。

话说这件故事出在广东，我闻得各处的人，都说广东强盗多，广东果然强盗多，这句话我也不能代广东人讳；但是大凡做强盗的人，无非是些无赖地痞，亡命少年，从没有坐拥厚资，名列缙绅，也去做强盗的道理。然而这件事，却是一个坐拥厚资的人去做强盗，并且这个人虽然不是甚么阀阅名门的子弟，却也是纳监读书，充做书香人家的人。似他这等人，也做了强盗，岂不是一件奇事？并且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间，这位雍正皇帝，据故老相传，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，于国计民生上，十分用心，惩治那暴官污吏，也十分严厉，并且又明见万里，无奸不烛。至今说起来，大家都说雍正朝的吏治是顶好的。然而这个故事，后来闹成一个极大案子，却是贪官污吏，布满广东，弄到天日无光，无异黑暗地狱；却不迟不早，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时候，岂不又是一件奇事？

要知道这件奇事的细情，待我慢慢一回一回的表叙出来，便知分晓。

第二回　广源店股东拆股
马鞍街星士谈星

却说广东素称繁盛之区，向来商贾云集，百货流通。从前海路未通，往来北省的人，多是取道江西。这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地方，有一座南雄岭。这南雄岭是广东省南雄州所属的地方，过往之人，都要在此地经过，因此朝廷就在这个所在，设立税关，征收关税。南雄地方，就成了个南北通衢，客商辐辏；那些多财善贾之流，多在那里开行设店。

内中单表一家绸缎铺子，招牌是“广源字号”。这广源是郎舅两个合伙开设的，一个姓梁，名叫朝大，一个姓凌，名叫宗客，都是广州府番禺县人氏。这凌宗客就是梁朝大的妻舅，郎舅二人，情投意合，生意也十分茂盛。后来宗客在别处发了一票大大的横财，先就回到省城去安闲度日，所有南雄生意，都归与朝大经管。不料乐极生悲，这凌宗客发了大财之后，安享得没有几时，就呜呼哀哉了。遗下一子，名叫贵兴，表字祈伯，向来下帏读书，纳粟入监，以为考乡场地步。此时丁了忧，正好庐墓读礼。谁知过得年余，梁朝大在南雄，也一病身亡。朝大两个儿子，长名天来，次名君来，其时正在番禺谭村居住。一朝得讣，不必说，自是星夜奔丧而去。到得南雄，料理丧事已毕，细查近年生意，却是日见清淡。兄弟二人商量道：“母亲年纪已高，我们不便远离，设店在此，没人经管，也不成事。凌表弟他向来读书，未必肯来经理，不如写信通知与他，请他来此，眼同盘顶与别

人。盘出多少现银，我们照老股公摊，一来免了这头牵挂，二来得了现银，我们回到省城，也好再图别业，想凌表弟也未必不肯。”商量定了，就写了封信，去通知凌贵兴，贵兴得信，果然来了。

兄弟两个，再把上项主意，诉说一番，贵兴也点头应允。当下三人定了主见，就招人盘受，不多几天，交易都算清了，自然都是二一添作五的分了。只剩下二十四个玉石花盆，及一堂花梨木椅桌，因为议价不合，还没有受主。天来同贵兴商量道：“我们不能为了这两样东西，只管耽搁，好在这个大家都用得着的，不如我们两家分了吧。”贵兴道：“好好的全副东西，分散了就可惜了！不如我们两个投票估价，出得价高的，拿出钱来，拿了东西去，拿不着东西的，可得了那价钱，岂不是好！”天来道：“表弟高见不差。”于是两人各各写了投票，交了出来，邀了证人，当众拆开。天来出的是一百零五两，贵兴只出了八十两。天来马上去兑了一百零五两银子，亲手交与贵兴，贵兴不觉后悔起来，对天来道：“这两样东西，弟倒也心爱，只因一向在家读书，不知物价，所以出得贱些。如今我多加五两，共作一百十两，请表兄让与弟用如何？”天来本是无可无不可之人，当下正欲答言，尚未开口。那旁边一个做中证的老伙计道：“这可使不得！当众投票，是极公正之事，此刻票已开了，又来加价，起初又何必投票呢！倒是当面讲价的好了！与其开了票之后，再来加价，又何必开票呢？不是徒然多此一举么？并且凌世兄当面加得，梁世兄自然也当面加得。倘使梁世兄也是心爱此物，也加起价来，岂不成了个争端么？依我看来，还是依投票之价，梁世兄得去为是，免得因此些微小事，你两家中表，起了争端。此是老夫愚见，依与不依，听凭你们二

位尊裁！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老丈之言甚是！倘不如此，我们今天承邀作证人，也是白白多此一举了！”贵兴迫于众论，不得已接了天来银子，怏怏不已。当下诸事停当，表兄弟三人，一同买舟返省。天来兄弟，自回谭村不提。

且说贵兴与天来分手之后，只叫家人雇人挑了行李回去，他自己却散步街头。偶然走过马鞍街，只见一家门首，围着许多人观看。贵兴抬头看时，只见那家门首，挂着一面簇新招牌，写着“江西马半仙，专参六壬神课，兼精命相，阴阳地理”十九个字。贵兴看罢，心中暗想：我向来在此走过，未见有此，想是新到的，何妨前去领教他一回呢？想罢上前，分开众人，走到门内。只见屋内摆着一个课坛，上面坐着一人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蓝布长衫，外面罩着一件天青羽毛对襟马褂，颈上还围着一条玉蓝绫子儿硬领，黑黑儿，瘦瘦儿，一张尖脸，嘴唇上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八字胡子，鼻子上架着一个玳瑁边黄铜脚的老花眼镜，左手拿着一枝三尺来长的竹旱烟管，嘴里吸着，鼻子里一阵一阵的烟喷出来。右手拿着一柄白纸面黄竹骨的折叠扇，半开半合，似摇不摇的，身体在那里晃着。隔着那眼镜上的两片水晶，看见他那一双三角眼睛，一闪一闪的，乍开乍闭。贵兴向前拱手道：“先生请了！”马半仙听见招呼，连忙呵了一呵腰，左手放下烟管，把鼻子上的眼镜除了一除，嘴里也说：“请了，请了。”一面说着，也向贵兴打量一番，只见他生成一张嫩白脸儿，滴溜滴溜的一双小眼珠儿，薄薄的嘴唇儿，高高儿的颧骨，露露儿的鼻孔，头戴细黑布的瓜皮小帽，上头缀着个核桃大的蓝帽结子（粤俗：素服，帽结用蓝不用白），帽檐上面，却缀上一块天蓝宝石的帽准，身穿细机嫩蓝布长衫，手执一把宫扇式的纨扇，脚上蹬一双挖花京式素鞋，那鞋底儿足有一

寸多厚，举止浮动。打量过了，心中早有了主意，一面低下头来，在桌子底下拉出一把凳子来，说声“请坐”。贵兴也不谦让，就便坐下，嘴里说道：“先生敢是初到敝地，难得多才多艺，特来请教算一个八字。”马半仙道：“如此请教贵造。”贵兴便将生辰八字，一一告知。半仙戴上眼镜，提起笔写了出来，起了四柱，侧着头，看了一会，又轮着指头掐了一会，放下笔来，除下了眼镜，捋了捋胡须，打了一声咳嗽，双眼望着贵兴道：“贵造是一个富贵双全的八字，小弟在江湖上代人算命，已有二十多年，似这般八字，却也不曾遇过几个。还记得十五年前，小弟到北京去，有人拿了一个八字来算，我算得他非但富贵双全，并且才兼文武，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人。只有一件奇怪，他到了晚年，有一步运，遇了七煞阳刃，据飞星划度算去，恰好那两年，又是丧门、披麻、亡神、白虎、暴败、天狗、天哭等星宿，应该不得善终，要过刀而亡的。然而好的我就依书讲命，一齐说了，到了后来那一步运，我只得说是恐怕要有点小耗失，起居出入，要谨慎些。你想我们江湖上人，只这句话，就是教人趋避的了，然而算的时候，我可并不知道是哪个的八字。到后来方才有人告诉我，说是年羹尧大将军的八字。那时我自己还不相信，怎么象年大将军那样荣华富贵，会过刀而死呢？这个八字一定算得不灵了，一定是我的功夫不精了。谁知康熙皇帝驾崩了，如今这位雍正爷登位，不多几时，就把这位年大将军杀了！那时小弟才敢自己佩服自己，一点儿也不会算错。今日看了贵造，功名富贵，虽然未必及得到年大将军那样，然而不是恭维的话，这状元、宰相、封侯伯，是逃走不去了，并且越到晚运越好。不说别的，就是这日坐文昌，主生贵子，这一层那晚运是不必说的了。据这么看去，

贵造比年大将军还高十倍呢！”

一席话说得贵兴手舞足蹈起来，问道：“请先生批个大批，要多少笔金呢？”半仙道：“据贵造而论，一生事业不少，一个大批，说不尽许多，不如批个成本的好。”贵兴道：“就批个成本，不知要多少笔金？”半仙道：“小弟这里的规矩，平常人来算，批成本是五钱银子，若是大贫大贱的八字，我算出了，就一文不要，送他一本，等他好趋吉避凶。要是大富大贵的命，也要叨光酌加一点，我可是不争论的，只看来人器量如何。俗语说的好，‘量大福大’，我也不必争，那大量的人，也断不会难为我的。”贵兴拍手道：“好！好！我就送你一两银子笔金，费心同我批个成本，但不知几天可以批得好？”半仙道：“批成本的，不是含糊可以了事，先要考定太阴、太阳、经纬，追究胎元、胎息，参考七政、四余、飞星、划度，还要装地盘神煞，考查流年小限，以断定一生衣禄。大约十天之后，方可应命。”贵兴道：“不要紧，就是十天；十天之后，我叫人来取就是了。”说罢，送上一两笔金。半仙也不推辞，就便收了，又说道：“倘不见弃，小弟还当奉赠一相，是不取相金的。”贵兴道：“先生真是多才多艺！招牌上还有阴阳地理，想必也是高明！”半仙道：“不敢！小弟在家乡时，单就因为看风水看的灵，因此人家送与小弟一个诨号，叫做‘钻穿石’……”

半仙还要再说时，忽见一个小厮走来，对着贵兴请了个安，道：“大爷回来了，为何不到家里去？隔壁陈大人来拜候呢。”贵兴听了，便立起来，辞了马半仙，带着小厮回去。

不知陈大人是甚么人，来拜贵兴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接京函陈大人卖关节 除孝服凌贵兴考乡科

却说凌贵兴别过马半仙，带了小厮，回家而去，一路上细问："陈大人找我有何事故？"那小厮名唤喜来，说小也不小了，年纪也有十五六岁了，贵兴向来以心腹相待。当下喜来便答道："小人也不知有甚要事，自从大爷动身的第二天，就来过，小人回他说，大爷到南雄去了。他问几时回来，小人回说不知，从此之后，他三天一次，五天一次的来打听。今天看见行李回来，他就过来了，在书房坐等了许久，不见大爷回去。小人便出来寻访，正在没有寻处，恰好遇见大宅那边的易行太爷，说是看见大爷在这里算命呢，小人便寻得来。"一面说着，回到家中，贵兴即到书房与陈大人相见。

原来这陈大人是浙江人氏，本来是一个翰林院编修，放过一任学政，因此人家都叫他陈大人。后来因为犯了清议，被御史参了一本，奉旨革职。他革职之后，羡慕广东地方繁华，就到广东住下。赁居的房屋，恰在贵兴隔壁，彼此邻舍，常有往来。此番来寻贵兴，却是另有一事。

当下彼此相见，寒暄已毕，陈大人凑近一步说道："前几天屡次奉访，又值老兄公出未回，……"贵兴便抢着问道："不知有何见教？"陈大人道："弟接了京里一位同年的信，这位同年姓王，名字呢，此时却不便说出来。明年是雍正四年丙午乡试年期，这位敝同年，是当今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的得意门生，已经暗暗的许了他一个广东主考，

因写信与弟，要卖一两个关节。弟在贵省，是个客居，这卖关节是重大的事，哪里好去张扬起来，说我有关节卖呢？因此特来与老兄商量，看有人肯买没有？”贵兴听了，暗暗欢喜道：“马半仙之言验矣！”屈指一算，自己恰好明年五月就满服了。因对陈大人道：“不知这个关节，怎么买法？有甚么凭据？”陈大人道：“老兄没有干过这等事，无怪不知此中玄妙。譬如讲定了价钱，只要他说给你几个字，你就牢牢的记着，等下场的时候，你却把他说的那几个字，嵌在首艺的破题里面，他看见了，自然就取中了。”贵兴道：“此刻不能同主考当面，又怎么行呢？”陈大人道：“这也容易！倘是有人买了，少不得我要进京走一次，就是我说给他几个字，也可以使得。只要我到京之后，把那说的几个字告诉了敝同年，也是一样的。”贵兴道：“不知要多少价钱？”陈大人道：“中一名举人，是五千银子，我做中人的，也要一千五百的酬劳。要是想中经魁，却要一万银子，我的酬劳也要三千，这是我这里的实价。老兄去卖得多少，是老兄的好处，我也不管。”贵兴沉吟道：“这不太贵么？”陈大人道：“看着象贵，其实热心科名的人看起来，也并不贵。并且贵省的举人，比别省来得体面，一朝中了举人，上自衙门差役，下至赌馆娼寮，哪一处不来巴结奉承，岂不威风！就是乡党有事，出来理论理论，或者同人家说件把讼事，到衙门里去，地方官也不敢怠慢……”

一席话说得贵兴兴致勃勃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不必去找别人，就是我来买了，岂不是好！不过单为我一个，要劳动大人走一次北京，未免劳驾了。”陈大人道：“不瞒老兄说，弟这里已经有了两个举人了。再能有了两个举人，或者有了一个经魁，凑够二万银子，我就动身了。”贵兴直跳

起来道："大人放心！我就认了一个经魁。不知大人几时动身，便当兑银子过去。"陈大人道："老兄禁声，这是何等事，岂可这样大呼小叫！叫别人听去，还了得么！"贵兴连忙住口，便请教何日动身。陈大人道："老兄这里，既然应了一名经魁，弟三五日内，就要预备动身，虽然为时尚早，然而恐怕路上有意外的耽搁；二来到了北京，干停妥了，也要早日给这里一个信，大家也好放心。"贵兴又踌躇道："万一贵同年放不着敝省主考，就怎样呢？"陈大人道："这个自然他会打算。既是放了别人，他也可以临时转卖出去，他也落着点回用，好歹总保你这里不落空就是了。"

当下计议停当，贵兴便转入内堂，与妻子何氏相见。妹子桂仙，过来给哥哥请安道乏，问了些南雄景致。贵兴对何氏道："好叫娘子得知，今日回家，遇了一件大喜事，娘子要准备做举人奶奶了！"何氏笑道："乡试还要等到明年，怎么就好准备起来？并且相公还丁着忧呢，哪能下场？"贵兴道："娘子！你怎么把日子都过昏了？我们明年五月里，就要满服了呀！"说罢，又把陈大人卖关节的话，一一告知。何氏道："中个举人，虽然是好，只是丢了一万多银子呢。"贵兴拍手道："娘子好没打算，你想我们凌家，向来不甚发达，明年乡科闱姓，买'凌'字的人一定少。加以陈大人那里，已经有了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姓甚么，我明日索性去问了来，明年闱姓，我重重的买上了这三个字，怕我不在这闱姓里面捞回来么？只怕还有利呢！"

正说话间，喜来进来道："大宅的易行太爷来了，说给大爷请安呢。"贵兴道："他来了无非又是借柴借米，我不见他。你只说我路上辛苦，已经睡了。"喜来翻身出去。桂仙道："易行叔叔光景艰难，纵使他来求借，也是不多

的，自己一家人，哥哥何苦如此！”贵兴道：“妹子有所不知，这个人‘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’，见了人撅起一张嘴，除了告帮求借，再没有第二句说话，我不愿意见他。不比二宅的宗孔叔叔，他一样是个穷光蛋，却是会说会笑，又肯替人出力办事。象宗孔叔叔那样，我就常常帮助他，也是情愿的。”桂仙听了，就不言语了。

闲话少提。且说贵兴过得一天，就去打了一张一万两的汇票，又取了三千两现银，到陈大人那里去回拜。一面交托这件事，要了关节的几个字；又问了那两个举人的姓，准备买闱姓，捞本赚利；又说道：“大人进京，费心代我多多拜上王大人，明年倘能中个解元，我还准备一万两的贽敬在这里呢。”陈大人照数收下，先向贵兴道喜。贵兴更是乐不可支。再过一天，又置酒与陈大人饯行。陈大人又教了他在就近买荐卷、买誊录等事，贵兴一一谨记在心。送过陈大人后，不知不觉，过了十天，便叫喜来到马半仙处取批的命本。半仙见了喜来，送茶送烟的同他交谈起来，用言语打听了好些贵兴家事，临了才说：“这几天实在太忙，还不曾批好，再过三天就有了。”喜来只得回复贵兴。过了三天，再去取来，贵兴一看，上面批的他丙午年就要发解，丁未年连捷，大魁天下，某年开坊，某年大拜。看的贵兴手舞足蹈，如同疯子一般，嘴里只说：“这位先生真说得灵！”

正在那里乐不可支的时候，他的族叔宗孔来了，说道：“侄老爹！乐甚么呢？想是有了甚么得意的事了，何不告诉我听听，让我也帮着侄老爹乐他一乐呀！”贵兴道：“叔父有所不知，想我从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叫人同我算过多少命，都是说我甚么三刑、六害，甚么血光、阳刃，都是一片放屁胡说，哪里有一个灵的？你看这个马半仙算的才灵

呢！”宗孔接过来，识一半不识一半的看了一遍，道：“丙午……明年就是丙午呀！他说要发解，不知要解到哪里去呢？”贵兴笑道：“怎么叔父不懂这个！”又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：“‘发解’是说我明年要中解元！”宗孔听了，连忙深深作了一揖道：“恭喜侄老爹！”贵兴哈哈大笑。宗孔又道：“中了解元之后，怎么丁未年又要大鬼天下呢？”贵兴益发笑不可抑道：“这是个‘魁’字，不是‘鬼’字。”宗孔道：“就是‘魁’字我也不懂呀。”贵兴又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：“这个字吗？是状元！”宗孔吓得一骨碌爬下来，对着贵兴叩头，贵兴连忙扶起。宗孔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个我也来不及道喜了！果然如此，莫说我宗孔沾了侄老爹的光了，是凌家祖宗，只怕也要沾点侄老爹的光了！”贵兴道：“岂但如此！我们广东八十多年，没有出过鼎甲，我破天荒中了个状元，只怕广东的天也光了呢！”叔侄两个，如同做梦一般，说了半天，宗孔方才说明来意，求借二钱银子买米。贵兴给了他，拜谢回去不提。

有话则长，无话便短，转瞬腊尽春回，陈大人由京中寄了信来，说是诸事办妥，准备来吃喜酒，贵兴又是一乐。等到五月，除了孝服，又过了几时，考过遗才。一日接到京报，广东正主考，果然是姓王的，副主考姓李，心中无限欢喜。等到八月初六，宗孔便来送场，一连三场的送场接场，都是宗孔在那里忙。三场既毕之后，贵兴便天天在家中饮酒作乐，心中是稳稳的放着一个举人老爷的了。更有那宗孔格外巴结，先就到招牌店里，打听做匾额的价钱，又到木行里去问旗杆木的价钱，又到刻字店里去问刻硃卷的价钱。今天问一样，明天问一样，问了来，便去讨好贵兴，把好好的一个凌贵兴，只弄得如醉如痴，眼巴巴望到九月初八。

这一天，说是明天要开榜了，贵兴便起了忙头。不知他忙的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盼乡榜焦心似沸 讲风水信口开河

却说丙午这一年，广东乡科，定在九月初九日放榜。到了初八这一天，凌贵兴就起了忙头了，拉了宗孔，商量开列菜单，预备定酒席，请喜酒。又取过黄历来，看了开贺的日子。又进去叫何氏，预备赏报子的赏钱。新买来的京靴，恐怕不合脚，又穿上了，在厅上走了几次。这一天的晚饭，竟是未曾下咽，到了初更时候，忽然又肚饿起来。此时宗孔已经来帮忙了两三天，听见贵兴肚饿，便叫人搬上酒菜来，陪着贵兴吃酒。贵兴忽然怔了一怔道："此刻已经写榜了，不知可曾写到'凌贵兴'三个字？"宗孔道："侄老爹只管放心吃酒，写了出来，自然有报子报到的。"贵兴此刻不知怎样，忽又想到万一不中，如何是好？自言自语道："如果不中，我今番死定了！"宗孔只顾拣大块的吃，大杯的喝，却不曾留心听得这话。贵兴忽然又顿足道："果然不中，如何是好！"宗孔道："侄老爹放心，马半仙的话，没有不灵的。我前天也去算了个命，他说我一生衣禄，都仗贵人扶助，你想我这么穷，不是侄老爹照应，哪里还有饭吃，有衣穿？这贵人扶助的一句话，不是已经灵了么？此刻已经二更了，待我去叫他们里里外外，都点起灯烛来，等着人来报喜，总要灯烛辉煌，才象个喜事人家呀。"说罢，起身去张罗了一会，果然一霎时里外通明，如同白昼。贵兴不觉哈哈

大笑起来道："我果然中了，不知要累叔父怎么忙呢？"宗孔道："这是当得效劳的，侄老爹中了解元，我的脸上也有光彩了。"贵兴叹口气道："也不望解元，只要榜上有了个名字就好了。"

正说话间，忽听得门外面一声锣响，人声嘈杂，贵兴大喜，以为是报到了。宗孔更忙着三步两步跳了出去，只听得那人声锣声，慢慢的去远了。贵兴不觉一阵心乱如麻，又想道："我才头一次下场，就中了，只怕没有这等容易。但是这一科不中，下科不知中不中呢？"忽然又转念道："不管马半仙算的命灵不灵，一万三千银子的关节，早就买定了，哪有不中之理！"想到这里，心中又是一乐，忽又想道："关节上的几个字，我是已经嵌了上去，但似乎勉强些，不知王大人看得出看不出。万一看不出来，岂不坏了事！"忽又想道："这几个是极平常的字，万一别人破题上头，也无意中弄上了这几个字，倘使主考先看了他的卷，以为是我，倒中了他，岂不是误了我的事！"想到这里，不由的汗流浃背起来，坐不住，走到床上去躺下，一会又起来走走，又自己安慰自己道："那关节的几个字，只有我知道，别人哪里有这样巧，也刚刚用了这几个字呢？"忽又回想道："天下事也难说，万一果然有这等巧事，那就怎么样呢！"侧耳听听，外面已经打过三更了。"嗳！我今番不去下场，此刻倒也安安稳稳的睡觉了。虽然，盼了一夜，明日穿了衣帽去拜老师，簪花赴鹿鸣宴，也是开心的！我今年只得二十五岁，到了雍正六十四年，我八十五岁，还要重宴鹿鸣呢！"想到这里不禁扑嗤一声，自己笑起来。宗孔道："侄老爹又乐甚么呢？我看那些报子，真是可恶！你听听看，外面一起一起的过去不少了，单是我们这里他不来，真是可恶！回头他来

了，且不给他赏钱，先要骂他几句；你听听看，这管怕是来了！”原来外面又起了一阵人声，再听时就去远了。贵兴道：“我也不等了，睡吧！”走到内室，便和衣睡下，哪里睡得着？不到一刻工夫，又站起来，走到外面，只见宗孔躺在床上，呼呼的睡着了。独自一人，无精打彩的，对着那残肴剩酒默默的出神。坐了一会，走过去把宗孔摇醒了道："叔父！你听听看，已经交过五更了，只怕没有望的了！”宗孔一骨碌爬起来道：“侄老爹！不说要睡了么？怎么又出来？”贵兴道：“不知怎么，只管睡不着。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！我想起一件事来了。我听见人家说，写榜是从第六名写起的，等全榜都写好了，才写前五名，侄老爹中的是解元，是要末了才写的，写得迟，所以报也报得迟了。”贵兴大悟，暗想道：“我买的是经魁，还可希冀个解元。此刻解元不解元，且不管他，好歹是个经魁，高高的中在前五名，自然填榜填的迟了。怎么我不曾想起来，白白的着急了一夜，早点想起来，我倒先去睡觉了。此刻五更时候，将近要填到五经魁了，可又不能不等了！嗳！好歹再等一个更次，中与不中也可以知道了。”宗孔起来，只是拉三扯四的闲谈，贵兴只是无心理会，定了神侧着耳去听，慢慢的觉着四面绝无声息。忽然抬起头来，见天已发白，贵兴已是急的搓手顿足。忽听得门外高叫一声“新科解元试录！”（此广东风气也，放榜之前一夕，探榜者逐名探出，连夜以活字排板，全榜既成，即印出，沿街叫卖，谓之试录，时榜尚未张挂也。）宗孔连忙出去，要买一张看，那人已经去的远了，只得回进来了。贵兴叹道：“试录已经出了，总是无望的了！买来做甚么呢！”宗孔道：“只怕那报子找不着我们的地方，也未可知，此刻只怕榜也挂出来了！侄老爹，何妨自

己去看看呢！”宗孔一面说，一面觑着贵兴，只见贵兴在那里发抖呢。说道：“叔……叔父去……去看罢！我……我……我看见有点怕呢！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不要担心，等我去看来，包你一名解元，马半仙不会骗我的。”说罢去了。

贵兴气恼一番，看看天色大明，太阳已出，没好气走到房里，纳头便睡。这一睡，睡到下午方才起来，看见红纸裹着预备赏报子的银子，还放在那里，自家觉得没意思，便跑到书房里再睡，思量莫非那姓陈的是个骗子，可惜交银给他的时候，没有要个收条，不然倒可以告他。又想到：“除非他再也不到广东，倘是再来时，我一定不放过他！”心中胡思乱想，又复睡去。这一天，连饭也没有吃。一直过了三天，宗孔才来，一来了便道：“侄老爹，不要烦恼，我这两天也着实代侄老爹生气，我想内中一定有个缘故。”贵兴道：“甚么缘故呢？”宗孔道：“古语说的好，若要求取功名，要五件事俱全。那五件事是古语传下来的：‘一命，二运，三风水，四积阴功，五读书。’依我看来，据马半仙算的命，侄老爹的命运，是好到极处的了！至于积阴功一层，别的我不知道，单是我这个远房穷叔子，哪一时哪一刻不受侄老爹的恩惠，这还不算积阴功么？讲到读书呢，我常看见侄老爹出口成章，就是说句话有时也是之乎者也不去口的，还怕文章作不好吗？我疑心的，就是风水一件事，或者有甚么关碍之处，也未可知。”贵兴慢腾腾的答道：“这也未必。我父亲在时，最讲究风水，所有作灶开门，都定了方向，甚至修渠小事，也选过日子，这总是我的晦气罢了，怨甚么风水呢！”宗孔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只怕阳宅好了，阴宅未见得十分好呢。我闻得马半仙看风水的本事极好，诨名叫‘钻穿石’，何不请他去看看阴宅呢？好在所费无几，侄老爹也不是

在乎此的。”贵兴道：“这等说，就烦叔父去请他来，同去看看。”宗孔巴不得一声答应了，就来找马半仙，讲定了五两银子步金，宗孔却要个九五回用，一同到贵兴家来，叫了船摇到谭村去。

原来贵兴祖坟，葬在谭村。当时船泊了岸，贵兴、宗孔、半仙，一同登岸，来到坟上。马半仙开了罗盘，看了方向，又四面看了大局，就发起他那谎谬议论来道：“尊府这一座阴宅，前后俱是高耸，中间低陷，是个‘猫儿伸懒’之局，行门放水，极合其宜，可以断得是发科发甲，丁财两旺之地。”贵兴道：“有甚不到之处，尚望指教，不可过誉！”马半仙道：“我是依书直说，毫无褒奖，从前那位点穴的先生，很有功夫，恰恰点在这龙盘之内。东边文笔既显，西边催官亦猛，后面玄武高耸，前面朱雀坦平，四围巩固，八将归堂，应有一名状元，三名进士，举贡秀才，可保屡代不绝的。”贵兴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以我今年下场不利呢？”半仙叹一口气道：“最可恨的是前边那一座石室，恰在那犯煞的位上，最宜平坦，不宜高耸。不知是哪个人的房屋，倘能叫他迁让，此地便是十全十美的了。”贵兴道：“这是舍亲梁天来的房子。”半仙道：“既是令亲，当好商量，老兄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宗孔拉了他一把，走过几步，半仙不知何故，也跟了过来。宗孔悄悄说道：“你见了我家侄老爹，就称呼一声大爷，也不辱没了你，你怎么称兄道弟起来！”半仙忙道：“是是是！”又走过来对贵兴道：“大爷！不可惜了小费，总要弄了过来，拆平了他，非但可保人口平安，而且科甲不绝，千万不可错过！”贵兴欣然，送过步金，打发半仙先回去。宗孔连忙跟到船上，取了回用。又回到贵兴家来，讨这差使，要去见梁天来，商量买他的石室。

不知此去买得成功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五　回　论柴米家庭现丑态
恣鼓簧中表动争端

却说凌贵兴的老宅，本来也在务德里司居住，因为他父亲发了大财，所以又在省城盖造了房屋。贵兴借读书为名，在省城住的时候居多，就是家眷，也是时常往来两面。此次因同马半仙来看风水，就便回老宅去，所以打发半仙先走。

宗孔因为去省城伺候贵兴等榜，也多日未曾回家，此时向贵兴讨了差使，一同走下山来，送得贵兴回到老宅，自己也回家一转。妻子谢氏埋怨道："你好呀！一去七八天，也不管家里没柴没米。从前天起，灶上就没有起过烟了，闹得个儿啼女哭，叫我一个守着，你却一个人在外头乐呢！"宗孔道："不要紧，我今番再到省城走一次，包你有好处。"谢氏道："呸！饿也饿死快了，还讲好处呢！一连三天了，只在门前山芋摊上，赊了两斤山芋，就当一天米粮，还望你有好处呢！"宗孔侧着脸儿想了一想道："家里还有甚么衣服没有？"谢氏道："你好快活呀！还想有得当呢！要就在身上剥下来，索性大家打赤膊过日子。"宗孔道："你不要性急。首饰呢，可还有点？"谢氏听了，立起来对准宗孔脸上狠命的啐了一口，又伸出手指在自己脸上拨了两拨道："亏你羞也不羞！我陪嫁的几件首饰，哪一件不败在你手里？你曾同我置过甚么来，害得我耳朵上戴了铜耳环子，头上插了铜压发簪儿，你要，就都拿了去！"说罢赌气，果然把那铜耳环、铜压发，除了下来，劈面掼去。宗孔嬉皮笑脸的拾起

来，也不言语，往外就走。谢氏哭着说道："天杀的！你索性把他掼了，等我铜的也没得戴，披着头发，光着耳朵，只当穿你这天杀的重孝！"

宗孔头也不回，一直走到贵兴家中，问道："侄老爹！我来请一个示，比如天来肯让那所石室，侄老爹肯出多少价呢？"贵兴道："闻得他们当日盖造的时候，不过一千多银子。此刻我为风水起见，说不得要多出几个钱，就是三四千也不要紧。他肯卖最好，不肯时，也不可勉强。不知叔父怎样说法？"宗孔道："此事同他们女人说，是不中用的。我打算赶到省城，到他糖行里，同天来当面说。"贵兴道："只是又累叔父奔走，如果事成，这中费我格外从丰就是了。"宗孔道："这有甚要紧！我即刻去张罗一件事就动身。"贵兴道："叔父又要张罗甚么？"宗孔道："不要说起，刚才我回家去，看看恰好柴也没了，米也缺了！"说到这里，把那铜簪儿环儿故意半隐半现的，在贵兴眼前晃了一晃道："拿这个去当了，好叫他们买起柴米来。"贵兴道："叔父为了我的事，哪有叫叔父破费的道理？不必当，我这里拿去用吧。"说罢，拿出十两银子来，交与宗孔。宗孔道："明日事成，请在中费里面扣回就是了，惭愧得很呢！我也不说谢了。"说罢，辞了出来，气忿忿的跑回家中，把银子往桌子旁一掼，直挺挺的坐着，瞪起了眼睛一言不发。谢氏走到桌子旁边一看，果然真是银子，便陪笑道："官人！当真把那铜东西换出银子来，真是本事！"宗孔也不言语，把那铜簪儿环儿，劈面的掼了过去。谢氏连忙拾起来，又陪笑道："官人，我们老夫老妻，无意中的三言两语，何苦动了真气！倘使气坏了你，你叫我靠哪个呢！你吃了饭不曾？可要弄饭给你吃？你喜欢吃甚么菜？我去烦隔壁王妈妈

来。”宗孔也不言语，抓了两块银子，约莫有一两多重，立起来就走。谢氏等他走远了，咕哝道：“天杀的！不受抬举！我看银子面上巴结他，他倒在老娘面前闹起脾气来了！”又大声嚷道：“王妈妈，王妈妈！有空么？叫了李婆婆、张嫂嫂，来打天九呀！我们那个东西又走了！大家来凑个兴儿，我要翻本呢！”

不提谢氏这里。且说宗孔离了家门，叫了一只小船，摇到省城，一径到第八甫天和糖行，来寻梁天来。原来梁天来自从南雄拆股以后，就在省城第八甫，开设天和糖行，自己带着兄弟君来，儿子养福，在行中经理一切，生意倒也兴旺。这一天，宗孔来到，名份上他是娘舅，天来兄弟是外甥，自然殷勤接待。寒暄既毕，宗孔道：“贤甥近来生意，想必兴隆，不知这糖行的利息有多少？”天来道：“利息本来甚微，不过所望销场多，就可望多中取利，亦不过敷衍罢了。”宗孔道：“此刻有一注生意，可以获到几倍利，不知贤甥愿做么？愿做的，我就说出来，不愿做的，我也免开尊口了。”天来笑道：“哪里有几倍利的生意？除非是贩古董，可奈这个，愚甥不在行。”宗孔道：“这个虽不是贩古董，却也同古董差不多，只要贤甥肯做，我便说出来，没有甚么在行不在行的。”天来道：“既承娘舅照应，又有这么个利钱，哪里有不肯做的道理？只怕还是求之不得呢。”宗孔道：“你肯做，我就说了。我那位祈伯舍侄，今年乡试，主考瞎了眼睛，没有中他。他心中不忿，请了一位极高明的风水先生名叫马半仙的，来看阴宅风水，据说风水十分好，应该要中一名状元，三名进士，……”天来见他忽然掉转话头，讲到风水上去，觉得不伦不类，暗暗好笑。因问道：“这是尊府的福地，才谈的是生意，怎么扯到这个上

来？”宗孔道：“你不要性急，等我慢慢讲下来呀。后来又说可惜前面这座石室，挡住了风水，倘能把石室拆平了，就要马上见功的。这石室就是贤甥的尊府，因此祈伯特地叫我来，与贤甥相商，请贤甥把这石室让与他。当日你令尊翁盖造这座石室，是我知道的，不过花了千把银子。我今天来时，到祈伯那里请示，问他肯出多少钱，他一口就出了三千。我想他功名心切，就是一万，也肯出的。贤甥若是肯卖时，一万银子，包在我身上。可有一层，先要说明白，可是要三七分的，交易成了，你得七千，我得三千。贤甥，你千把银子的房子，卖了七千，不是几倍利么？”天来愕然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但是这石室是先父手建，平时常常说起，他日无论家计如何，这石室不准毁卖，三代之内，必要保全。三代之外，人事变迁，也不能预为嘱咐的了。这是先父的话，此刻先父骨肉未寒，哪里就好变卖？却想不到这房子，有碍贵府风水，好不令人为难！”

宗孔见天来言语之间，似乎活动，心中暗想，以为天来嫌其分润太多，因又说道：“如果贤甥肯让，分润一节，可以从长计议，不必一定三七，就是二八，也可商量。”天来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愚甥只碍着先父遗命，是以为难。”宗孔道：“贤甥之言差矣，父命虽重，却是早已死了，与其守着死父亲的遗命，毫无好处，何如徇了活戚亲之情义，发笔财呢？”君来听得不耐烦道：“娘舅！这是甚么话？人家只有晚辈不长进，败坏先人遗业，做长辈的出来禁止，禁止不从，还可以教训。怎么你做娘舅的，倒说出这般话来，怂恿愚甥们向不肖路上走呢！我弟兄两个，任凭怎么样，这房子是不变卖的。何况此刻靠着点小生意，还有饭吃呢，我看娘舅还是免开尊口吧。”天来的儿子养福插嘴道：“说来也是

笑话，人家好好的住宅房子，又是碍了风水了！考试不得中，不怪自己心眼塞，倒说主考眼睛瞎了！若要中举，何不多读两篇文章，多临两行古帖，反来要买人家的房子！须知这房子底下，生不出个举人来的呀！倒是我们近来商量要起造花园，没有地基，凌表叔的房子，恰好合式，不知他肯卖给我么？”天来一声喝住，对宗孔道："小孩子的话，没有轻重，不要见怪！愚甥不敢不恪遵父命，望娘舅回去，多多拜谢祈伯，恕我有违尊命！其实风水一节，虚无缥缈，不足凭信，何必以此撄心呢！”

宗孔受了君来养福两个抢白，正没有下场，今得天来转了个弯，便一言不发，搭讪着走了。天来也不挽留，送出大门而别。

天来转身，埋怨君来养福道："就是不卖给他，也要好好的打发他，你叔侄两个，不该出言激怒他！你们可知谭村一带，乡民有两个歌谣，叫做'不怕雷公，只怕宗孔；不怕菩萨，只怕祈伯，'他两个的行为，就可想而知。这宗孔的绰号，还叫做'落地蜈蚣'，你们偏要碰到他头上，须防惹下祸来，我可不答应你们的！”一席话说得君来养福，默默无言。

且说宗孔受了一番抢白，没好气走了出来，叫了船，一口气摇到务德里司。舍舟登陆，一口气奔入贵兴家中，将天来君来养福各人说话，一字不讳，滔滔汩汩的说了出来。说罢，暗觑贵兴面色。贵兴叹道："天来表兄，能恪守我姑丈遗命，在市井之中，可算难得！”宗孔以为贵兴必怒，谁知他一点也不怒，反赞美天来，不禁愕然道："天来还情有可原，君来的话，就太岂有此理了！”贵兴道："他说的本来也是正理。”宗孔着急道："叵奈养福这厮，出言无状。”

贵兴道："小孩子们，懂得甚么，何必同他计较！"宗孔道："小孩子……说小也不小了，上二十岁的人，亲也娶过了，还小么？而且天来也岂有此理！听了他儿子的话，登时也翻过脸来，说我的儿说的不错，当日凌……侄老爹，你不要动气，这是我学梁天来说的……他说当日凌贵兴的老子，本来是个穷光蛋，多亏了我父亲提携他起来。他此刻有了几个臭铜钱，就这么放恣起来，连我的房子也要想买起了，问他要脸不要脸？"贵兴听了，勃然大怒起来。

未知这一怒，怒出甚么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　鼠牙雀角宗孔穿墉　虎噬狼吞爵兴设计

却说宗孔看见贵兴已怒，便道："我听了他这话，代侄老爹下不来，同他争执了两句，他兄弟父子，就要动起粗来。左右邻居，都来相劝，他还当着众人，尽力的糟蹋侄老爹呢。"贵兴大怒道："无论省城，无论南雄，哪一个不知梁朝大是我父亲携带起来的？梁天来怎敢这般无礼！我与他势不两立！"说着便要往省城，与天来理论。宗孔连忙拦住道："侄老爹何必性急！此刻去同他理论，一则他兄弟父子，同蛮牛一般，不是可以理喻的；二则侄老爹是读书斯文人，犯不着同他们去斗嘴，叫旁人看见，也失了侄老爹的斯文，何不叫旁人去出他的气呢？"贵兴道："怎么叫旁人出气呢？"宗孔低头想了一想道："我记得梁朝大葬的山坟，那一片地，是侄老爹你老人家送与他的，原是我凌家之地。此刻何不仍旧叫我们姓凌的人，抬个棺材去，掘去他的棺材，

就葬在他那里？”贵兴道：“掘坟见棺，只怕是犯法的。”宗孔道：“若怕犯法，我们只掘破他的天罡，却不掘到见棺，他能奈我何！好歹去闹他一场，也是好的。”贵兴道：“这个事只怕没有人去做！”宗孔道：“我兄弟海顺，为人胆大，生相凶恶，若多少给他点好处，没有不肯干的。”贵兴道：“只是哪里去找那死人呢？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真是好人，何必一定要死人呢？只要胡乱去弄个空棺材就是了。”贵兴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叔父去办吧。要开销多少，到我这里来支。”宗孔巴不得一声，来找到了海顺，告知如此如此。登时招了十多个无赖，弄了一口薄板棺材，海顺穿了一身素服，无赖抬了空棺，径奔梁氏坟地而来。七手八脚，砍伐树木，挖掘坟头。

这梁朝大的坟，原是毗连住宅的，就在屋后菜园的后面。这一天，天来的家人祈富，在后园浇菜，看见这种情形，连忙奔告老主母凌氏。凌氏听说，老大吃了一惊，忙到后面，开了后门观看，见是娘家的堂房兄弟海顺所为，不禁大怒，骂道：“你们这是做甚么来了！怎样连王法都没有了！……”话未绝口，海顺手执竹竿，吼声如雷，扑将过来，骂道：“老虔婆！这是我凌家之地，我侄老爹祈伯，送给我葬老婆的，干你这老虔婆甚事来，要你出来拦阻我！”

却说天来有一位叔父，名唤翰昭，住在邻近，闻声出来相劝。海顺见了，便舍了凌氏，径奔翰昭来。翰昭本是个安分乡民，从来不会多事，看见海顺无理取闹，连忙退了回去。这里海顺带着一众无赖，恣意踩躏一番，撇下了空棺，一哄而散。宗孔便开了帐目，到贵兴处支钱开销。贵兴一看，不多不少，恰是纹银五十两，就照数付了。宗孔拿去开发了，自己落了一大半，又拿回去骄其妻妾，自不必说。

捱过了年，宗孔的日子又穷了，又来寻着贵兴道："梁家那一座石室，阻了我侄老爹的功名富贵，我心中总是不平，夜来想得一个妙计，管教梁天来将这石室，双手奉与侄老爹。"贵兴道："不知叔父有何妙计？"宗孔道："他那石室，正对着一座土山，我们可将那土山前面，削平一块，竖起木板，在木板上面，画一只白虎，对着他那石室的明堂。古语有两句说道：'白虎守明堂，一岁几人亡'，那时他怕死人，不愁他不出卖。"贵兴道："如此叔父就去办来。"宗孔得令，连忙就去，果然在那土山脚下，竖了五六尺宽的木板，画了一只白虎，画得张牙舞爪，摆尾摇头，好不怕人。凌氏见了，又气又恼，叫人请了翰昭来商量。翰昭道："我们何不在后墙上，画一只貔貅挡着他呢？"凌氏道："除此以外，也无他法，只得就这样罢了！"遂叫人在后墙上画了一只貔貅。

看官！须知这算命、风水、白虎、貔貅等事，都是荒诞无稽的，何必要叙上来？只因当时的民智，不过如此，都以为这个是神乎其神的，他们要这样做出来，我也只可照样叙过去。不是我自命改良小说的，也跟着古人去迷信这无稽之言，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呀。

闲话少提。却说宗孔自画了白虎之后，便日夕前来探听消息，以为梁家从此要坐立不安的了。那天看见一个泥水匠，在梁家出来，宗孔便走过去问道："请问梁家修理甚么房子呢？"那泥水匠道："不是修理房子，只因前面不知甚么人，画了一只白虎，恰好对着梁宅明堂，他叫我去后墙上面，画了一只貔貅，要克制那只白虎呢。"宗孔道："画好了么？"那泥水匠道："刚好今日完工。"宗孔听了，不禁愕然。忽又问道："貔貅可以克制白虎么？不知又有甚么东西，可以克制貔貅？"泥水匠道："那可不知道了。"宗孔没

好气，走回家来，思前想后，总不得一个善法，弄了那石室过来，巴结贵兴。越想越气，不觉的"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"跑到外面，招了十多个无赖，径奔梁宅后面，不问情由，对着后墙，一阵乱捣，登时那墙豁刺一声，坍了下来。凌氏听见，忙到后面观看，见宗孔率领一众无赖，正在拆得兴头。因大喊道："我同凌家有甚么过不去？屡次三番来骚扰我，前番海顺糟蹋山坟，我也不理论了，今番索性闹上门来了！"宗孔不由分说，拿起一块断砖，劈面打来，凌氏急急闪避，未曾打中，却把一口金鱼缸打破了。宗孔见打破金鱼缸，触动了心机，登时叫众无赖，把拆下来的砖头，搬到旁边一口鱼池里，填塞起来，嘴里大嚷道："近来谭村一带，小儿多出麻疹，风水先生说，你这堵墙有碍小口，我今拆了，为众人除害，纵使告到官司，怕我输了你！"凌氏还要拚命向前阻止，当有长媳刘氏，孙媳陈氏，及孙女桂婵，一同前来劝止，扶入内室。宗孔蹂躏了多时，又抢劫了多少花卉树木，方才一哄而散。

凌氏听得外面人声已静，悄悄到后头来一望，只见拆得七零八落，鱼池填塞了一半，花盆花架，也闹得东歪西倒，不觉放声大哭。刘氏没了主意，只得叫祈富赶到省城，请天来兄弟回来商议。天来兄弟闻信大惊，连忙唤了快艇，赶回家中。凌氏一见，便大哭道："你们兄弟在外，得罪了凌家甚么人，闹到这个样子！你兄弟干下来的，你兄弟还去料理，我上七十岁的人，没有几天活了，只是你们也要过个安乐日子。"天来兄弟，虽由祈富将上项事大概说知，到底还不甚清楚，只得向刘氏诘问，刘氏一一说知。天来到后面看了一遍，不觉怒道："如此，哪里还成个世界！我明天就到番禺县里，告他一状，请官勘验，好歹要罚他赔偿！"凌氏

道：“算了吧！岂不闻‘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！’你兄弟的财势，哪一样敌得过凌贵兴，受了这场恶气，还不够，还要去讨一场输官司么？只不知你兄弟怎么得罪了他，惹下这场是非？”天来便把宗孔来求买石室一事告知，凌氏闻言，只有叹气。刘氏对天来道：“婆婆不愿意打官司，官人不可违拗，再惹老人家动气，只好自己认个晦气，赶紧叫人来修理好了，仍旧到行里去招呼生意吧。”凌氏道：“媳妇说的是！这些恶棍，从此远避他点就是了。”天来无奈，只得叫了匠人来，修理坟墓，补种树木，重起后墙。过了几天，商量仍回省城，料理生意。君来道：“茶村有一笔帐，我们何妨去取了回来，再到省城呢？”天来道：“也好！”于是弟兄二人，取道茶村而去。

真是“无巧不成书”，刚刚冤家路窄。他兄弟二人，取道前行，并不留意，却被宗孔看见了，暗想这一条是往茶村的大路，他们到那里做甚么呢？连忙奔到贵兴家来，乱叫乱嚷道：“侄老爹！不好了！梁天来兄弟，要告到衙门去了！”贵兴吃了一惊道：“此话何来？”宗孔道：“我碰见他兄弟两个，到茶村去，想来一定是叫人写状去了。”贵兴尚未答话，只见旁边一人说道：“放心，放心！他断不是去叫人写状。”宗孔抬头看时，原来是贵兴的表叔区爵兴。

这区爵兴本是一个斯文败类，坐了一间蒙馆，教了几个蒙童度日。平时专好结交地保衙役，唆扰讼事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。他又略略能料点事，凌贵兴等便推服他足智多谋，上他一个徽号，叫做“赛诸葛”。当下宗孔便问道：“老表台！你向来料事如神，这回可知道他们到茶村做甚么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茶村一带，多有苏帮客人，这苏帮客人，多是办糖的，与他们总有往来，他们一定到那里讨帐去

了。”宗孔拍手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我们何不到半路去拦截，抢了他的银子，丧丧他的气！侄老爹家财百万，本来不在乎此，然而抢了来，我们一众穷兄弟，吃杯酒，也是好的。不知侄老爹意下如何？”贵兴道：“拦路抢夺，非但王法不容，就是旁人看见，也要抱不平的。”宗孔道：“我们多约几个人去，怕他甚么？”贵兴摇头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！”爵兴道：“纵然多约几个人，理亏也是无用。我有一个法子，要叫天来将身边所有之银，双手奉上。如其不然，即硬行抢夺，也无人敢出场拦阻。并且天来事后，连屁也不敢放一个！”宗孔大喜，便问是何妙计。

不知爵兴说出个甚么妙计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假三千债抢三百银强徒得意 打五巴掌换五担米乡老便宜

且说区爵兴当下对贵兴道：“如果约了多人，拦路抢夺，非但旁人看见，要抱不平，就是说起来，凌府上的人，出来行抢，也不好听。我有一计，却要写一张借票，写着‘康熙四十八年，梁朝大因买受沙田，交价不敷，借到凌宗客银三千两，凑交田价，按月行息一分。’拿了这张借票，以索欠为词，他若不认时，就抢了他的银子。旁人也只知索欠，哪个敢来说我抢夺呢？”贵兴大喜，一面叫宗孔去约人，一面叫爵兴写假票，写好了，又取米尘弹染过那票子，成了旧色。宗孔已约到了凌氏一众强徒，柳郁、柳权、润保、润枝、越文、越武、越顺、越和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海顺、美闲，共十四人，分布要隘，预备拦截。

也是天来合当有事。倘使他兄弟收了帐，就在茶村叫了船，一径到省城去，他就没事了，偏偏想着一桩甚么事来，要回家去走一遍。又因为收了三百两银子的帐，带在身上，走路不便，就叫了一只小船，摇到谭村来。那船将近码头时，天来在船上，远远望见码头旁边茶亭里面，坐着一人，正是凌贵兴，手摇折叠扇，左顾右盼。天来暗暗吃了一惊，忙将三百两银子，与君来分缠在身上。唉！梁天来这又失着了！他既然见了凌贵兴，明知道凶多吉少，就应该叫船家回转船头，摇到省城去，也就没事了，却偏偏还要投到虎口里去。等船拢了码头，付了船钱，就舍舟登陆。只见凌贵兴在茶亭里面，一摇三摆的迎了出来。天来兄弟，要假装不见，掠了过去，贵兴哪里肯放过，高声叫道："梁老表台！请了！"天来兄弟也只好与他招呼。只见他笑吟吟的走将过来，眉目间却带着三分杀气，左有獐头鼠目的区爵兴，右有豹头环眼的凌宗孔，一个是做眉弄目，一个是擦掌磨拳。天来只得也说声"请了，"便欲走过。贵兴道："梁老表台！久不相逢，何必匆匆要去？弟有一事奉问呀。"天来只得站定了，问道："不知有甚事见教？"贵兴道："从前姑丈那一笔帐，不知几时可以清还？"天来愕然道："先父有甚么帐目未清？"宗孔冷笑道："侄老爹！是不是呢？我明知他是要赖的。喜得字样没有遗失，何不拿出来给他看呢？"贵兴在身边取出那一张假票来，笑吟吟的递与天来道："这是姑丈字迹，想老表台也还认得！"天来接来一看道："字迹对不对，此时且不必说，但是既然有了这笔帐，当日在南雄拆股的时候，何以不拿出来算清呢？"君来大叫道："哥哥！还有工夫同他讲理！这种借票，要还也可以，大家请到大王庙去，鸣钟击鼓，当着菩萨，我就如数交还！"

看官！看了君来这句话，好笑么？哪里有甚么大王菩萨，来管你这闲帐呢？不是这等说，在当日那迷信鬼神的人，大有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的神情。他肯叫出这句话来，正表得他是正直无私，不是赖帐人呢。不比得近来风气渐渐开了，迷信的人，渐渐少了，在热心世事的人，他还在那里暗暗欢喜呢！他说好了，好了，把这神权打破了，我们中国的民智要开起来了，听天由命的话头抹煞了，实心办事的人就多了，不知刚刚不是这样说，这就叫做出人意外之事了。怎么叫做出人意外呢？那一班奸诈狡猾之徒，他知道了鬼神是荒诞的，迷信是没用的，他却不肯在嘴里说出来，等到遇了机会，他还要借着那赌神罚咒，去行他的偷盗拐骗呢！

闲话少提。且说当下区爵兴抢上一步说道："你二位也不必强辩，也不必动怒！论理，祈伯同你二位是姑表至亲，虽然古语有'父欠子还'之说，祈伯本来念着亲情，一向不曾提起，倘使没有缓急，莫说是三千，就是三万，也不要紧。无奈祈伯近日要置办赡族义田，还少三千银子的田价，所以才来商量。不然，你想象祈伯那种肯置义田赡族的仁慈君子，他肯为了这区区三千银子，失了和气么？此刻你两位一个强辩，一个动怒，在祈伯原不要紧，只怕他凌府上各兄弟子侄，也要不答应呢！"天来未及答话，贵兴也未开言，宗孔便道："区表台的话不错！"说罢便睁圆怪眼，大吼一声道："众叔侄兄弟在哪里？"天来见神色不对，忙向君来递个眼色，意欲叫他逃走。谁知宗孔吼声未绝，早见左有柳郁、柳权，右有润保、润枝，前有越文、越武，后有越顺、越和，一齐跳将出来。贵兴、爵兴、宗孔早跳在茶亭外的石凳上，宗孔在贵兴手上，取过折叠扇，拍的一声开了，飏了

一飑，大叫道："快捉住赖债贼，搜查起来！"八个人一拥上前，将天来兄弟捉住，将身上所带三百两银子，尽情搜了出来，殴了一顿，方才放手，簇拥着贵兴而去。天来兄弟，抱头鼠窜而逃。谁知到了一个转弯去处，走得急了，同一个来人扑个满怀，抬头看时，正是海顺。海顺大叫道："赖债贼在这里了！"叫声未绝，只见美闲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，一拥而来，把天来兄弟围住，拳脚交下，又打了一个痛快，方才呼啸而去。赶上贵兴，一同簇拥而回。

贵兴当中坐下，爵兴在左，宗孔在右，其余分列两旁坐下。贵兴便要论功行赏，爵兴递过一件东西来道："贤侄且收好了。"贵兴接来一看，却是那张假借票。爵兴道："贤侄给他看了，又不即刻要回来，我在旁边已是暗暗着急，幸得围住他时，他慌了手脚，落在地下，被我顺手拾了。这东西落在外面，终究不好，我们收起来，将来还有用处。"贵兴大喜，分付把三百两银子秤开了，柳郁等以下，每人十两，尚余一百六十两。宗孔平生办事出力，爵兴计策有功，各得七十两。下余二十两，置办肥鱼大肉，美酒佳肴，叙饮庆功，欢呼畅饮了一夜。

可怜天来兄弟，被殴之后，一步一拐，捱到家中，却是痛苦了一夜。凌氏问知底里，十分心痛，也是无可如何。养息了几天，伤痕好了，就到省城去照料生意。过了数月，天来回家省母，就在家中住了几天。一日偶然出外闲走，却又冤家路窄，遇了贵兴。原来贵兴自从纠众抢银之后，甚是洋洋得意，觉得这个玩意儿，很有趣味。虽然不是为钱财起见，然而想起那一天的情景，犹如出兵打仗一般，自己是元帅，左有军师，右有护卫，号令一声，四面伏兵齐起，那张石凳，犹如将台一般，站在上面，好不得意！终日坐在家

里，实在闷得无聊，怎能够时常有这个玩意儿，玩玩就好。他终日存了这个心思，这天又在路上遇见天来，暗想天来屡次被我凌辱，当在晦气头上，怎么倒觉得他的脸上精神焕发呢！此时能再打他一顿便好，只可惜没有带人出来，若要自己动手，又恐怕打他不过。

正在踌躇之际，忽见他族叔易行，左手提着粪箕，右手执着粪钩，远远行来。贵兴向来最憎厌他的，此时用人之际，不免招呼，遂闪在一旁，叫道："叔父辛苦了！许久不见，近来好么？"易行走近一步道："一双白手，做这最贱的营生，哪里还有意可得呢？除非你贤侄照应我，或者就可以好点了。"贵兴道："我此刻正要用着叔父的一双白手，包管马上就可以发财。"易行道："这话怎讲？"贵兴道："梁天来现在前面站着，叔父代我去打他一顿，我重重的谢你。"易行摇头道："不好，不好！天来同我有恩无怨，我如何下得手？"贵兴听了，大为不悦。恰好宗孔走到，问是甚事，贵兴告知一切，宗孔对易行道："哥哥好没思量！侄老爹是自己人，天来是外姓，纵然你受过他惠，今者何在？莫说侄老爹说了要谢你，就是不谢，这个差使也要当的呀。你看你这粪箕里，还是空的，天色要晚了，你拿甚么好换钱？难道好向梁天来去讨么？"易行踌躇了半晌道："不知打了之后，怎么谢我？"贵兴道："打一下，谢你一担米，你有本事打一千下，就是一千担米！"宗孔道："你听，你听，你不打，我去动手了！"易行道："我去，我去。"放下粪箕粪钩，想了一想，走到阴沟旁边，掏了一手污泥，在脸上涂了一涂，径奔天来，举手照脸就打。天来正在站在那里闲看，忽见一个汉子，满面污泥，对着自己奔来，还疑心是个痴子。忽见他走近身旁，兜脸就是一巴掌，吓得天来不

得主意，呆了一呆，接连就是两三掌，天来掩面逃走。照易行的气力打天来，就是打一千下，也还有余。只因他曾受过天来的恩惠，良心未曾尽丧，所以用污泥涂了脸，也是恐怕天来认得出他来。等到动手时，只打了几下，手就软了，天来不走，他也打不下来了。所以天来一走，他也就不追。翻身来问贵兴道："打了几下，贤侄有数着么？"贵兴大喜道："五下五下，叔父且先回去，五担米我就叫人送来。"

易行欢欢喜喜，提了粪箕，拿了粪钩，回到家去，见了妻子郑氏，便道："娘子！快去收拾那屋子里的零碎东西，有五担米就送来了！"郑氏又惊又喜道，"五担米哪里来的？"易行将上项事一一告知，郑氏听了，对着易行兜脸就是一巴掌，大哭大喊起来。

不知为着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明恩怨夫妻大闹 尽慈孝母子伤心

却说郑氏知道易行听了贵兴指使，打了梁天来，不觉勃然大怒，也不顾甚么前后，对准易行，兜脸就是一掌。一把扭住了，死不放手，大哭起来道："你这丧良心没天理的，还有脸来对我说！你不打紧，却害得我没脸见人！你们姓凌的祖宗作了甚么孽来，生出来的子孙，没有一个不是强盗！"这一哭喊，吓的易行慌了手脚，没了主意，住的房子又浅又小，早惊动了街邻众人，齐来观看，只当他夫妻寻常口角，同来相劝。有两个男子，看见易行呆呆的站着，郑氏

却扭着丈夫，一味哭喊，还骂郑氏是个泼妇呢。便向易行问道：“易行哥！你们为着甚么事来？”易行没意思道：“我也不知她为的甚事！”郑氏见塞满了一屋子的人，料想易行逃走不去，一松手，把他放了，整了整鬓发，对众人说道：“今日难得众位都在这里，请你众位同我评一评这个道理！我家穷苦，是众位知道的，一年里头，总有几回灶里生不出烟来的，都靠着我们梁家那位姑太太，柴咧，米咧，银咧，钱咧，借来接济，这个众位未必尽能知道。去年我婆婆死了，家里一个钱也没有。我想家里才死了人，到亲戚家去不便当，恐怕人家忌讳，叫他到我们那位大财主侄少爷贵兴家去，求借几两银子，谁知一连去了三次，都说没有起来。第四次去，他家的人倒说大爷到省城去了。众位！这是他凌家的大财主侄少爷自己一家人呢！那时候天气又热，眼看着躺下来的老人家，要放出气味来了！不说别的，纸钱也不曾化得一张。急得我上天没路，入地无门，十分没法，还是去求梁家姑太太。后来棺木咧，衣服咧……没有一样不是姑太太送来的。到了第二天，难得她还想到，说抬工葬费，一切都要用钱的，叫祈富送了二十两银子来，感激得我没有话说了，对着祈富放声大哭了一场……”郑氏说到这里，又大哭起来，哭了一回，又说道：“我受了姑太太这回厚恩，做梦也不敢忘记，这个我也常常对众位说的，众位也该知道！”又狠狠的指着易行道：“没廉耻的！丧良心的！这是你母亲的事，你受了人家这个大恩，我问你，就是割你身上的肉给人家吃了，能报得过这个恩么？”回头又对众人道：“我们这位财主侄少爷呢，有时我们因为梁家借得多了，总是有借没还的，怕不好意思，就去求这位侄少爷，却不是睡了便是出门去了。虽然，钱是他的钱，穷是我的命，他不借我也不好

怪他，也不能怨他。谁知这位财主侄少爷，今天忽然慷慨起来了，非但肯借，并且肯送了。许了这没廉耻的五担米，却叫他去把我们姑太太的儿子天来外甥打一顿。那没廉耻的今天只怕吃了屎了丧了良心眼儿，就当真的去把天来外甥打了！众位！请评一评这是个甚么道理！”众人听了，就有两个对着易行狠狠的啐了两口。郑氏又道：“亏他还有脸回来对着我嬉皮笑脸的说呢！众位！他做了这没廉耻恩将仇报的事，是他凌家的种子如此，却叫我从此以后拿甚么脸去见人！总是怨我命苦，嫁了这种没廉耻的强盗男人！”说着又大哭起来道：“我不如早早死了，不拿眼睛看你，由你干去！”

说着，就歪倒身子，一头向墙上撞去，幸得人多手快，把她拉住了，几乎碰在一个挂油壶的铁钉上。众人一齐劝道：“嫂嫂！这个不是拚命的事情，有话好好的说。”郑氏道：“众位不要当我是个泼妇，动不动要拚命。我进了他门，做了二十多年夫妻，没有同他斗过一句嘴，也没有怨过半句穷。心中只有自己安慰自己，看他虽然是穷，却还穷得硬直，天不亏人，将来总可以望个出头的日子。就是前几天那天杀的宗孔，来约他去抢天来外甥的银子，他一口回绝了，说：‘没饭吃也不干这个事，何况抢的是天来银子，就是拿刀来逼我，也不肯干的！’我听了这话，心中多少欢喜。谁知他今天平白地就变了，我不是念着公公婆婆，我要破口骂他是个畜生禽兽呢！”内中一个老人道：“嫂嫂！你不要动气了，这也不是动气可以了事的，我代你们出个主意吧！易行呢，已经做错了，大凡做错了事，哪怕圣人也挽不回来的，只有认错赔罪的一个法子。此刻不如你夫妻两个，同到梁家，在你们姑太太那里，赔个罪就罢了。想来你

们姑太太宽洪大量，见你们赔了不是，甚么气也可以消了。”郑氏问易行道：“就依了这位老伯伯的话，你去么？”

易行此时羞的满面通红，手足无措，只恨没有地缝可以钻得下去，半晌答道：“去就是了！”郑氏起来，拉了他的辫子要去，众人一哄都出了门外。郑氏又托了那位老伯伯照应门户，方才同了易行出来。郑氏道：“去便去，你要依我！”易行道：“依甚么？”郑氏道：“到那里去，见了姑太太，跪了，不准你起来。姑太太骂你，不准你的脸红一红。就是姑太太恼了，拿刀割下你一块肉来，也不准你喊痛！”易行一言不发，只管顺着脚走。郑氏把手指刮了自家的脸道：“羞也不羞！羞也不羞！”一路咕哝着去了。

这里众人议论纷纷，有个说易行无耻的，有个说这也难怪，他也是穷出来的，却没有一个不赞郑氏贤良。

不提这里众人评论，且说郑氏一面数落着易行，望梁家而来。恰好走出街口，遇见贵兴那里送米的，一行五六个人，挑了来，见了易行便道：“易行大叔！我们大爷送米给你呢！你到哪里去？家里门开着么？”郑氏劈面啐了他一口道：“谁是你的大叔？你主子才配这样叫呢！谁要你家这囚粮来，快挑了回去，叫你主子拿去养喽罗，我这里猪狗畜生也吃不着这囚粮！”送米的人，不知何故，白白碰了个钉子，没好气便挑了回去。

郑氏同易行一径来到梁家，叩了叩门，祈富出来开了，郑氏同易行走进去。抬头一望，见凌氏天来等，一家人都在堂屋里坐着。郑氏一手拉了易行，抢上几步，走了进去，对着凌氏扑通一声双双跪下。郑氏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，便放声大哭。凌氏这一惊，非同小可。原来天来被易行打了几

下，虽不十分痛，却也吃了一惊。跑了回来，想了一想，这个人明明是易行，想来又是贵兴主使的，遂告知母亲凌氏。正在大家议论这事，忽见易行夫妻，一同跑了进来，形状十分狼狈。天来暗暗叫苦道："不好了！路上打了不算数，要打上门来了！"及见他夫妻一言不发，跑进来，就跪下大哭，就如当头打了个闷棍一般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连忙过来要扶起易行。谁知他膝盖底下犹如打了桩一般，哪里扶得动？凌氏要扶郑氏，也是扶不动。叫道："媳妇们快来扶起舅太太吧！我扶他不动呢！"刘氏叶氏一齐来扶，郑氏只是哭着，不肯起来，倒把他们一家人都弄呆了。凌氏道："嫂嫂快点起来，有话好说呀！"郑氏又抽噎了半晌，方才止住，勉强叫一声"姑太太！"又哭了。凌氏十分着急，又看看易行，也在那里流泪。因说道："嫂嫂有话就说呀。"郑氏又抽噎了许久道："姑太太！我从今以后，再没有脸面见你了！"说犹未了，又哭起来。凌氏着急顿足道："嫂嫂！你这是甚么话，我不明白呀！"郑氏止了哭，方才把易行如何受贵兴指使，打了天来，自己在家如何同他吵闹，邻人如何相劝，一直说到此刻特地来请罪。又道："姑太太！这件事我知道你老人家一定要生气的，但是年纪大了，不要气坏了你自己身子，请你把我夫妻两个，痛痛的打一顿，出出气吧。"凌氏道："岂有此理！嫂嫂，你快点起来，不然，我也要跪下来了。"刘氏又过来搀扶，郑氏方才起来。天来又去搀易行，他却还是死命跪着不动，那眼泪同断线珍珠一般，扑簌簌的落个不止，只差没有哭出声来。天来倒反十分过意不去，方欲开言，只听得郑氏道："姑太太！易行虽疏远些，却还是你娘家的一个小兄弟，他今天干了这忘恩负义的事，你老人家是必要教训了他！"凌氏道："何苦

呢！嫂嫂，他知错就是了。”郑氏道：“姑太太！今天不是我做弟媳妇的，到府上来撒泼打男人，我这里代姑太太教训了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凌氏身后倚着一根拐杖，早被她飕的一声拿了过来，拍挞一下在易行头上打去，回手要打第二下时，刘氏抢步上前夺住。凌氏见他夫妻如此情形，倒觉十分过意不去，回身去扶易行，易行仍不肯起来，眼中流泪不止。郑氏道：“还不起来，还在这里撒你老姐姐的娇么！”易行方才起来。郑氏又走到天来刘氏前，各福了一福道：“甥少爷！少奶奶！千万不要动气！这总是我做女人的不好，平日不会劝谏他，以致如此。”天来刘氏尚未答言，凌氏先道：“嫂嫂！你不要折煞他们，你到这里坐下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郑氏走过去，坐下，凌氏执着他的手，流下泪来道：“嫂嫂！你夫妻这一来，好叫我又伤心，又欢喜。伤心的是近日接二连三的祸事，都从贵兴那里来的，就是拦路抢银，殴打受伤，也都是贵兴指使我凌家的人做的。你想一班都是我娘家人，却来欺侮我夫家，我却又没有法子去压制得住。好叫我非但对着先夫有点惶恐，就是对了儿子也要惭愧。……”天来忙道：“母亲千万不可如此说，不要折煞了孩儿们！这都是孩儿们不会说话，惹了表弟生气，只是孩儿的不是，哪里好怪到表弟？母亲怎么说出这话来呢！”说着也掉下泪来。凌氏道：“没有你的事，这是我自问良心的话。”又对郑氏道：“嫂嫂，我一向对着儿子媳妇，为了这件事，总觉得自己脸上没光彩，虽然他们十分孝顺，非但没有说话，还时常来劝解我，你听见你外甥说的话么？他还自己担认了这个错处呢！但是他们越是这样，我这心里越是难过。”说着，不住的揩着眼泪，又道：“嫂嫂！你夫妻今天这一来，却增了我多少光彩！”郑氏道：“不来告帮求借就好了，还说增光

彩呢！”凌氏道：“光彩不在穷富上，只在道理上。嫂嫂不要谈这个，我也不是为你今天来对我跪了，我就喜欢，说有了光彩，最替我增光的，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：“有了你这么一个明白贤慧的弟媳妇……”又移过那大拇指来，对着易行道：“又有了他这么一个勇于悔过的好兄弟，非但我脸上有光彩，连我凌家门里也有了光彩呢！总不惹人家说是凌家没有一个不是糊涂强盗！”说罢，呵呵大笑，他却嘴里虽是笑，眼泪却落个不止，到后来竟是笑不成功，哭出来了，又呛了一口，咳嗽起来。刘氏叶氏连忙过来，一边一个捶着背，陈氏捧了痰盂过来，桂婵拿了手巾过来伺候。凌氏呛了一会道：“嫂嫂！你看为了我几根老骨头，把他们忙够了，我真是过意不去呢。”郑氏道：“这才是姑太太的福气呀！”

说话之间，已是晚饭时候，遂留下他夫妻二人吃饭，不一会调开桌椅。正吃饭间，忽见祈富慌慌张张来说道：“不好了！宗孔舅老爷……”一句话未说完，几乎未把凌氏吓的噎住了，天来吓的逃走了，刘氏等四人慌做一团了，易行呆了，只有郑氏大怒道：“这天杀的做甚么！”

不知这天杀的果然做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赠衣银贤母怜贫 缢罗巾淑媛谢世

却说郑氏听见“宗孔”两字，便把双眉一竖，两眼一睁道：“那天杀的又干甚么来了！”祈富道：“我们黄泥冈上，种的芋头，都被宗孔舅老爷带着几十个人一齐掘去了。”

凌氏听了，只是气的摇头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祈富又道："小的上前去拦阻，倒被他拳打脚踢的打了过来，此刻还痛着呢！"天来叹道："掘了去，就算了，还争甚么呢！"祈富道："今日已是八月初六了，不到几天，就是中秋，要用呢。"（粤俗：中秋，于月饼外，复煮芋为饵，乡俗如此，不知其何所取义也。）天来道："今年买来用就是了，自己家里，用得多少呀！"祈富只得退了下去，嘴还咕哝着道："他掘又不好好的掘，把一个黄泥冈掘个稀烂。"天来只做不听见，一面还是吃饭。只见郑氏右手拿着筷子，左手拿着饭碗，呆着脸，望着凌氏，一言不发。歇了一会，将筷子一放道："姑太太，你们甥少爷也太好说话了！怎么说掘了就算了！只管这样隐忍下去，将来越惯得他们胆大了！嗳！这是哪里说起，他们这么闹，好叫我在这里吃也吃不安呢！"天来道："舅母说哪里话来？虽然同是一般亲戚，好人自是好人，何必芥蒂呢！"说话间，大家吃过了饭，郑氏又对凌氏道："姑太太！我想凌家子弟，大半都是强横凶恶的。易行在这里，天天出去，恐怕被他们教坏，我又是个妇道人家，不能时时跟着他，想叫他离开这里，却又无处可去。我想求甥少爷，在省城同他谋一个粗工生活，叫他去做，横竖在家里也是穷，工钱是不必计较的，好叫他离了靛缸，染不着颜色……"天来不等凌氏说话，连忙答应道："这好极了！我明天就要动身到省城去，可就叫舅父同着去，先在我糖行住下，等一有了机会，我就荐他事情。"郑氏连忙谢了，便要回去。凌氏念她穷苦，又给了她二两银子，几件旧衣服，儿媳孙媳们也体贴老人意思，各有所赠。夫妻二人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易行果然过来，跟天来到省城去，不多几

时，天来就荐他一个事。到后来，梁凌两姓，闹了个九命讼案，等到奇冤伸雪时，一班强徒，没有一个幸免的，只有易行未曾混入强徒队里，一丝也不曾带着，这就是郑氏贤慧所致。此是后事，表过不提。

且说到了中秋那天，家家絃管，处处笙歌，好不热闹。此时正是平了“三藩”，广东经过兵燹，元气初复的时候，正是从兵乱中过来，重睹升平景象。广东风气，中秋这天，家家屋上，高竖彩旗，也有七星的，也有飞龙的，五色缤纷，迎风招展。到了晚上，还高高的竖起无数灯笼，争奇斗异，好不繁华。凌氏到了这一夜，率领儿媳孙媳孙女，在庭前赏月，诸人又极意承欢，只见一轮明月初升，万家灯火齐放，好不心旷神怡。忽祈富报说，凌小姐到了。凌氏一众听说，倒吃了一惊。你道是哪一个凌小姐？原来就是贵兴的妹子桂仙，当下刘氏等只得迎出来，桂仙步入中庭，先对凌氏贺了节，然后一一相见入座。凌氏道：“自从你哥哥同我们作对之后，我们两家，只有争吵，没有往来许久了，至亲居然变成仇敌了。今夜是甚么风，吹得贤侄女来？”桂仙未曾开言，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也一言难尽！”说着，便扑簌簌掉下泪来。歇了一歇道：“姑妈！我父亲当日，虽然说发的是横财，却是顺理成章，自然到手的，并不是悖入之物。怎奈生了我这个哥哥，近来我看见他的举动，很是担心，恐怕不闹到灭族还不止呢！”凌氏道：“这是侄女说的太过了！他不过同我家作对，何至于象侄女所说的呢？”桂仙道：“姑妈有所不知，我同嫂嫂两个，天天看着他的行为，十分担惊受怕。起先他们到姑妈这里来骚扰，甚么抬了空棺材来破坏坟地咧，画白虎咧，这都是宗孔叔叔的主意。后来听说又拆了府上的后墙，这也是宗孔叔叔做的，我哥哥事

后才得知道。那时我约了嫂嫂，屡次劝他，遇了他清醒的时候，还点点头。自从那天约了多人，抢了表兄的银子之后，就大不相同了。那天他抢了银子回来，我在屏后张看，只见他当中坐着，宗孔叔叔同爵兴那狗才……”凌氏道：“哪个爵兴？”桂仙道：“就是区家表叔，姑妈怎么忘记了？”凌氏道：“哦！就是他，我见你骂他狗才，倒把我闹糊涂了。他便怎么？”桂仙道：“他两个分左右伴着，还有那十多个，是在底下，雁翅儿排列着两旁坐下。他只说得一声，每人给十两银子，那十多个人，便立起来，一字儿排在下面，对他深深作了个揖，嘴里还高声唱道：‘谢过大爷！’他却端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等那些人谢过了，他才呵呵大笑，站了起来。姑妈！你说这是个甚么样子！”凌氏道：“好呀！在家里做起戏来了！”桂仙道：“姑妈！这不成了个山贼强盗的行为么？我也不明白，他为甚么就变到如此。后来叫了喜来来，逐细盘问，方才知道是爵兴那狗才，不知在哪里买了一部书来给他看，这部书叫做甚么《水浒》。他看过一遍，那狗才又天天来同他讲究，批评那书上的人物，说甚么‘及时雨宋江，只为疏财仗义，结交天下英雄，到底在梁山泊，坐了第一把交椅，那百万家财的玉麒麟卢俊义反屈在第二。倘使他当日早早见机，怕这第一把交椅，不是他的么？后来闹到皇帝也怕了他们，降诏招安，一一授职。所以想做大官，要先造起反来……’姑妈！你想这还成个话么？他听了这些话，就同疯子一般，从前招接的，还不过是本家几个穷兄弟，近来竟有许多面生的人，外路口音的，也一般招接到家里来了。我今夜来还有一句要紧话知照，方才他又招了不少的人，在家赏月，煮了两三担芋头，在那里狼吞虎嚼。我又到屏后去张望，见有两个恶狠狠的面生人在那里，听他同众人说，等新

稻熟了，叫那一班人到府上北沙那一段田上去抢割稻谷，还说：‘抢了来，你们只管大众公分，我是一颗都不要的。闹出事来，有我大爷担当呢！’为此特特赶来，给姑妈送个信，好早早防备着他。”说罢，便要辞去。凌氏道：“何妨再坐一会，就在此赏月？”桂仙道：“我是私行出来的，家中除了嫂嫂之外，没有人知道，要早点回去。”说着站起来，又对凌氏道：“姑妈！我有一件事，要求姑妈照应。”凌氏问是甚事，桂仙道：“万一将来我哥哥真个闹出乱子来，求姑妈看我父亲面上，照应他一点！”凌氏叹道：“他不来糟蹋我，已经够了，我哪里能照应他呢！”桂仙道：“这句话只当我白说的，姑妈且放在心里，将来或者用得着，也未可知。我今夜回去，打算痛痛的劝谏他一番，他听了便好，要是再不听时，我也不愿意再拿这双眼睛去看他了！今番回去，只怕不能再见姑妈的了！姑妈！你万事都看我父亲面上吧！”说着哭了出来，对着凌氏叩下头去。凌氏连忙扶住道：“好孩子！不必如此！也不必伤心！你姑嫂两个，好好的劝他，没有劝不好的！”桂仙含着泪，辞了回去，不提。

且说凌氏等送桂仙去后，大家叹息一番；到了明日，凌氏便请翰昭过来，告知凌贵兴要抢割北沙田稻，求他去知照各佃户，小心提防。翰昭道：“他既来抢割，一定带了兵器；这些佃户，哪里抵挡得住？只好去禀报了千总衙门，请他派几名兵去防守，说不得要花点小费的了。”凌氏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就请叔叔走一次罢。”翰昭就到千总衙门去，报知黄千总，报说“有田地一段，坐落北沙地方，近日闻得有人要来抢割，求派几名兵去弹压”，却又不敢说出凌贵兴来。黄千总笑道：“朝廷养兵，是捍卫闾阎的，不是代人看

守田地的。我这该管的地方多着呢，倘使家家的田，都要看守起来，我这几个兵还不够呢！”翰昭无话可答。黄千总又道：“这样吧，果然有人来抢时，你即刻来报，我便带兵同你去拿人吧。”翰昭只得谢了出来，回去告知凌氏，大家束手无策，连那知照佃户防备的话也忘记了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说桂仙别了凌氏，回到家来，见了嫂嫂何氏，备细告知一切。恰好贵兴吃得酩酊大醉进来，桂仙不便久坐，便回房里去了。次日，一早起来，趁贵兴尚未出去，便过来同何氏两人，百般的劝谏，起先贵兴听了，尚不言语，到后来便慢慢的强辩起来。末后桂仙说话当中，带说了一句“爵兴那狗才”，贵兴便跳起来骂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表叔都叫起狗才来了！伦理也灭了！你还劝我呢！”说着头也不回，一直出去了，仍旧同那一班强徒混闹。到了晚上，月色甚好，又同众强徒欢呼畅饮。爵兴定了议，从此之后，除宗孔之外，不论何人，都要叫贵兴做“大爷”。贵兴道：“别人都可以，表叔，你是外亲长辈，我不敢当，你还是叫我一声‘贤侄’吧！”于是众人大爷长大爷短的，叫得贵兴手舞足蹈起来。正在这里乐不可支，忽听得后面一叠连声叫救命。众人大惊失色，贵兴往里就跑。

未知是何事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　遇重丧恶棍大遭殃　代和事奸徒快中饱

却说贵兴听见后面叫救命，连忙飞奔进去，只见丫环仆妇，乱做一团。贵兴喝问甚事，只见何氏招手道：“官人，

快来呀！姑娘不好了！”贵兴吃了一惊，走到桂仙房门口一看，只见一幅罗巾，高高的把个桂仙挂起，头发也散了，那舌头伸出来有二寸多长，两只眼睛睁起来，比活的时候大了两倍。他跺了跺脚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！好好的怎么活的不耐烦了！”何氏着急道：“官人快解下来救呀！我们解了半天，解不下来。”贵兴便叫喜来去解了下来，救了一会，眼见得是没用的了。贵兴看见他襟上，露出一角信封来，便顺手抽出来一看，信面上写着，“送梁宅姑母大人安禀”。贵兴大怒道：“原来是私通仇家的，死迟了，死迟了！”把那封信撕了个粉碎，赌着气走了出来。众强徒迎着问讯，贵兴略略说知。爵兴道：“别的不打紧。这位表侄女，不是许了陈家的么？那小官人不必管他，只是他的老子陈泽广，不是好说话的。因为他专门代人写状词，写得好，人家都叫他做‘陈状元’呢，先要设法打发他才好。”贵兴愕然道：“这便怎么得了！”爵兴道：“不过破点财罢了！”当夜乱到天明，一面买棺材，预备盛殓，一面到陈家去报丧。

这陈泽广闻报，就带了儿子，亲来吊问，一见面就道：“这是小儿没福，但不知令妹得的是甚么病？怎么过的这么快？”贵兴道：“是昨夜得的一个急病，医治不及。”陈泽广道：“就烦引路到里面，一则弟也看看，二来叫小儿也向他的未婚妻，上一炉香。”贵兴道：“这个且不敢当，先请书房里坐罢。”说罢，让他父子到了书房，因为自己不便启口，就来叫爵兴去探听口气，从中说项，往来回话。到底说到贵兴出了二千银子，爵兴却从中落了五百，陈泽广得了一千五百银子，便屁也不放一个，带着儿子去了。

里面哭声又起，是要葬殓了。何氏屡次三番，叫人出来请贵兴送殓。贵兴因为为了妹子，用了二千银子，没好气，

走进来，撅着嘴，也不哭，也不说话。只见五岁大的儿子应科，哭跳着叫姑娘，哭的昏了，一跳跳在贵兴脚上，把他才上脚的一双新袜子，踏了一块污泥。贵兴兜脸就是一巴掌，打将过去道："他死了，干你甚事，要你这么伤心？"何氏忙过来拉在一旁，哭着道："谁象你是个没心肝的，同胞一脉的妹妹死了，泪丝儿也没有一点，此刻又没有人得罪你，你又听了哪个强盗的唆搅，却来拿儿子出气！"贵兴大怒道："嗄！谁是强盗？你这强盗说的是谁？"说着兜脸打了一掌。何氏已经哭的伤心，此时趁势倒在地下，号啕大哭起来。贵兴更是怒不可遏，走近一步，狠狠的踢了两脚。一众丫头仆妇，齐来劝开。贵兴走了出来，怒气未息，一众强徒都来劝解，贵兴直挺挺的坐着，总不答话。众人见没有意思，渐渐的都散去了。只剩了区爵兴一人，花言巧语的，劝得贵兴回过笑脸来，便拉他到烟榻上烧烟解闷，向烟盘里一看道："呀！不好了！我这一盒烟，怎么浅了许多？"想了一想道："是了！一定你家喜来拿去了！我听说他近来很肯玩这个，罢罢，这里放不得了！九钱多银子一两的东西，我哪里供得起他偷呢？我把这半盒带在身边，这一盒满的请贤侄代我收好了吧，这里再放不得了！"贵兴道："表叔何不拿回家去呢？"爵兴道："不行，不行！我那里闲人太多，我供应他们不起。第一是一个姓熊的朋友，叫做熊阿七，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，因此我很敬重他。只是他的烟量太大，有烟在那里，无论一两八钱，不吃光了，不丢枪的。"贵兴笑了一笑，又谈了一会，爵兴也去了。

此时里面静了些，不免进去看看。只见何氏对着棺材，抽抽咽咽的哭个不住。贵兴便到房里，把爵兴那盒烟，放在梳妆抽屉里。坐了一会，没意思，又走到外面，在烟榻上躺

了一会，觉得寂寞，又到里边来。何氏还是哭个不止。贵兴叹道：“可以不哭了！”看了看神形惨淡，也不觉一阵伤心，翻身仍走到外面。不知怎样，总觉得神心不定，总是他们今日散的太早，冷静的不好，忽然一阵，又觉得心惊肉跳起来。这一日总是无精打彩的，到了晚饭时候，他不愿与何氏同吃，叫开到书房里来，独酌了数杯，总是无味，饭也不吃了。坐了一会，躺到烟榻上，朦胧睡去。

一觉醒来，已有四更时候，觉得有点夜寒，遂起身到里面去睡。走入内堂，看见妹子的棺材停着，碧冷冷的点着一双绿蜡烛，不觉打了个寒噤。走入房内，揭开帐子，在床沿上一坐，出了一会神，觉着更冷。暗道：“奇怪！怎么今年才到八月里，就这样冷法呢？”伸手要去推何氏，要叫她睡到里面点，谁知伸手一摸，摸着一件东西，是冰冷的，不觉大吃一惊。直跳起来叫道：“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看床上是甚么东西！”叫了两声，不见答应，因说道：“怎么睡得同死人一般，这般叫也叫不醒了！”只得拿起灯来，自己去照。先挂起了一边帐子，方才一手拿灯，一手揭帐，弯下腰来一看，只吓得他哇的一声，喊了出来，倒退不及，仰面翻了个跟斗，灯也摔灭了，房里弄得漆黑。连忙爬起来，连爬带跌的出了房门，劈面又看见他妹子的棺材，越发吓的浑身都麻木了，非但走不动，站也站不稳了。拍登一声，坐在地下，连忙要起来时，那手脚又作怪起来，不由他做主，再抬也抬他不动，口里要叫时也是叫不出声，心里又慌又害怕。“这回不好了，我怎么哑了！”没奈何在地上乱爬，爬到天井里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大叫道：“起，起，起，起，起……”以后更叫不出来了，“不好了！怎么我这下颏震动起来？三十二个牙齿也叩响了？”回头看看堂屋里的棺材，不

觉又抖了一抖，仍旧站不起来，只得再爬，一直爬到外面堂屋里。坐在地下，按一按心神，略为好点，那牙齿仍是叩个不住，手脚是冰冷的，身上却一阵一阵只管出汗。并力把牙根咬紧，双手捧住心头，在鼻孔里喘了一回气，觉得又好点了，就坐在地下，大叫道："你们起来呀！起来，起来，你们快起来！"这时已是四更多天，众人正在好睡，他又在外头叫，哪里有人听见？叫了十几声，侧耳一听，仍是鸦鹊无声，没奈何只得站起来。此时好点了，站得起来了，不过脚软点罢了。一步一跌的，到外面去，要到门房里叫喜来。

此时月已沉西，天井里是漆黑的，看看又是害怕，幸得书房窗户，有一点灯影射出来。只得硬着头皮，大着胆子，走到门房门口，也来不及叫了，攒起拳头，就在门上擂鼓般打得震天响。

你道他在床上，见了甚么，就吓到这个地步？原来他拿灯一照时，只见何氏仰面睡着，头发披着，眼睛睁着，口张着，脸上变成不紫不黑的颜色。他方才说他老婆睡得同死的一般，这可不但同死的一般，简直是死的了。这才把他吓的三魂剩了半魂，六魄失了五魄，露出这副丑态来。

且说当下他那擂鼓般的打门，把喜来惊醒了，骂道："天还没亮呢！是哪个羔子忘八蛋呀！"贵兴没有听见，还是乱擂。喜来又骂道："是哪个混帐东西呀！"贵兴因为擂门擂的太响了，还没有听见，擂的更厉害。喜来大怒，跳起身来开了门，谁知贵兴擂门用力太猛，这里门一开，那里就扑通一声，扑了一交，跌到门里。喜来猛不提防，被他压了个仰面一交，心中越发大怒，一手执着他发辫，这只手就是劈拍劈拍的几个巴掌。回眼一看，大惊道："原来是大爷，该死该死！"一面搀扶起来，问道："大爷有甚么事来？"一面

细看他时，只见他面色白的同石灰一般，眼睛也直了，那气是喘个不住，心中惊疑不定，正要扶他坐下，只见他说道："不……不好了！奶……奶奶不见了！"喜来大惊道："到哪里去了？大门早就上锁的呀！"贵兴道："没……没了！"喜来道："到底到了哪里呢？"贵兴道："是……是死了！"喜来又大惊道："昨日好好的，这是哪里说起？"贵兴道："不……不用多问了，叫人起来吧！"喜来嘴里答应，心里纳闷道："怎么死得这等大惊小怪的，莫非又上吊了么？"一面就拿着灯，照着贵兴进去，便要到房里去看。贵兴只站在里面天井里道："你先去叫人吧！"喜来便到里面，摇房门打墙壁的，叫起了一众丫环仆妇。大家方才出来，忽听得贵兴大叫一声："呀！不好了！僵尸来了！"翻身往外就走。众人方才听说"奶奶死了"，已是吃惊；走到堂前见了棺材，又是心寒；忽然又听了这一声怪叫，只吓得哄的一声，往里就跑，蜡烛油盏摔了满地。还是喜来胆大，飞跑过去，拉住贵兴道："大爷！做甚么？"贵兴道："快……快放手，僵尸来了！"喜来道："在哪里呢？"贵兴道："在房里哭呢。"喜来道："哭出来了，是奶奶回过气来了。大爷放心，不是僵尸！"贵兴心中稍为安了一安。喜来一手拉住贵兴，回进来，大叫道："大家快出来，没有僵尸，是奶奶回过来了。"众人方才一个一个的，慢慢出来，挨到房里去，原来哪里是奶奶哭，是那个睡在里床的应科小官官，因为醒了，叫他娘不应，在那里哭呢。

贵兴虽到了房里，却抵死不敢到床前去。有两个老成的仆妇，便过去先抱下孩子来，一个在何氏心口上摸了一摸道："不中用的了！你们快来拆帐子吧！"七手八脚，就去拆帐子，却听得地下拍挞一声，是拉帐子时，在床头上带下

一件东西来，掉在地下。喜来拾起看时，不觉吃惊道：“呀！这是鸦片烟盒呀！哪里来的？”贵兴不觉顿足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

乱哄哄闹了一会，早就天亮了。贵兴一面叫人去请众恶徒来帮忙，一面到各处报丧。不一会，众恶徒陆续到了，只有爵兴未来。忽听得门外一片声嚷了进来，抬头看时，却是丈人何达安，叔丈何达先，带领二十多个何家子弟，嚷着进来道：“好好的人，怎么一夜工夫就死了？”跑进来也不理贵兴，一直到里面去了。贵兴拦挡不住，暗暗着急，忙叫喜来，飞跑去请爵兴来调停这事。

不知爵兴来了，怎么调停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裕耕堂一场恶闹 区爵兴两次私肥

却说贵兴见势头不妙，忙叫喜来去请爵兴，自己先与宗孔商量。此时爵兴未到，一时之间，怎生应付？宗孔道：“这是他自己服毒的，又不是我们灌他吃的，怕他甚么！”说犹未了，只见何达安达先两个，踉踉跄跄，走了出来，达安不由分说，走到贵兴跟前，兜胸一把扭住，大喝道：“我的女儿，是甚么病死的？”只这一下，吓的贵兴唇青面白，目定口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半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是甚么病！”达安一松手，趁势把他一推，贵兴立不住脚，往后倒退了几步，恰好退到一张交椅前面，把大腿碰了一碰，蹬的一声坐下。达先走上去，就是两个巴掌，打得贵兴眼中火光迸射，耳朵里觉得轰的一声。宗孔跳起来，指着达先道：“哙！

朋友！有话好好的说，怎么就打起人来！”达先喝道：“我侄女平白地被你们谋死了，难道就罢了么？”宗孔道：“嗄！你哪一只眼睛看见是我们谋死他的？是他那小贱人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达先早就赶过来，照脸一拳，宗孔连忙招架，两人就扭住撕打。宗孔觑个便，把达先当胸推了一掌，达先立不稳，倒退过去，恰倒在当中天然几上，把一个三四尺高的古磁花瓶，砰然一声，跌个粉碎。达先顺手在几上取起一块英德石，对着宗孔摔来。宗孔把头一低，那石从头上飞过，打在玻璃窗上。宗孔顺手拿起地上一个磁痰盂打去。这一打开了头，达先也不打人了，拿起一座西洋大自鸣钟，向天井里一摔，砰琅拍挞，磕个稀烂，又把一个柴窑花碟磕成了十七八片，所有陈设的古玩字画，打了个落花流水。宗孔此时，倒慌了手脚。里面那二十多个何家子弟，听见外面闹了，也从里面打出来。当时凌家众强徒，见宗孔同达先撕打，本要上前相助，倒是凌美闲拦住道："做好汉的一个敌一个，不必帮手，不然打倒了他，也没威风。”众人方才止住。此时看见何家子弟出来，便一拥上前，一个接一个，逐对儿撕打，把一座四柱大厅，变做了个战场。达安只是一手执着贵兴，并排儿坐着，生怕他走了。宗孔正在赶着达先，忽然后面有人，拉了一把，回头看时，却是美闲，递过一个瓦罐。宗孔接来一看大喜，赶上一步，对着达先，看得真切，举起瓦罐，照头打去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头上，砰然一声，瓦罐破了，豁剌剌醍醐灌顶般淋了一身粪汁。达先不觉大叫一声，这口一张流了许多粪汁到嘴里，宗孔已是走远了。达先径奔贵兴，一头撞将过去，拿起贵兴的熟罗长衫就揩。贵兴此时人急智生，反一把扭住达安不放，举起脚来，把达先一蹬，又把达安一拉，往前一送，达安跌在达先身

上。贵兴仍是被他拉住，不曾放手，一齐滚将下来，三个人跌做一堆，各人身上都是一身粪花，闹了个异香满室。宗孔拍手大叫道："侄老爷！快脱衣服呀！"一句话把三个都提醒了，一齐脱下衣服；贵兴便得飞跑，要到里面去躲避。谁知里面的丫环仆妇，被何家子弟，大打大闹了一顿，赶了出来，又在外面大闹，吓得把腰门关了，贵兴不得进去。忽又听得天崩地塌的一声怪响，原来上面挂着"裕耕堂"三个字的大匾，被他们用竹竿挑下来了。这一声响，还未绝耳，忽又听得一声大叫道："大家不得动手，我来也！"贵兴急看时，原来是区爵兴。当下爵兴一进大门，即抢步上前，将撕打的一对一对劝开。劝了这两个，又劝那两个，劝得那两个时，这两个又打起来了，好容易把他们分开。

爵兴便高声再说道："大家不得再动手，这不是打架的事！贵兴贤侄，你坐在当中来，何家各位请到东边坐下，我们凌家人都到西边坐了，等我们好好商量。"又叫达先也坐在当中道："请阁下招呼贵族子弟，暂时平一平气，有话好说。"又叫贵兴道："贤侄！你镇压着自己人，不许再动手。"说罢便拉了达安到书房里去一看，见他浑身粪秽，便叫喜来打水出来，先请洗脸，又叫打开腰门，去取贵兴的衣服出来，先换上了。爵兴先道："令千金已经死了，并不是打架可以了事的，就是打到明天，人也不能活过来的！彼此终是亲戚，这翁婿情上何苦呢！依我愚见，叫令婿好好的赔个礼赔个罪就算了。"达安一面洗脸，一面冷笑道："阁下这话，我也很听得懂，但是阁下知道我小女是怎样死的么？"爵兴道："我也不仔细，只听见去请我的人，说是服了鸦片烟死的。"达安道："那就是了，我好好的女儿嫁给他，为甚无端端的自寻短见起来？凌贵兴他不要仗着他有财

有势，好端端就可以把个老婆逼死了，却想要拿钱来堵我的口，我钱是看见过的，可引我不动！”爵兴道：“依阁下便要怎样办法呢？”达安道：“既然死于非命，少不免要经官相验，听候官断。”爵兴道：“好！这是个好主意，我也说要这个办法，并且也不必劳动阁下去报官，这里凌家也可以去报得。但有一层要请教，不知报了官，官来验了，又怎样判断呢？阁下虽然未必读过律例，然而总是读书明理的，试问验过之后，是自己服毒身死的，有论抵的道理么？既然不能论抵，又何必多此一验呢？况且又是个嫁出的女儿，进了他门，儿子也有五岁了。还有一层，只怕没有断令婿赔偿恤银给丈人具领的道理。就算那县官不讲律例，硬断贵兴出一笔钱，叫阁下具领。阁下虽然得了些小便宜，然而叫懂事的人说起来，何某人是藉尸诈钱的，不然，就说是卖女儿尸首的，阁下情愿担这个名声么？”达安道：“这总是他凌虐不堪，这里才自寻短见呀。”爵兴道：“凌虐的凭据呢？相验起来，徒然把令千金的遗体，露天露地的，被仵作检验一番，未必寻得出一点伤痕。况且贵兴又没有三妻四妾，有了妾，这‘凌虐’两个字，或者还可以凭空加得上去，你阁下可能指出一点证据来么？凌虐的证据一点都没有，这里倒有了确凿证据了。回来报了官，官到了，一面请验尸，一面请踏勘，外面打得还成个样子么？就差房子没有拆了，古玩字画，又是个没有价值的。那时分作两案办理，人命案子，不管怎么办法，自有律例。登门打架，且不论这打毁什物，贵兴未必便甘心，开起价钱来，请官断赔，不定是一万八千，你说他值不到这个时，只要你照样还他的东西。”

一席话说得达安无言可答，目定口呆。爵兴不再理他，

便到外面与贵兴说话去了。歇了半晌，方才又回进来，一言不发的坐着。达安道："依阁下说便怎样办呢？"爵兴道："这是阁下的事，怎么倒问起我来！我看这件事，不容易办。方才我出去问贵兴的话，他并没有第二句话说，只说得一句道：'我在老子前，也不曾受过这种恶气。'正不知你们怎么开交呢。"又冷笑道："好没来由，把个死人摔在床上，直到此刻，还没有个阴阳先生来过，不要说别的了。"达安道："不必说了，还是请阁下代我调停下来吧。"爵兴道："怎样调停呢？"达安道："但凭阁下主意，我无有不从的。"爵兴道："不得阁下主意，我是无从下手的。"达安道："我也没有主意，只要小婿给我个下场就是了！"

爵兴听了，出去把贵兴拉到一旁，唧哝了一会，又进来道："我劝解了多少，此刻他情愿打毁的什物，概不追究，另外送一千银子，给阁下止泪。"达安低头想了一想，答应得迟了些，爵兴便站起来道："阁下肯便肯，不肯时我还有事，要先失陪了！好在阁下自姓何，贵兴自姓凌，我还姓我的区，任凭你们去闹上个乱七八糟，我正好冷着眼睛看热闹！"说着要走。达安一把拉住道："阁下莫忙，我便依了。只是小女的棺殓要从丰，七七四十九天斋醮，是不能免的。"爵兴道："这是他凌家的体面，阁下放心，既承应允，就请先回府。这一笔钱我三天之内，代他送到。"达安道："那么我三天之内，在舍候驾，不可失信。"爵兴道："大丈夫担当得起，哪有失信之理！"说罢，一同出了书房。达安又到里面，对他女儿痛哭了一场，然后招呼了众子弟，一哄而散的去了。

爵兴代送出大门，翻身进来，拍手呵呵大笑道："却被

我一场舌战，赶去了也！这件事本来不好办，万一他真要报起官来相验，虽然没有甚么大不了的事，然而这一相验，不定要把表侄女上吊的事也要闹了出来。我们这等人家，前后不出三天，闹了两个自尽的，惊官动府，岂不把这面子丢尽了么？此刻只花了二千多银子，万事全消了，岂不爽快！”宗孔便道：“怎么花了二千多银子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达安要一千止泪银，达先要五百，其余他带来的子弟，一共二十四个人，每人要五十，一共是二千七百两。”又对贵兴道：“方才他都答应了，只说明日打票子时，一千的一张，五百的一张，其余二十四张五十的，以便他逐人分派。”贵兴一一答应了，这才买棺材，延僧道，开丧挂孝，办起丧事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　黄千总有意纵强徒　凌贵兴亲身行抢劫

却说凌贵兴自从打发丈人何达安去后，便代他妻子开丧挂孝起来，把一座裕耕堂重新收拾，延僧礼道，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。众强徒借着帮忙为名，益发无昼无夜，都啸聚在凌家。贵兴没了老婆妹子在耳边聒絮，反觉得爽利。到了第三天，爵兴便叫贵兴到往来的钱铺子里，打了票子，整的散的，共是二十六张。爵兴拿了一张一千的，去交了何达安，其余散的二十五张，共是一千七百两，对不住，他自己拿去用了，还落得两边都感激他。他还要到凌家来吃白饭。这个一声“贤侄”，那个一声“侄老爹”，那一边又是一片声的“大爷”，贵兴倒也觉得十分热闹，反把死人的事忘了，天

天那僧道礼忏之声，与那欢呼畅饮之声相唱和。过了三七，便把两口棺材，抬到祖坟去安葬了。

贵兴便纳了两个侍妾，一个杨氏，一个潘氏。丧事之中，又带着吃喜酒，真是笑啼皆作，吉凶并行。这一天，宗孔偶然想起一件事道："我记得八月十六那一天，看见梁翰昭在千总衙门里出来，莫非他们此刻要结交官场，来同我们作对么？"爵兴道："不见得！他们这班村老儿，见了个官就吓的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哪里想得到结交他呢？"贵兴道："话虽如此，也不可不防，并且我们商量要抢割他的稻谷，迟两天就要动手了。这件事，千总管得着的，我这里一动手，他那边一报官，就是报到文衙门里，也要请他武官追捕的。这便如何是好？"爵兴道："不要紧！这黄千总是最贪财的，只要送上他几两银子，他便叫你做老子都肯的了。"贵兴道："只是哪个认得他，方好过付？"爵兴道："只我就同他极相好，无话不谈的，何必求人！"贵兴大喜，就兑了五十两银子，请爵兴送去。爵兴道："不必，不必，这些武狗，看见了一个铜钱，就笑得眼睛都没缝了，何必这许多？只要二十两就够了！这是当省的，我不能不叫你省，不比陈家何家的事，是万万省不来的呀！"贵兴就改兑了二十两。爵兴接了，就去斡旋去了。好爵兴，果然只花了二十两银子，却买了一个黄千总了，回报贵兴，自然欢喜。

这一夜，外面铙钹喧天，他里面却是洞房花烛。这风声传到了梁家，凌氏等知道桂仙姑嫂，双双自尽，不免叹息一番，只因彼此成了仇敌，也不便去吊唁。凌氏念着一脉至亲，哭了一场，方才想起，十五那夜，桂仙私行到来，临去那番话，竟是句临终叮嘱之言，难得他小孩子家，有这个远虑。后来天来回家，谈起桂仙的话，凌氏便把桂仙叮嘱，恐

怕贵兴闹了大乱子，托付照应他的话说了，天来也是叹息不止。表过不提。

且说凌氏这一天，正在没事，看着儿媳们赶做冬衣，忽然哄了一班佃户进来道："梁太太，不好了！今天来了许多强盗，把我们的田禾都抢割了！"凌氏一看，正是北沙一帮的佃户，不觉叹了一口气道："既然遇了强盗，今年的租，且免了吧！"众佃户道："老太太呀！多蒙你的慈悲，田租便免了，只是我们靠着过冬天，度新年的本钱，都没了呀！"说罢都哭了。凌氏道："你们且歇歇去吧！我再商量周济你们点便了。"众佃户谢了出来。

凌氏便叫请了翰昭过来，告知此事，翰昭飞也似的，去报了千总。那黄千总皱眉道："可巧我今天泻肚子，还没有吃饭，这是地方公事，说不得也要去走一遭，只是我要吃点饭才走得动呢！"翰昭道："吃过饭，恐怕强盗去远了，追不着呢！"黄千总怒道："朝廷也不使饿兵，你们倒要使起饿官来了！"吓得翰昭不敢再说，只得退出来等候。直等了两个多时辰，方才听见传呼备马，又等了好一会，黄千总方才出来，跨上马，带了几十个兵。翰昭跟着走。翰昭起先还恐怕跟不上，谁知他倒是按辔徐行，莫说翰昭只有五十多岁的人，就是八十岁老头子，只怕也跟着他绰绰有余呢！等到到了北沙时，哪里还有个强盗的影子？只剩了一片蹂躏之迹，两面毗连的田禾，却依然是黄云满地。黄千总问道："这两面毗连的田，也是你的么？"翰昭道："两面都是别人家的。"黄千总道："这又奇了！既是强盗抢割，他又何分彼此？何以你家的便抢的一颗不留，人家的却一颗不动呢？"两句话问得翰昭无言可答。黄千总道："只怕你欠了人家钱债，人家来取去抵债的吧！"翰昭道："我并没有欠人家的

债，或者仇家是说不定的。”黄千总大喝道：“既然是仇家，你怎么报的是强盗？好个不知轻重的村夫！”说罢拨转马头去了。翰昭目定口呆的怔了一会，只得回去告知凌氏。凌氏听了，也是无法可施。翰昭道：“不如通个信给天来侄儿，叫他回来计较。”凌氏道：“这可不必了，此刻将近年下，糖行里生意正忙，不要又叫他分了心，并且叫他回来，也不过是叹上两口气。他的怕事，比你我还厉害呢！”翰昭只得罢了。这里凌氏又张罗周济了各佃户，方才拜谢而去。幸而年来他们糖行生意还好，要是差不多的人家，这一下子，可支持不下去了。

闲话少提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又是腊尽春回，交到雍正六年戊申了。天来在行中料理生意，直到年三十夜，方才同了君来、养福回家度岁。广东风气，大行店家，新年里总要到正月二十几才开张，所以天来兄弟父子，就得在家多盘桓几日，以叙天伦之乐。

贵兴那边，景象又自不同。一班酒肉兄弟，狐群狗党，终日不是赌钱，便是吃酒，偶然取过锣鼓来，乱打一阵，这就算他们最清雅的玩意儿了。一天早起，天井里两盆兰花开了几朵，贵兴便大大高兴起来，要置酒赏兰，在去年打不尽的裕耕堂上，大排筵席，真是群凶毕至，众丑咸集。饮酒中间，贵兴忽然停下酒杯，叹了一口气。宗孔又忽然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问道：“吾问侄老爹者，为何忽然而叹气之乎？”贵兴扑嗤一声笑了出来道：“叔父怎么掉起文来了？”宗孔呵呵大笑道：“我近来亲近了区老表台，听见他常常的‘之乎者也’，我染了他点书卷气，也来学学，这句话，文便掉了，只是那个‘也’字还没有安上去。”说的众人一齐大笑。爵兴道：“笑话慢说，端的贤侄为何叹气？”贵兴

道：“我只恨天来那所石室，坏了我的风水，不然，前年我就中了。中举之后，一定是连捷的，连捷起来，我还是个状元。你想去年丁未科的状元，怎么还会让给一个‘彭启丰’呢！”（雍正五年丁未状元彭启丰。）爵兴道：“这个何必心焦！他那所石室，总不能死守着的，好在今年不是乡试年期，我们各尽能力，尽今年弄了过来；纵使弄他不过来，硬拆也要拆了他的。包管明年己酉，贤侄高中一名解元，后年庚戌连捷大状，我这里预贺一杯！”说罢，吃干了一杯酒。众强徒一时又欢呼起来。贵兴道：“我想我的运气，真不如人。你看今日赏花，那花盆都是粗货，往日南雄广源店，本有二十四个玉石花盆，还有一堂花梨木桌椅，却又被天来拿去了。若在这里，岂不光辉！”宗孔大叫道：“既是广源店的东西，就是两家都可以用的了，他是甚么人，敢拿了去！来，来！众兄弟们帮个忙，同我去拿了来！”说着就要走。爵兴道：“贤侄且慢！既有此事，你可写个字条儿，只说同他借来用。他要是肯呢，我们这个就是‘刘备借荆州’；他不肯时，我们就去抢了来，这是先礼后兵，他却怪不得我了。”贵兴大喜，就写了个字条，叫喜来去借。

喜来去了许久，回来说道：“不肯，不肯，他说东西都在省城，被人家借去了。”宗孔跳起来就要去抢。爵兴道：“你们且慢，等我分派这件事，要贤侄带了头，先叫开了门，只说一来拜年，二来当面求借东西，有你带了头，以后就没有事了。若是教别人去，他明天到衙门里报一个盗案，那可怎么得了！虽然谅他也不敢，然而总不能不防到这一着。”贵兴道：“我亲去了，怎么就没事了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贤侄自己去了，他那里还好告，就是告到官司，只说我们中表至亲，闹着玩的，谁稀奇他的东西，这就变了个‘谈笑

官司’了。”宗孔又跳起来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我侄老爹几时做了皇帝，封你做个军师。”爵兴道：“不要胡说！”宗孔道：“状元升宰相，宰相升皇帝，这有甚么稀奇？不要多说了，侄老爹，走吧。”拉着就走，众强徒一拥而去，只剩下爵兴看家。众人一拥，到了梁家门首。贵兴道：“他看见我们人多了，一定不肯开门。你们且悄悄的站在两旁，等我打开了门，你们就一拥而入。”众人点头应允。贵兴便去敲门，祈富便问是谁，贵兴道：“是我！”祈富听得是贵兴声音，吃惊不小，不敢开门，飞跑到里面报信。凌氏等也吃了一惊。

未知开门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　爵兴宗孔双荐凶徒
叶盛筒当一场败北

话说凌氏等听说凌贵兴来了，也吃了一惊，踌躇了良久，面面相看，想不出个主意。凌氏道：“也罢！开门放他进来，等我也问他一番，问他为甚只管和我作对。好歹他是我的侄儿，未必好拿我怎样。媳妇们且回避了，祈富快去开门！”天来兄弟，见母亲这般吩咐，也不敢阻拦，眼见祈富往外去了。不多一会，忽见祈富飞奔进来，大喊道：“老太太！官人！不好了！强盗来了！”凌氏母子大吃一惊，只见贵兴跟在祈富后面，嘻嘻哈哈，一路笑着，赶了进来，后面跟着一大群人，也不知多少，仿佛只认得宗孔、美闲、越文、越武几个，其余乱哄哄的，一时也难分辨。

却说凌贵兴走进客堂，见了天来，一时良心难昧，脸上，

不觉红了一红，胡乱拱拱手道："老表台请了！"瞥眼看见凌氏坐在堂上，也不觉弯下腰去，拜了一拜道："给姑母大人贺岁！"凌氏发话道："贵兴！我家同你一向是和睦无事的，你为甚事，近来只管和我们作对？须知……"说声未绝，贵兴也没有答话，忽听得宗孔大吼一声道："侄老爹！你为何只管同他说话，岂不误了正事！来，来，来，我给你有话说！"贵兴闻言，借势一溜，就溜到天井里去。宗孔大踏步上前，一手执着凌氏，大吼道："你这老虔婆，老不贤，占踞了石室，阻迟了你侄老爹的功名富贵……"说声未绝，挥起碗大拳头，就要打将下去。天来连忙抢步上前救护。凌氏又气恼，又惊骇，身子上不由的抖将起来。众强徒一拥上前，把所有玉石花盆，花梨木桌椅，登时抢个一空。宗孔放光了一双凶眼，看着众人都一哄散了，便放了凌氏，一翻手扭住了天来道："贤甥，你送我一送！"不由分说，拉着就走。天来只得跟了出来，走出大门，只见一众强徒，已是散的无踪无影。宗孔一撒手道："饶了你吧！"顺手一推，天来几乎跌了一交，宗孔便扬长去了，一径奔回贵兴家中。只见众人手忙脚乱，正在那里调排桌椅呢。当下重整杯盘，欢呼畅饮。贵兴忽然又放下酒杯，长叹一声。宗孔道："侄老爹！方才因为玉石花盆叹气，此刻已经取到，不知还有甚不满之处？"贵兴道："叔父哪里得知！我此刻忽然想起，我家连丧二命，虽是他们自寻短见，但是我细想起来，总因为梁天来而起，倘使没有梁天来这件事，我不至于同妹子破面，我妹子就不至于上吊，我妹子不上吊，我妻小也就不致吞烟。这两条命，不是都被梁天来害了么？怎能够把他兄弟杀了，作为抵命，我才得甘心呢！"宗孔道："侄老爹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替侄老爹报仇雪恨！"区爵兴道："老

表台不知有甚妙计？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有的是钱，江湖上有的是英雄。我闻得人说，甚么古语有的，‘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’好歹去找两个来，一个对一个，怕不结果了他！”爵兴听罢，低头不答。贵兴道：“还是叔父算计得到，但不知哪里去寻那江湖上的英雄？”宗孔道：“一时哪里去寻？这个只好放在心上，随时留心，遇见时便邀了来，还不能马上就对他说这件事，慢慢的买伏他的心，自然就办妥当了！”贵兴点头称是。当下饮酒已毕，各强徒如鸟兽散，不提。

过得几天，区爵兴带了一人，来访贵兴道：“贤侄前说过要结交天下英雄，我特引这位熊兄来见。”贵兴大喜，便问姓名。那人道：“在下姓熊，没有名字，排行第七，因此人都叫我熊阿七。”贵兴连忙叫置酒相待。熊阿七又讲些使刀弄棒的法门，贵兴只乐得手舞足蹈。爵兴道：“这都不是阿七哥的本行，他擅长的是飞檐走壁，黄夜之间，取人首级，如探囊取物。”贵兴益加喜悦。阿七道：“在下何足道！敝友李阿添，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大爷礼贤下士，早晚当带来相见。”贵兴大喜道：“不知几时可以同来？”阿七道：“就在近处，如果大爷不弃，明天准定同来。”贵兴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千万不可失信！”酒饭已罢，阿七要吃鸦片烟，贵兴叫人买了一两来，阿七呼呼的吃个干净，方才别去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引了李阿添来，另外还有两人，一个名叫甘阿定，一个名叫尤阿美，一般的都是身材矫健，面目狰狞。贵兴一一接见，置酒相待。饮酒中间，忽然宗孔走到，与众人一一相见，坐下便吃。直等到酒阑人散，宗孔问贵兴道：“方才那几个人，是哪里来的？”贵兴道：“是区表叔

荐来的，就打算叫他们去干那个勾当。”宗孔道：“这都是初交之人，不可就付之重托。我有两个心腹朋友，相好多年，近来许久不见了，前两天打听得他两人在陈村，我便赶了去，请了他来，所以几天没有到这里。这两个一个姓简，名当，一个姓叶，名盛，都是江湖上好汉，杀人不眨眼的。此刻请在我家里，侄老爹要见时，就请来相见。”贵兴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早说？请来同众人叙叙，多几个人，到底好商量些。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！你聪明一世，为甚要懵懂一时？这是一件机密大事，只要一两个人知道，方才妥当。若是知道的人多了，万一风声传了出去，岂不误事！”贵兴恍然大悟道：“既这等说，叔父且去请那两位来。”宗孔道：“请来便怎么？”贵兴道：“就重托了他们！”宗孔道：“爵兴荐来哪四个呢？”贵兴道：“叔父放心！我不叫他们知道便是。我招接着他们，另外有个用处。”宗孔听了，便起身作别而去。

不一会带了简当、叶盛两个来。贵兴大喜，一一相见。宗孔便对两人道：“我侄老爹同梁天来兄弟，结下了不解之仇，因此要烦你两位，好歹去结果他兄弟两个，自有重谢。”贵兴接口道：“你两位果然有胆，去办了这件事，不管是打死杀死，只要是弄死他一个，我就谢银五百两，弄死两个，就谢一千两。倘然告到官司，有我这里承当，包你没事！”宗孔又抢着道：“官司这一层只管放心，我侄老爹自会打算。这等好机会，你两位不发个财，也就错过了！”简当道：“大爷要差使我们，自当效力。”贵兴大喜道：“如此就重托你两位，但不知怎样下手？”简当道：“这个可不能预定，好在他兄弟开店在省城，住家在这里，早晚总有往来，最好觑个便，在路上下手，结果了他。”贵兴大喜，即

刻取出五十两银子，送给二人，道：“两位先拿去做茶资，事成之后，另外再谢。”二人接受了，连忙道谢。宗孔对二人使个眼色，二人会意，就起身作别，宗孔也跟了出来，邀到自己家里，问二人讨了个八折回用。二人无奈，取出那五十两银子，在内称了十两，交付宗孔。又将余下的四十两，分称做两份，二人均分了，方才别去。

叶盛拉了简当，走出村外僻静的去处道：“今日这事，是你答应的，我并没有开口。我想杀人偿命，是一定的，这个勾当，我可干不来。他此刻便道闹出官司，有他抵当，倘或到了那时，他只推不知道，那便奈何？请你一个人去干吧。”简当道：“你真是个呆子，等到杀了人时，拿了他的谢银，逃得时最好。万一逃不脱，闹到官司，少不得他要出来料理。倘使他不肯料理，我们便供出他的主使，看他怎样！”叶盛道：“你说我呆，你才呆呢！到了那时，任凭你反供了他，他有的是金子银子，拚着花个一万八千，到衙门里，怕不洗刷的干干净净，又怕伤了他么？到了那时，我们更是不得脱身。况且这些狗官，地方上如果出了人命案子，凶犯逃走了，他没了法子，还常常拿个不相干的人来，苦打成招，硬派他是凶手，拿来抵命，以了他的公事，何况真正凶手到了案呢！”简当听了呆了一呆道：“据你这样说，万一干下事情，逃走不脱，就是他肯设法，也是无用的了。”叶盛道：“可不是么！”简当道：“此刻银子已经受了他的了，这个雪亮的东西，好容易到手，难道还了他不成？”叶盛道：“我们不如到省城走一遭，在番摊馆里碰个机会，如果发了财，我们就远远的走开了，岂不是好？”简当拍手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二人当下就唤了船，到省城去，一连四五天，十分得手，每人拿着二十两的本钱，不到几天，大家

身上都有了百十两银子了。叶盛便道："此刻我们有了本钱，我向来听见说，贩私盐极是好利息，我们何妨去做这个生意？"简当道："私盐太累赘了，我看还是贩鸦片烟好。这里又有聚仙馆的林大有，他是个私贩烟土的头脑，我们就到他那里买了烟，贩到四乡去，岂不轻便！"叶盛道："那么我们就办起来。"简当道："且慢！我们的本钱还少，明日再去押两个宝，每人凑到了二百两银子，就好试办起来了。"到了第二天，两人就分头去赌。谁知从这一天起，连日不利，不到三天，把赢来的连本带利都输了。输的火发，连穿在身上的衣裳，都剥下来去赌，只剩得赤条条的两条光棍。累得凌贵兴在那里盼望的双眼将穿，只是杳无消息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　三德号大有定奇谋　裕耕堂爵兴诈酬谢

却说凌贵兴自从打发简叶两人去后，便天天盼望信息，谁知他两个这一去，就同泥牛入海一般。看看望到春尽夏来，端阳又过，只没有个信，宗孔也帮着在那里着急。此时熊阿七、李阿添、甘阿定、尤阿美等，却天天在贵兴的裕耕堂内啸聚，还有旧日的一班强人，无非是大酒大肉，亏了这个同贵兴消遣日子，未曾把他盼煞。宗孔却又另外一种心事，日日只盼二人得手，一则自己面子上好看，免得被区爵兴荐来的人夺了头功；二来事成之后，贵兴既谢他二人，少不免要谢我这个荐主；三来又可以在他二人谢钱之内，索个回用；四则等他闹到官司，贵兴要同他上下打点，自己多

少经点手，从中又可以落点私肥。这一件事成与不成，与自己财运，大有关系。所以他心中比贵兴更是来的着急，时时在梁家门前窥探，却又没个动静，不胜纳闷。

这一天正当六月盛夏，贵兴正同众强徒在家赏荷花吃酒，忽见宗孔慌慌张张走了进来，一言不发，拉了贵兴到书房里，悄悄说道："方才有人从省城来，说看见简、叶两个，流落在那里，不知是何缘故，我意欲到省城去打听打听，侄老爹你道好么？"贵兴道："他两个一去，杳无信息，连面也不得一见，我天天在这里盼望，既然知道他在省城，说不得我两人同走一遭。"商量停当，等到吃罢了酒，贵兴、宗孔带了喜来，就赶到省城。

原来此时贵兴却在省城开了一家绸缎号，招牌叫做"三德"。这三德号前面设柜做买卖，后进却设了三间密室，以备聚集商议机密事情的。当下贵兴到三德号住下，便叫宗孔去找寻二人，寻了两日，方才带了来，见了贵兴，满面羞惭，无言可说。贵兴道："不必如此。已往之事，我也不来追问，只要你两位，以后肯同我尽心办事，我依然一样酬谢。以前之事，一概不必提起。"叶盛道："这件事，事关人命，最好是多两个人，商量一个善法，方好下手。"贵兴道："你们意中可有甚么朋友可靠的么？"简当道："我有一个朋友，姓林，名叫大有，生得身材短小，习得一身武艺，向来在江湖上打家劫舍，无所不为。近来改邪归正，在小北门外，开设一间聚仙馆，门面专卖鸦片烟，暗中却是私贩烟土。他为人足智多谋，可以商量这件事。"贵兴道："烦你就同我请来好么？"简当应允去了。

不多时，即同了林大有来见。贵兴大喜，即叫置酒相待。酒过三巡，贵兴又提起前事。林大有道："方才简大哥

在敝馆已经提起，然而据我看来，这件事实在难办。此刻昇平世界，哪个敢平白地去杀人？”贵兴道：“据此说来，我这个仇，是不能报的了。”林大有道：“法子是有一个，可是要大爷舍得银子。”贵兴道：“要多少银子呢？”大有道：“我这个办法，要用许多人。头一层公众的酬谢，至少要五千，倘有结果得天来兄弟的，大约也要一千一个。至于事后，一定要闹出官司，就要上下打点，那个说不定一万八千，也要大爷承认的。”贵兴道：“还有么?”大有道：“没有了！”贵兴呵呵大笑道：“这不过拿万把银子出来罢了。我当是甚么一千几百万，我可就拿不起了。只请教是个甚么办法？要多少人才够调拨？”林大有道：“人是愈多愈好。纠了众人，去他家打劫，就乘机杀了他。”贵兴忙道：“明火打劫，要吃官司的呢！”林大有道：“他只管告明火打劫，我只供撬门行窃，这就在乎大爷在外头打点的了。”贵兴道：“还有杀人呢？”大有道：“就是为的这个，倘使一个人杀死一个人，拿住了，是没得抵赖的。我这条计，多用人去，倘使杀了人，到了官，只要大家约定，胡乱供一个张三李四的名字，只说他畏罪在逃，未曾到案。大爷再在外头打点，不过起了个通缉文书，慢慢的就冷下来了。”宗孔拍手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若不是我荐出简兄，哪里转得出这位林大哥来？”贵兴道：“此计大妙。既然要用多人，我那里差不多有二十人光景，你们三位，若是有甚朋友，也可以荐来。”林大有道：“我有两个知己朋友：一个周赞先，一个黎阿二，向来都在江湖上走动，可以同去。”简当道：“我有个本家简勒先，向来在肇庆一带贩卖私盐，此刻因为折了本，投在番禺县衙门，充个卯差，也可以去得。”叶盛道：“我有个舍亲，姓蔡名顺，许久没有事业了，望大爷也提携

提携他。”贵兴一一允了，当下席散无话。

次日，林大有带了周赞先、黎阿二来，简当带了简勒先来，叶盛、蔡顺也陆续来到。大家会齐，商量这件事，只喜得贵兴笑逐颜开，又复置酒相待，便欲同到谭村。林大有道：“承大爷之命，本当即刻起行，只怕到了那里，一时未便动手，做这等事，也要见机而行。”贵兴忙道：“林兄莫非想就在省城劫他糖行，就便行事么？”林大有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一则省城巡防严密，二来糖行人多，我们又认不得梁天来是个圆的扁的，万一杀错了人，岂不是白白劳心，又白担个干系么？还是到谭村他家里去为是。但不知他甚么时候在家。到了那里，未免要暂时耽搁，打听他的行踪，这可是说不定几天的事。恰好这几天，我澳门有一票烟土要到，必要我自己在这里接应，所以一时不便动身。”贵兴道：“这一票宝货，不知几时可以到得？”大有道：“大约月底必到，一经到了，我们就动身去干事，大爷放心！我老林答应了人家的事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总要办成功的。”贵兴大喜，从此连日就在三德号大酒大肉的欢聚。转瞬到了月底，林大有的货到了，他还要发往四乡，又忙了几天，直到七月初旬，方得动身。林大有道：“我们到了谭村，都是面生的人，被人家见了，未免犯疑。不如改过装扮，夜间上岸，就到大爷府中住下，觑便行事，方才妥当。”贵兴喜道：“林兄真是见得到，不愧文武全才！”

当下贵兴带了林大有，宗孔带了周赞先、黎阿二，简当带了简勒先，叶盛带了蔡顺，或扮作山西客人，或扮作水果贩客，身边暗暗藏了器械，陆续分班雇船，向谭村进发。到得裕耕堂中，贵兴忙叫请了区爵兴来，商量办事。又招了熊阿七、李阿添、甘阿定、尤阿美，以及贵兴本族凌美闲、越

文、越武、越顺、越和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其誉、海顺、柳郁、柳权、润保、润枝，连贵兴、宗孔共是二十九个无赖强徒，就在裕耕堂中挤挤挨挨的坐下。

贵兴叫宗孔招呼各人，置酒相待，自己却拉了爵兴到书房里去，把林大有的意思告知，要同他商量这件事的办法。爵兴道："此计极妙！但是总要人心归一，方才妥当。万一事后，认真提到官府里去，内中有个煎熬不起大刑，供出真情，那可不是玩的呢。"贵兴道："我只要结之以恩，他们不见得就供出我来。"爵兴叹口气道："贤侄哪里得知！我说一句剖腹见心的话，这一班人说得好时，便是江湖上英雄，绿林中豪杰，若要平心而论，无非是一班无赖子弟罢了，哪里认真都靠得住呢！"贵兴听了，不觉一阵灰心道："照表叔这等说，这件事办不成功的了。"爵兴道："此刻已经招集了这许多人，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意思，他们心中都打算定要分酬谢钱，忽然说是不办了，他们不免要怨恨，将来到外头去，透了这个风声，那就奈何？"贵兴跌足道："这件事是我太冒昧了，这便怎样办法呢？"爵兴道："只要把酬谢钱分给他们，说不办这件事了，叫他们到外头去，口稳些便是。想他们既不要出力，依然得了谢钱，自然没话说了。"贵兴道："事又不曾办得半点，气也不曾出得半口，白白的破了一注大财，岂不可惜！"说着连连叹气。爵兴只是傻笑。贵兴道："端的表叔有甚法子？和我想想。"爵兴道："你们起先绝无一字向我提起，就是我荐了熊阿七他们来，也已经半年了，你们向来不曾提到此事，我以为你们放冷了。谁知你们瞒着人，到省城去了一次，又招下了多少好汉，要干这个大事。此刻事情弄僵了，却来和我商量，叫我一时从何设法？此刻依我看来，你们干你们的，我不管帐！

就是熊阿七们四个人，我也招呼他，叫他们不必干预。贤侄的谢钱，也不必分给他们，我自去稳住他，叫他们不要胡言乱道就是了，等到认真闹出事来，却再理会。”贵兴慌了手脚道：“表叔，你这是怪我的话！圣人说的，‘成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’表叔不要怪我，好歹同我想个法子，我自当重重的酬谢。”爵兴冷笑道：“你动不动就说酬谢，我同你办过多少事，何尝受过你谢来？不说别的，就是陈家何家那两遭，闹了个天翻地覆，不是我从中调停的么？若是别人和你调停下这等大事，这笔谢费，只怕逃不了一千八百呢，我却何曾放过一个屁？可知我并不是为了酬谢。不过我们彼此是亲戚，见得到的，不能不关照你罢了。”贵兴沉吟了半晌，取出一张五百两的票子，深深作了一揖，递与爵兴道：“表叔！千万和我想个法子，请先收了这个，事后再当酬谢。”爵兴接在手里一看道：“贤侄何苦拿这个栽给我！我其实并不是要你酬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已把那票子塞到衣袋里去了。又道：“法子是有一个，可以办得千妥万当的。”贵兴大喜，便问是何法子。

不知爵兴说出甚么法子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　堂前设恶誓大有劫盟　窗外听私言张凤报信

却说区爵兴接了五百两的票子，便说道：“有一个千妥万当的法子。”贵兴大喜，忙问何法。爵兴道：“这个法子，只要贤侄多破费一头牛、一腔羊、一口猪，以后便万事皆妥，不知贤侄肯么？”贵兴道：“这是小事，有何不肯！”

爵兴道："这才是个妙法呢！"贵兴道："请教到底是甚么法子？"爵兴抬着头，仰着面，徐徐的说道："妙啊！千古笼络英雄，也不外此法！"贵兴再欲问时，爵兴又道："刘备结识关、张，宋江结识多少好汉，总也脱不出这个范围！"贵兴道："好表叔！你不要呕我了，快点告诉了我吧！"爵兴道："这班人目无王法，只除是菩萨可以伏住他。我们只须如此如此……却还少一个做硬的人！"贵兴大喜道："就是家叔宗孔好么？"爵兴道："这个人只会胁肩谄笑，不能干大事的。不是我离间你们叔侄的话，你看他近来这几年，跟了贤侄，一味的骗吃骗用，何尝同你办过甚么事来？还是另外想一个人吧。"贵兴道："林大有虽系初交，我见他很有胆识，不如就烦了他。"爵兴沉吟道："也罢！且等席散了，再同他商量。"

当下两人计议已定，便出来入席。饮过两巡，爵兴站起来，吃干了一杯酒，对众人说道："今日析伯贤侄，要同众位商量大事，一切都托我主持。我此刻当众一言，诸位静听！"当下众人果然一律肃静。爵兴又对贵兴道："贤侄可叫喜来，督率家人，把各处闲房，都打扫起来应用，限明日便要齐备。"又对众人说道："省城新到几位，自然今夜就住在此处，其余各位，也务请从明天起，到这里居住。还请众位今日出去，各人回家，对一切妻子人等，只说明日有事往省城，或说到佛山，或说到陈村，千万不可说是到这里来。限明日午时取齐，我亦在此等候，到时另有说话商量，不可有误！"众人一齐站起来答应了。

爵兴又对宗孔道："有一件事，要烦老表台，明日一早，到省城走一趟。"宗孔道："可是要我去叫天来兄弟回来就死？"爵兴笑道："不是这个。明日晚上要用一只羊，

这里没有买处，烦你明天一早到省城去买，即日赶了回来听用。”宗孔听得叫他去买羊，从中又好落几钱银子，如何不答应？爵兴说罢，众人重新归坐，饮至黄昏，方才散去。爵兴就留在书房，同林大有、周赞先等人谈天，只见林大有果然精悍，是一条好汉，因拉他在一旁，同他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。林大有连连答应。

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晌午时分，众人陆续到齐，下午宗孔也买了羊回来，贵兴自去叫人安排一切。是夜依然是呼啸同饮，直至二更方散。撤了残桌，众人分列坐下。爵兴便高声对众人说道：“今日祈伯请众位帮忙，报仇雪恨，不知众位可肯戮力同心？”众人同声应道：“自然是同心合力的！”爵兴道：“既是同心合力，我把今日这个办法，且当众言明。此刻已聚集了二十多人，我们就这几天里头，前去梁家打劫，进得门时，不必劫取财帛，只要各位牢牢的记着八个字，回来自当照议酬谢。这八个字是：‘逢男便杀，遇女休伤。’”众人又齐声说道：“当得照办！”爵兴又道：“只是一层可怕，倘事后被他告发，当起官来，又当怎样？”凌美闲等一众听了，不觉面面相看。爵兴又道：“外面自有祈伯打点一切，自可放心，但是你们当官怎样供呢？”众人又不能对。爵兴道：“林大哥有一个主意在这里，要是当起官来，只要胡乱供一个假名字，只说那凶手畏罪先逃，等官府起一通缉捕文书，这里就好想法子，打点放你们出来……”贵兴接着口说道：“但凡到官府受过刑的，我都一一记着，酌量酬送止痛银钱。”爵兴道：“众位都情愿么？”众人都答道：“情愿！”爵兴道：“都情愿了！是最好了！但是认真到起官来，供的凶手名字，你供的是‘张三’，他供的是‘李四’，那又不对了，到了临时，我再拟定一个名字，告

诉你们，你们便牢牢记着，个个供的都是一样，不由他官府不信。今日却还有一句话，众位既然都是同心合意的，可肯就今夜设一个誓么？”林大有上前一步，手拍胸膛道：“这个正合我意！”爵兴喝一声“好！”贵兴忙叫抬过三牲来，登时七手八脚，搬了三张桌子到天井里，摆上了牛羊猪三牲，又排起香案，点上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，焚上了香。此时区爵兴已把上头的话，略略加上点文藻，写成一张誓词，誓词后面，又把各人的姓名，一一列上。当下贵兴先到香案前叩过头，爵兴宗孔等一班人，都依次叩拜过。爵兴便取出誓词，当众宣读。读完，又按着名字叫起来，叫一个，就有一个答应，如同点名一般。点过了，贵兴叫抬过誓品来，只见两个打杂，抬了一笼鸡，拿了一把利刀，放在当中桌上。爵兴放下誓词，走过来，左手捉了一只大雄鸡，右手拿了刀，说道：“我先誓了！众位轮着来，不可退缩！”说罢，把刀子高高举起道：“有不依今夜之誓的，死得同这鸡子一般！……”说声未了，拍挞一声，已把鸡头斩下，顺手把鸡往天井里一掼，只听得扑嗤扑嗤的，那没头鸡的翅膀，还在那里乱扑呢。

爵兴方才把鸡掼了出去，林大有便忽的一跳，跳在当中，厉声说道：“今夜有哪个敢不照样设誓的，”说着，就在身边飕的一声，拔出一把二尺长的尖刀来道：“我就把他一刀！”说着，猛的一下，把刀插在桌子上，震的蹬的一声。他自己便先提了一只鸡，拍的一下，斩了鸡头，说了誓词。众人先看见爵兴的斩鸡说誓，本就有点胆怯，要想退缩。后来见了林大有这等恶狠狠的举动，只得一个个的上前斩过了。爵兴又拿起那张誓词道：“这张誓词，照例是要存起来的，但是这个是一件机密大事，存着这张纸，恐怕失落出去，反为不美，不如当天烧了，把各人姓名，都存在天上。

我们更要戮力同心，须知有天地神明鉴察！”说罢，就在烛火上烧了。却也作怪，恰好起了一阵风，把那纸灰飞到半天里去，爵兴故意抬着头，咄咄称奇。众人看得毛骨悚然。

当下收了祭品，众人从此夜起，就在贵兴家住下。一连过了三天，爵兴只不提起这事。贵兴便问道：“表叔意下，要想几时动手？”爵兴道：“我已算在这里了，天来兄弟，难得同时在家，倘使冒冒失失的去了，不能一鼓而擒，岂不是可惜！今日已是七月初八了，到了十二那天，贤侄可延请僧道，打起醮来，僧道不许进门，可在门外搭起醮棚，连打七昼夜的醮，包你可以成功！”贵兴道：“这又奇了！难道预先超荐他们，恐怕冤魂索命么？”爵兴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我另有妙用，贤侄只管预备起来。”贵兴只得叫人去预备了，又问到底几时动手。爵兴道：“只等散醮那夜动手。”贵兴屈指一计道：“十二日开坛，应到十八夜散醮，何以拣了这一夜呢？”爵兴拍手道：“贤侄！你真是和梁家结下莫大冤仇，连这件事也忘了，天来的母亲，不是十九的生日么？平日怎能得他兄弟齐全在家？到了那天，他自然预先回来，同他母亲做寿。莫说他兄弟两个，你就连他儿子养福，也结果了，亦是易事！”贵兴大喜道：“表叔真有鬼神不测之机，此事只凭表叔调拨，我再也不过问了！事成之后，再当重谢。”当下就叫喜来先雇了篷匠，在门外搭起醮棚，延了僧道，修斋建醮，只推说趁着这中元佳节，追荐妻妹。起头两天，只引得村中各男女都来观看，三四天之后，看的人也渐渐少了。

且说谭村村中，有一个贫苦人，姓张名凤，为人生性戆直，好管人闲事，喜抱不平，因此人人都憎他多事。出来佣工，每每为同事所不容，所以佣工总不能长久。久而久之，

人人都当他没有良心，索性不理他，闹得他走投无路，就流落到卑田院中去了。日间在街头叫化，夜来在古庙栖身，倒也逍遥自在，不致再去受那龌龊人的龌龊气。近来有病在身，并叫化也懒得出去，吃一天，不吃也是一天的过去。这几天看见凌贵兴门前，修斋建醮，便去门前乞些斋饭，谁知舍出来的，虽是残茶剩饭，内中却有许多肥鱼大肉。心中暗想，原来他们修斋不吃素的，乐得拿来充饥，一连乞了六天。

这一天方才乞来吃饱，正要走开，忽然疟疾大发，战抖不已。看见旁边一条夹弄，喜得寂静无人，就捱了进去躺下。忽听得旁边窗户里面，有人说话。一个道："阿七哥！你今天为甚么吃烟格外吃得多呢？"一个道："你不知道，我过足了瘾。今夜要去干事呢！"一个道："你真是不经事！你可知梁天来同个痨病儿一般，他那兄弟君来，也是骨瘦如柴的，莫说杀他两个，就是再多两个，也不禁杀呢！况且我们二十多人，怕杀不了么？要你这样费心！"一个道："不是这等说，大爷说过，杀一个，谢一千银子，我想夺头标全捞呢！可惜大爷又说'逢男便杀，遇女休伤'，不然，我还想多发点财呢！"一个道："你好狠心呀！"一个又道："不知今夜几时动手？"一个道："区师爷说二更就去呢。"张凤听了，吓得一身冷汗，连忙带病走了出来。暗想："这一带的窗口，明明是凌宅的房子，不道贵兴这厮，明里修斋念佛，暗里却去杀人，真是出人意外！"又想道："我何不赶去通个信给天来，叫他早点躲避了呢？是呀！这正是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呢！"想罢，拽起叫化棒，提了叫化篮，直奔天来家报信。

不知天来得信后，怎么设法预备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　区爵兴当筵俨行军令　凌祈伯临阵却用火攻

大凡内地村镇地方，所有人家，都是祖居的，地方又小，又没有往来客商，朝夕见面的，无非是这几个人。所以一村之中，无论富贵贫贱，彼此多是认得的。谭村亦复如是。所以张凤也是认得梁天来的。谭村村中之人，也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个张凤。

闲话少提。且说张凤在窗外听了那一番言语，知道天来今夜有难，急急要去报知，也顾不得身上有病，一口气奔到天来门前，举起手来，把门打得震天响。祈富不知何故，吃了一惊。连忙开出门来，看见是个张凤，骂道："呸！你这个没嘴脸的，只怕要作死了，讨饭也好好的讨呀！"张凤道："我不作死，只怕你家有人要作死呢！"祈富大怒道："张凤！你今天可是发了痴了！怎么登门咒起人来？"张凤道："你且不要动气，我要求见你家官人呢！"祈富道："我家官人太没事了，要见你呢！"说着把他一推，便要关门。张凤就大喊起来道："你这不识好歹的奴才！你家官人可是当今皇帝，连见也见不得的……"一阵乱闹，里面惊动了养福，出来喝道："是甚么人在这里混闹？"张凤道："我是特来送要紧信的，叵耐你家祈富这厮，不同我通报！"养福道："你送甚么信来？"张凤道："我送凌贵兴的信来！"养福听得"凌贵兴"三个字，心中吃了一惊道："是凌贵兴叫你送来的么？"张凤道："我又不是他家奴才，他好使得我动！是我听了一个信息，特来通报的！"养福道：

“是甚么信息？你给我说了，可不是一样？”张凤道：“这是个性命交关的要紧信，不见了你们大官人，是不说的。”养福听了，心中诧异，只得喝住祈富，不要同他厮闹，自己却到里面告知天来。凌氏道：“不消说，这又是贵兴那厮，叫他来胡闹的。”天来道：“且待孩儿出去看来。”说着，走了出来，便问张凤何事。张凤道：“官人，可借一步说话。”天来便让他到门里来。张凤便把自己如何讨饭，如何发病，如何睡到窗下，如何听见密话，一一说知。天来道：“多承你关切，我这里提防着就是了！”在身边摸出一块银子，约有一两多重，递给张凤道：“这个请你买碗酒吃吧。”张凤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天来回到后堂，告知凌氏。凌氏道：“这个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不提防他！”君来道：“这是张凤穷极了，想出这些谣言来骗赏钱的，贵兴就是凶恶到十二分，这个昇平世界，怎么就好杀人，难道没有王法么？”

大家正在半疑半信，议论这件事，忽见祈富进来说道：“张凤那厮，又来闹了，赶也不去，还说要见官人。”天来听说，出来看时，张凤道：“官人！我想起一件事来了。方才我来报信，多谢官人赏我一块银子，我本来万千之喜。我走到半路上，想起我是个叫化的人，今日无端来送这个信，官人赏了我银子，我若是受了，官人们一定要疑心，我造作谣言，来讨赏钱的，一定不做准备；到了晚上，依然要遭他们毒手；岂不是我白白送了这个信，劳而无功，而且还要被人疑心我设法骗钱么？因此特将原银送回，务求官人速速躲避！”说罢递过原银。天来大惊道：“这么说，你的话是千真万真的了？”张凤道：“是么，我就知道受了这块银子，人家就要疑心我棍骗，不信我话的了。此刻可真了，官人作速

躲避了吧！”天来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这个还谢得你少呢！你先拿去吧，明天再重重谢你！”张凤道：“这块银子，我今天是抵死不能受的，不要我为了这块银子，误了官人的性命。等官人躲过了今天，明天谢我，再多点我也肯受。”说着依旧把银子递过来，天来哪里肯接？张凤掼在地下，翻身就走。回头说：“官人千万保重！速速设法！我但望你明天平安无事！”说着，扬长的去了。

天来拾了银子，回了进来，告知凌氏。大家这才慌了，没了主意。凌氏便道：“我的儿，你父子兄弟三个，赶紧走吧！好歹躲了这一夜再说。”天来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不如另行设法。”君来道：“不如同母亲同到省城去吧。”凌氏道：“此时已经将近黄昏，还有甚法可设？我又何必同你们到省城去，终不成贵兴敢来杀我！并且据张凤说，有甚么‘逢男便杀，遇女休伤’的话，我们妇女，又宽一着。你们三个赶紧走吧！你们兄弟要不放心时，可留下祈富在外面探听一切就是了，快点走吧！”刘氏道：“不如等到黄昏将黑的时候走吧。此刻出去，恐怕被他们遇见，又不妥当了。”众人心中七上八下，慌做一堆，只是没有个主意。看看天晚，将近掌灯时分，凌氏再三催促，天来父子兄弟无法，只得含泪拜别，叫船往省城逃生去了。

这里凌贵兴是自从十二开坛那一天起，便眼巴巴的盼到十八，要去行事。到了这天，从早晨起，直到黄昏，终日磨拳擦掌，准备杀人。申牌时分，聚众吃酒，区爵兴就当席发号施令起来。先叫喜来听令道：“往常吃酒，都是你执席招呼，今日可免了你这差使，唤两个小厮来伺候。你可去邀了当段地保李义来，只说今夜我们这里放焰口，恐怕来看的人多，拥挤闹事，请他来弹压。约得他来了，却让他到门房里

吃酒。这李义是见了酒不要命的，你可灌他一个烂醉，你自己却不可吃醉了，我另有用你的去处。”喜来领命而去。爵兴又叫润保、润枝听令道：“这东路上是千总衙门的来路，你二人可扮作家人模样，带了大爷片子，伏在那里。如果黄千总听见声息出来巡查时，你二人就拦住，拿片子给他看，说是‘这里因为放焰口，看的人多，在那里拥挤着打架，此刻已经劝开了。家爷恐怕劳了千总爷的驾，叫小的们赶来挡驾的。’”润保、润枝领命。爵兴又叫其誉、海顺、柳郁、柳权四个听令道：“我已经备下了鞭炮十多箩，你们各领两箩，在门外醮棚的前后左右，不住的烧放，不准有片刻停声。烧不够时，再进来领取。”柳权道：“放焰口向来没有放鞭炮的，岂不被人疑心？”爵兴道：“有人问时，你们只说我们家因为去年连伤了两个女口，阴气太盛，所以今夜借着这鞭炮，要轰开那些阴气就是了。”四人领命。爵兴又叫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听令道：“你四人各拿闷香一束，初更以后，便分投去梁家的四面街道上，把所有更棚的更夫，街栅的栅夫，一齐闷倒，各人就在四路巡查。倘然遇了官兵，就飞报前去，不得有误！”又叫凌美闲听令道：“你带领越文、越武、越顺、越和、简当、叶盛，一共七人，做先锋先去攻开大门，到梁家门首时，先放一响炮，我这里发第二队人马。”又叫林大有听令道：“你带领周赞先、黎阿二、李阿添、尤阿美、熊阿七、甘阿定，一共七人，作第二队，只听得前面炮响一声，即刻动身。到那里时，也放一响炮，我这里发第三队人马。你们两队人马，如果遇见天来兄弟时，先捉住了，等大爷亲来验明再杀。”又叫勒先、蔡顺两个听令道：“这里北路，便是巡检司衙门的来路，你两个也扮做家人模样，伏在那里左近，倘遇见衙门差役来时，就

分一个，引了来，送到门房，交喜来管待吃酒，却仍要回原处伺候。如果李巡检亲自出来，却飞报与我。”二人领命。爵兴又拿出一枝流星火，交给润保、润枝道：“你两人，倘然挡不住黄千总，即刻转到暗处，把流星火放起，我这里如果挡不住李巡检，也放起流星火来。你们留心，但见东路流星火起，即刻退回，见北面流星火起，便先四下里散开，慢慢回来。”众人一齐领命。

宗孔道：“老表台！我侄老爹办事，着着差我先行，没有一回落后，今天怎么没有我的事了？”爵兴只做不听见，对贵兴道：“贤侄可自己做第三队，不必多带人，却要坐着轿子，叫令叔宗孔保护前去，只要验明是天来兄弟正身，杀了就回来。我这里叫人预备庆功筵席。”贵兴道：“表叔真是调度有方，可惜未曾做得军师！”爵兴道：“好歹今夜也做一遭儿玩玩吧！”说罢大笑。

当下酒饭已毕，等到初更将尽，这里便陆续起身。各人临行，爵兴又一一嘱咐：“切记回来时，各人都由后门进来，不可有误！”看看一队队的都去了，又远远的听到第二声炮响。贵兴就上了轿，宗孔扶着轿杠去了。爵兴却暗暗笑道：“好歹叫你做一次奴才去。”

这里外面打劫的情形，开书第一回，已经说过，今不再提。且说祈富是夜听得强徒来攻打大门，便连忙到里面道：“强盗真个来了！你们快些关好二门，躲到石室里，我往外面看动静去也。”仆妇程氏听得，忙将二门关上，下了锁，凌氏带了合家人口，躲到石室里面，关起石门，上了铁拴，众人慌做一团。凌氏战兢兢的，只是念佛。后来听听已经打破了二门，刘氏到楼上，在小小窗户外一望，只见红光满地，吓的连跌带滚，走了下来道：“婆婆！不好了！他们还

放火呢！”众人听了，只吓得三十二个牙齿，登时打斗起来。不多一会，鼻子里忽然闻着一股桐油烟臭，慢慢的那烟就多起来，熏的众人咳呛不绝，要躲到楼上去，谁知楼上的烟更觉厉害，只得重新下来，一个个慢慢的气也喘不出了，眼泪鼻涕，出个不住。这座石室，本来是预备收藏紧要物件的，不甚宽敞，不一会，只见满室皆烟，把两盏油灯，罩得惨淡无色，暗晦无光。又过得一会，虽然还隐约看见那两个火影儿，却早是黑魆魆的对面看不见人影的了。凌氏气也喘不过来，那眼泪扑簌簌的流个不住，捞起衣襟掩住了口鼻。听一听各人都寂无声息，只还听得一个人在角子上喘气，欲待叫时，却是用尽平生之力，也叫不出了。欲待看时，莫说那眼睛张不开，就算勉强张开了，在这黑烟里面，如何看得见？没办法，只好暗中摸索，要过去看，不料踢了一件东西，绊了一交。伏在那东西上面，用手摸时，却是一个人，摸在那人的大腿上，觉得已经冷了。要待挣扎起来时，却只挣扎不起，只得伏在那里。

不知凌氏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闻凶耗梁天来气死 破石室黄知县验尸

且说天来兄弟当夜掌灯时分，别过母亲凌氏，各人叮嘱了妻子几句话，带了养福，一同叫船到省城。及至赶到省城，到得天和行时，各伙友都吃了一惊道：“老太太明日千秋，梁兄等既回去称觞祝寿，为甚此刻又赶了来？”天来叹一口气，把张凤报信的话，一一说了，直述到逃走出来避难

的话。只听得行中的一位管帐先生，拍案大叫道："呀！梁兄！你这个错，可错得大了！既然有了张凤的报信，你就应该当时把张凤扣住，做个证人，一面报了文武两衙门，存下了案，一面招呼地保、更夫、练勇，或伏在四面，以便擒捉，或列在门前，预为防护，才是个办法呀！怎么你父子兄弟，一同都出了来，却把些女人丢在家里？倘或明天回去，老太太有甚么一长二短，那就怎么样呢？嗳！真正岂有此理！"几句话只吓得天来张口结舌，魂不附体，跌足道："这便怎么得了！"君来也道："该死，该死！怎么我们就想不到这一着，此刻可怎么得了，赶回去也来不及了呀！"养福道："据张凤说，他们说的'逢男便杀，遇女休伤'，只怕女人还不要紧。"那管帐先生道："小东人！你向来很聪明，怎么这个就见不到？有男人在家时，他便这么说，此刻男人都走了，他寻不出一个男人来，岂不要迁怒女子么？"养福听得，顿时呆了。天来跳起来道："不必说了！我们连夜赶回去吧！"管帐先生道："梁兄！此时也不必着急了！此刻要赶回去，也不及了！纵使叫了快艇赶去，到得府上，也要五更时候了，万一碰在贼锋上，岂不坏事？我看莫若等到了天明再去吧！"天来此时，方寸大乱，心无主宰，听了此言，复又立定。众伙友也在那里议论纷纷。

这一夜，天来三人，并不曾睡。有两个伙友，也陪着坐守天明。

天来一夜，只是心惊肉跳，出一阵热汗，又出一阵冷汗，三个人唉声叹气，连环般的不断。看看坐到天色微明，天来又要走，那管帐先生，本来也陪着坐，此时已是前仰后合的瞌睡不止了。听得天来又要走，便勉强挣扎道："梁兄！一夜也捱过了，不在这一时之间了，稍微再等一等。府

上要有甚么动静，报信的不久就要到了。你此时要走，岂不是两面相左么？”天来听说，又坐了下来。不一会，各店伙都起来，张罗开门了。

天来坐立不安，就走到外面看一回，又走进来叹几口气，忽见祈富踉踉跄跄，赤着膊，满头是汗的，奔了进来，气也喘不出的道：“官人呀！不好了！……”只说得这一句，便站脚不稳，扑冬一声，跌在地下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只吓得君来魂不附体，要急着问时，却又说不出半个字来。养福早已浑身冰冷，连舌头都麻木起来了。看看天来时，他却一言不发，面色同白纸一般，嘴唇也青了，两只黑眼珠子，只管朝上翻。养福方要叫爹爹时，只见他猛地里往后一翻，直挺挺的仰跌在地下，吓的养福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君来也急的叫得出来了，大叫道：“哥哥！这是怎么呀？”众伙友手忙脚乱，都去弄姜汤、开水、通关散，灌救了一会，方才慢慢的回转过来。君来、养福，扶起来坐下。此时吓的祈富也不敢哭了，倒反过来安慰道：“官人放心！家中只怕还未有大事！”天来道：“夜来到底是怎样情形？你快说！”祈富道：“昨夜初更向尽时候，强盗来了。小的便向里面通报，知照他们，关上二门，小的就到那填不尽的池子里躲避去了。不多一会，强盗攻开大门，又用火攻开二门，小的吓的不敢出头。以后的事，就不知道了。隔壁翰昭叔太爷及四邻人家，虽然敲锣喊救，无奈总没有人来。人声闹得盈天响，直到三更向尽，差不多四更时候，强盗方才去了。小的爬出来，到里面去看，只见石室大门紧闭，门外头堆着一大堆烧不尽的草灰，那火还是烘烘的着呢！小的当下便叫开门，谁知叫破了喉咙，也没有人答应。吓得小的慌了，连夜叫了加快的孖舲快艇，给官人报信，请官人速速回去定夺。”

天来听说，明知是凶多吉少，然而也只能作一丝之望，赶忙带了君来、养福、祈富，叫了快艇，飞棹向谭村而来。到得家时，只见余烬尚燃，十分狼藉，只有石室大门，依然紧闭，翰昭已在那里搓手顿足。天来兄弟见了，也不及说话，便拨开草灰，乱去打门号叫，叫了半天，哪里有个声息？正在这里张皇，只见李巡检坐着轿子来了，前面还有地保李义带着。当下李巡检里外勘视了一遍，便向天来道："幸而还没有偷了东西，还算好。"天来道："此刻石室里面，没有声息，说不定还有人命在内，并且外面又是放火毁门，明明是强盗，还望太爷作盗案详禀！"李巡检道："石室门是在里面关的，就算是强盗，他从那里钻进去杀人？除非连强盗也死在里面！"天来着急道："太爷不肯作盗案详禀，小人自去报县就是了。"李巡检怒道："你这里明明一点东西没有遗失，不过失了点火，这还说不定是你们自不小心的缘故！你这个人很胆大，就这样没凭没据的就算是盗案么？"天来道："太爷不必动怒，自从昨夜四更，强盗去了，这石室门还没有开过，回来打开了门，里面八口女眷没事，小人也就不敢多事，听凭太爷详去。倘使内中有个变故呢，小人只得自行报县的了。"李巡检想了一想，这件事果然有点蹊跷，因说道："这样吧，你一面叫石匠来凿开石室，一面叫地保去报县，我也就回去办详文就是了。"天来谢了李巡检，一面叫人去叫石匠，一面叫祈富协同地保去报县。

这时候的番禺县姓黄，江西人氏，是个两榜出身，为人颇觉慈祥，办事也还认真，总算没有晚近官场习气的，自从今年三月到任，地方尚觉太平，从没有办过盗案命案。这日闻报，不觉大惊，又听说石室至今叫不开，情知有事，就传

齐了刑书件作，执事人等，如飞的下乡来勘验。到得谭村，已是申牌时分，只见那两名石匠，在那里凿石室，还没有凿开呢。传天来兄弟过来，略略问了几句话，就叫地保李义来问道："昨夜此处明火打劫，又放火烧门，你去报过文武两衙么？"李义低头跪下，默默无言。黄知县拍案再问，李义只管不语。黄知县怒道："你这狗才！到底怎样说？"李义道："小人不合昨夜吃了点酒，不曾知道。"黄知县大怒，撒签喝打，左右拖翻在地，打了一千小板子。又传四邻问话，四邻同供，因见贼人势大，不敢相救，也曾登屋敲锣喊救，争奈没有人来。黄知县叱退，又传栅夫黄元来，当堂打了五百。离了公座，亲自喝叫石匠用力开凿。此时一扇石门，已是凿凹了一大块，只是未曾洞穿，就叫搭起人字架，挂起大锤去撞，撞了几十下，方才撞成一洞。天来看见，连忙走近，低下头要爬进去，谁知刚低头到洞口，里面喷出一阵臭恶的煤气来，把天来熏的涕泪交流，咳呛不止。旁边一个石匠看见，便取块布，掩了口鼻，爬了进去，拔了铁拴，开了石门，只觉得一阵臭恶微烟，滚滚出个不断。众差役便走了进去，不一会，陆续抬出八口女尸来。天来兄弟父子，已是号啕恸哭，及后见了凌氏尸身，更是抱着乱哭乱叫。养福伸手去胸前一摸，道："爹爹、叔叔，且莫哭，祖母还有得救呢。"当时又纷纷乱乱，调姜汤，烧开水，来救了一会，凌氏果然苏醒过来。

原来当时各人俱被烟闷倒，仆妇程氏，已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下，凌氏暗中摸索时，踢在她头上，绊倒伏下来，口鼻刚刚伏在程氏两腿当中。烟气是上升的，凌氏伏到低处，得了些些空隙，所以不死。此时醒来，看见尸骸遍地，纵横狼藉，不觉大哭起来。天来只得劝住，扶入上房，央了邻舍妇

人来陪伴，自己仍旧出来当官答话。

当下黄知县饬令仵作，将七口女尸，逐细验过，喝报实系被烟闷死，别无伤痕。又据天来供报尸名：“一梁天来妻刘氏，一梁君来妻叶氏，一梁养福妻陈氏，一梁天来女桂婵，一佣妇程氏，一婢女春桃，一婢女秋菊。”黄知县叹道：“这伙强徒，居然连伤七命！”便叫书吏填尸格。君来跪上一步，禀道：“生妻叶氏，已经有身五月，求太爷验明，作八命存案。”黄知县吃了一惊，忙叫仵作如法相验。仵作便去取了一块新瓦，用炭灰烧红，淬在醋里，拿起来，趁热盖在叶氏肚上，一会取下来呈案。黄知县一看，果然瓦上，现了一个男孩影子出来。就叫书吏照填在尸格上。然后抚慰天来几句，叫他作速备具呈词，以便追缉强盗，便打道回衙。

这里天来兄弟，便含悲茹痛的，收拾余烬，买棺盛殓了七具尸骸。那一种凄惨情形，且不必细表。只有凌贵兴那边，听得这个风声，只吓得屎尿直流，从此之后，大开银库，驱遣财神，在广东官场中，演出一个黑暗世界来。

未知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张阿凤挺身作证 施智伯仗义誊词

且说凌贵兴当夜打劫了一番，回到家中，遵了爵兴吩咐，一个个都从后门进来。爵兴已排好了五桌筵席，预备庆功，当下且不入席，列坐两旁，谈说此事。润保、润枝先说道：“我两个奉命在半路拦截黄千总，他果然出来，我们在

沙街地方，把他拦住，就照吩咐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他又问：‘为何烟焰漫天的？’我们道：‘这是今夜放焰口焚化纸锭的烟。’他就信而不疑的回去了。”勒先、蔡顺也来回报，说：“巡检衙门，并没有差人出来。”其誉、海顺、柳郁、柳权都来回报，说：“一共放了十二箩鞭炮。”凌美闲、林大有，又各叙攻打情形。喜来却进来报说：“地保李义，从入黑时便醉了，到此刻还没有醒。”爵兴听罢，呵呵大笑道：“今番可以算得大获全胜了，此时叫他一窝儿死在石室里，没了个苦主，地方官哪里还肯认真缉捕？这才是斩草除根呢！”贵兴道：“表叔真是算无遗策，但是我只管依计而行，内中还有许多不懂的，为甚要先打起醮来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。你同天来有仇，此刻差不多人都知道了，忽然他家出了这件大事，岂不要疑心到你？总要托一个事故，躲避开才好。此时又没有甚么事好做，所以只好托词打醮。恰恰算到今天，放焰口完醮。你是主人家，应该在旁边伺候拈香的，明天事情出来，哪个还疑心到你？就只这个意思。”贵兴道：“这放鞭炮又是甚么意思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这里离梁家不过半里路，他们去攻打时，不免要有声息，所以放起鞭炮，乱了那边的声音。这里头还有一个用意，我恐怕李巡检要出来，所以打发简勒先、蔡顺去拦住。万一出来时，先来通报，我这里便要遮留着他，或待茶，或待酒，敷衍住他，也叫外面鞭炮的声音，堵住他的耳朵。所以叫你们回来时，从后门进来，也是怕恰遇了李巡检在前面，因此预先打算定了。所以必要简、蔡两个去拦截巡检差人，我其中也有个用意，因为恐怕别人看不出公差的举动，他却又不穿号衣的，更无从分辨。简勒先我曾经问过他，他从前在东莞县当过差役，此刻番禺县里，也有他一个卯名，

他是一定看得出来的，所以特派了他去。这是我连日筹划的计策呢。”

不一会，那四路放闷香的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，也陆续回来，这个说我闷倒了某处勇练，那个说我闷倒了几处更夫，争来献功。贵兴当堂取出了八千银子来道：“我本说过，总谢的是五千银子，其余天来兄弟，杀一个，谢一千。此刻一把火，一缕烟，管取连养福也死在里面，真是算得铲草除根的了。我另外拿出三千银子，你各位一一均分了吧！”众人齐声称谢，方才入席畅饮，直饮至天色大明，日高三丈，方才各各就寝。

到了申末酉初，方才起来。宗孔献计道：“我睡在床上，想了一个法子，前回的三千两假借票，此刻正好用着他，凭了这一张纸，乘势好去占据他的糖行。”爵兴道：“不妙，不妙！这样做出来，显见得我们乘人之危了。且慢一步，再想法子。我们此刻不重在糖行，只重在石室，总要设法把那石室先弄了过来，其余再作商量。”

宗孔方欲说话时，只见喜来报道：“大爷，不好了，昨夜梁天来并没有死，所死的都是女人，此刻报了番禺县，在那里相验呢！”爵兴吃了一惊道：“你这话是真的么？”喜来道：“怎么不真？我才从尸场上回来的。亲眼看见天来兄弟父子三个，都在那里呢。地保李义，被县官打了一千多板，打得那屁股就同烂杨梅一般，路也走不动了。伺候县官走了之后，还叫人抬着回去呢。”一席话听得贵兴目定口呆，宗孔磨拳擦掌，爵兴搓手顿足，他三个人，却是三般心事：贵兴为的是白费精神，白耗银钱，未曾杀得他一个，不胜懊恼。宗孔是一不做二不休，道：“他既然未死，何妨今夜再去结果了他？”爵兴是想到他家男子未死，闹下这场大

事，他一定不肯干休，过两天不知他如何告法，这场讼事，很有得纠缠呢。当下便对贵兴说道："看这个情形，一定是走了消息，有人通了信了，他才预先避过呢。然而这件事，我们已经是万幸的了！天来这东西，是个笨货，要是稍微乖巧的，得了信息，先招呼了更练，又召集些佃户，分伏在石室里面，以及外进几间，等你们攻石室时，里应外合，怕我们不束手就缚？所以我昨夜要分作三队起行，也是防到这一着。此刻这一关是已经逃过了，不必说了。从今天起，可不能不防他告发。他若是只告了强盗行劫，没有人名，那就不怕他。最怕的是有人通了信，他却告起主使来，这可是个不得了的事！"

宗孔道："老表台！也忒煞多心了！我们这里，哪一个不是侄老爹的心腹，哪一个不受过侄老爹的大恩，谁还去通信呢？谅天来也没有这样大胆，敢告我们！"爵兴不去理他，又对贵兴道："君子防未然，这件事贤侄可不要看轻了！须要预备一切，一两天内，把众兄弟陆续打发开了，千万不可一哄而出，又不可慌张顾忌，要去的大大方方。贤侄这里，预先要买出两个有年纪的人，充做耆民，我们谭村没有甚么绅士、耆民可以当官的，至紧至紧。我此刻也不能耽搁，还要去各处打听天来曾托甚么人写呈子，好作商量。"贵兴听得呆了，道："表叔！你千万在心这件事才好呢。"爵兴道："闹起事来，我也要累在里面，怎么好不在心？以后还要大众同心合力呢。"说罢，匆匆辞去了。

且说天来盛殓了众尸，不必说也是哀痛的了，只因凌氏年纪高大，恐怕伤了老人家的心，只好勉强安慰。这一天张凤也来吊问，天来感他的情，就留他在家，吃口闲饭。过得几天，又想到省城生意要紧，只好留下养福侍奉凌氏，带着

守孝，又叫君来随时往来两面，自己带了张凤，到省城而来。一众伙友，自有一番唁慰，且不必言。

却说天来有个至友，姓何，表字杰臣。这一天闻得天来到了省城，也来慰问。天来接见，具道一切。杰臣道："有这等奇冤，梁兄为甚不早日补了呈词，请官追捕？"天来道："我何尝不是这样想？况且黄县官也交代，叫补具呈词，但是这个呈词，要怎么写法，也要请一位高明的商量商量，才得妥当。我昨天才到，所以还没有提起。"杰臣沉思道："我有一位相好朋友，曾经学过刑名，律例极熟，只因不肯冒绍兴籍贯，所以没有馆地，写的状词最好，却只不肯出面，也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本事。而且他还有一个极不好的脾气，不容易请教。若是拿了钱请教他，他向来不肯做的，要碰着他路见不平，却是分文不受，登时就代人做了。"天来道："不知此公姓甚名谁？何不带我去见他，诉说这番冤苦？或者他肯见怜，亦未可定。"杰臣道："这样求他，他未必肯。我明日约他出来，到外面闲逛，故意经过此处，梁兄便可邀留少坐，闲谈之间，说起这件事，随机应变去求他，方才妥当呢。"天来大喜应允。当下杰臣别去。

到了次日午后，果然看见杰臣同着一人走过，天来便邀杰臣到行里少坐，杰臣就邀了那人一同进来。天来请问姓名，始知那人姓施，表字智伯。当下分宾主坐定。杰臣又故意问天来家中之事，天来又故意诉说一番。智伯道："升平世界上面，哪容强盗横行！梁兄为甚不速速补具呈词，好叫地方官缉捕？"天来道："弟这番被劫，却与寻常被劫的不同，内中有个主使的。"智伯道："主使的又是谁？"天来便把同凌贵兴交涉前后情节，一一告知。智伯道："不知可有个见证？"天来道，"见证便有一个。"又把张凤报信一

节，说了一遍。智伯道："有了这个见证，就好单告主使的人了！这个叫做'擒贼擒王'。若是告个盗劫，他不难贿嘱差役，就是一百年也不能缉获破案呢！"天来道："多承先生指教，只是缺了个写状的人，不知二位可有相好的朋友，肯做这个事的么？"杰臣听说，看看智伯。智伯道："省城里面，做这个事业的很多，梁兄自去打听便了。"天来闻言，无话可答。杰臣想了想道："写状的人尽多，只有一层可虑。凌贵兴是个富有百万的财主，又是个阴险狡诈的人，只怕他早就遍行贿嘱了。这里托了他，他却在呈词上面，故意弄些破绽，然后又去同贵兴造诉词，驳了个干净，那就怎样呢？岂不坏了事么？"智伯沉吟道："不知那个见证的张凤，可靠得住？"天来就把张凤叫来，给智伯当面看了。张凤先说道："小人当日，确在凌家窗外，听见强徒说话。那时不过偶然存了个不忍之心，去梁官人家通个信，也并不是望甚么酬谢。谁知事后，梁官人却口口声声叫我'恩人'，叫得我好生惭愧！又在乞儿队里，把我提拔起来，丰衣足食，我反受了梁官人大恩，莫说是到官做见证，就是叫我赴汤蹈火，也是要去的！"智伯道："你不要此时口硬，当了官时，那一种威严，只怕你先就要吓慌了。何况说得对便好，说得不对时，要打要夹呢，你不怕么？"张凤大怒道："你这位先生，太欺人了！难道做过叫化子的，就没有骨气了么？我还因为骨气太傲，才做叫化子的呢！梁官人要肯放我去时，也不必打官司，我此刻就回到谭村，闯进凌家，寻着贵兴一刀砍死了他，我自己到官出首，拚了我这颗头颅不要，去抵他命，不带累着梁官人半丝半毫，也可以做得到。不过我想被他们弄杀了七尸八命，只拿一个凌贵兴来抵，未免不值得，想告到官司，多捉几个强盗来杀杀这口恶气，方

才出得舒服！为此我不曾去动手罢了！”

智伯拍手大喜，忙对张凤一揖道：“好一位义士！你恕我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！这写状的事，就交给我罢！我是不受凌贵兴的贿嘱，他却也贿不到我。”天来大喜，即刻就送过润笔银一百两来。

不知智伯受与不受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愤奇冤天来初告状 行重贿勒先访官亲

却说天来当下送过润笔银一百两，智伯哪里肯受？天来再三相强，杰臣对智伯递了个眼色，智伯就受了。又坐谈了一会，二人方才别去。走出一箭之地，智伯取出那一百两银子，递给杰臣。杰臣道：“这是天来送先生的润笔，如何给我？”智伯愕然道：“兄既是不要，何故递眼色与我？”杰臣道：“先生有所不知，天来素性拘迂固执，你若是不受他的，他倒要疑心你不同他尽力，所以我劝先生受了。”智伯闻言，也不理杰臣，翻身走到天来行里，当面还他银子。天来大惊道：“先生这是甚么意思？莫非嫌菲薄么？”智伯把杰臣的话述了一遍，又道：“我向来代人写状子，不肯受钱的，不过是个抱不平的意思。”天来还要强送时，智伯作色道：“梁兄，你这就错了，难道你看得我还不如一个张凤么？”一句话吓得天来不敢言语，连连作揖陪罪。

智伯别了去，到得次日早晨，果然亲自送来一纸呈词。天来再三致谢，款待茶点。看那呈词时，上面写道：

“具禀人梁天来，禀为虎豪叠噬，抄杀七尸八命

事：某悲姓寡人单，居住凌贵兴叔侄肘下，恶听堪舆之言，勒某拆居相让，长伊风水。某念父置子不弃，相拒成仇，屡被势逼，掘破坟墓，斩伐树木，建白虎照明堂，毁拆后墙，填塞鱼池，渡头截劫，掘冈芋，割田禾，抢去玉石花盆，花梨木桌椅，种种欺噬，事事有据。某屡欲沓词上控，为母训所阻，且贫富悬殊，卵石不敌，只得忍止。讵恶十害不休，祸于戊申年六月十八夜，知某母生辰，料某归家上寿，纠合强徒焚劫，冤杀七尸八命，蒙台验明在案，有张凤亲见亲闻，愿为确证。有此大冤，迫切沥血上鸣。乞恩丙鉴，沾仁无既！”

天来看罢，再三致谢。智伯道：“梁兄可把他再三读熟，牢记在心，到了堂上随问随答，不可有误！”嘱罢辞去。天来就取呈词细细读熟，好在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，不必十分用心，只看了两遍就记得了。于是觑着黄知县坐堂问案时，当堂呈上。黄知县看罢，对天来说道：“你怎么迟到今天，才来补呈？”天来道：“只因家中连丧七人，料理诸多后事，所以耽搁了。”黄知县道：“你这证人张凤，靠得住么？”梁天来道：“是张凤亲见亲闻，坚愿做证，可以随时到案听审的。”黄知县道：“你退去候着吧。”天来叩谢退出。黄知县就当堂签出值日原差陈德，到谭村提凌贵兴去。

陈德领了牌票，次日一早，带领众小差，来到谭村，到得贵兴家时，恰好区爵兴也在那里。陈德便指挥众小差，把两个押起。爵兴吃了一惊道：“请问贵差有甚么公事，到这里为的是甚么事？”陈德冷笑道：“你们做的事，你们自己不知，还来问我！”爵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你也应该先给公事我们看过，怎么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动起粗来！”陈德在身

边取出公事，向桌上一掼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！”区爵兴取过来一看道：“既是这个公事，我就跟你到公堂走一遭，当堂先告你一个凌辱斯文！”陈德冷笑道：“好个杀人放火的斯文！”爵兴也冷笑道：“你哪一双眼睛看见我杀人放火？你们这些伎俩，只好去吓那不识字的乡下人。须知我区爵兴是个吃惯官司的，回来我只请你们本官发落。”原来陈德进门时，因为公事上有凌贵兴叔侄字样，以为他们便是叔侄两个，今忽听得爵兴这话，知道有误，公门中的人，何等油滑？又听得爵兴语言尖利，连忙改容道：“原来是区大爷，小差奉公行事，身不由主，望大爷恕罪！”说罢，便喝众小差道：“两位大爷，都是读书君子，你们不得无礼！”众小差闻言，一撒手早把两人放了。爵兴便道：“大凡告到官司，虚者自虚，实者自实，总不难水落石出。你既然知道这里凌大爷是个读书君子，那梁天来不知听了甚么人的话，告了这一状，这里免不得要递个诉词，又何必张皇着便来提人？此刻这公事上，又没有提审的日期，你何妨缓一步，到了几时要审，再来关照。等凌大爷自行投到，顺便就递个诉词，这个案不难一堂就可以了结了。”说罢，回头对贵兴道：“贤表侄！可取些茶资送给这位原差哥，让他们也好去吃碗茶。”

贵兴向来未曾经过官司，方才陈德一来，已是吓的手足无措，幸得爵兴几句话，说的陈德放了手，才放下了一半心。此刻听得爵兴叫他送茶资，就连忙进去取银子，又不知送多少才好。此刻陈德在外面，又不便同爵兴商量，自己又不曾经过这个事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只得顺手取了二百银子，拿了出来，交与陈德。陈德双手接过，连忙道谢。心中暗想，“原来是个雏儿，倒是个好主顾。将来这案，一堂不结，未免再翻些花样，赚他几个用用。如果这案子迁延下去，好处还多

呢。此刻乐得做个人情！”想罢，便陪笑道：“小差本来是奉公而行，并不是斗胆来搅扰，既然凌大爷这般赏脸，就是略缓几天，也不要紧。过几天到堂，自然有照应，但请放心！”说罢带领众小差，欢天喜地而去。贵兴拍手大笑道：“这样容易打发的官司，怕他甚的！”爵兴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我同贤侄赶紧到省城走一遭，好歹要打点打点。他这个告，告得狠凶，不可不防，并不是就此可以了结的！”

贵兴连忙同爵兴带了喜来，叫船同往省城。到三德号住下，爵兴匆匆往外面去了。直到二更时分，方才回来，满头是汗道：“好厉害！原来这个呈词，系当堂呈递，还没有批，就当堂签差的。我们要递诉词，须得要抄了他的底子来，方好下笔。我今天费了大半天工夫，方才弄到，晚饭还没有吃呢！”贵兴忙叫开饭来，一面取过那呈词底稿去看道：“这个做证的张凤是谁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贤侄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怎么就忘了这个叫化子？”贵兴道：“哦！原来是他！他有多大前程，敢来同我作对！”爵兴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他总是在甚么地方，得了我们的凭据，方才闹出这件事来，我们要紧快些预备。我记得简勒先在番禺县里有个卯名，不知他在里面有甚么路子？明日一早叫喜来去找了他来。你在店里，另外派一个伙计到谭村去，把那两个买定了的耆民，先邀了来，教他口供，要紧要紧！我吃过饭就去起诉词稿子。这件事很要费点心思。贤侄你也请早点睡，不要来搅扰我。”当下吃过了饭，爵兴自去打草稿。

次日一早，贵兴就起来，先打发一个伙计到谭村去，又叫喜来去寻简勒先。到了巳牌时分，爵兴方才起来，一同早饭。饭后，不多一会，那伙计已在谭村带了两个老头子来：一个叫做钱裕国，一个叫做文昌明，爵兴教了他多少见官不要

畏惧，力保贵兴在家苦攻读书，不预外事的话，教了又教，方才教会。喜来也带了简勒先来，爵兴便把天来已经告发的事告诉了他，又问他里面可有线路？勒先道："不必线路，只我便认得他的舅老爷，想来许他一份厚礼，也可以说得上去。只是闻得这位本官，十分清廉，不知说得动说不动？"爵兴道："我们许下里面一千两黄金，许了舅老爷一千银子，见了钱没有不开眼的。只要你竭力说上去，事后自然也要重谢你。"简勒先道："我们是自己一家人，还有甚么谢不谢？事不宜迟，我便要去！"贵兴取出五十两银子给他道："这个拿去作个茶酒之费。"勒先不受。爵兴道："这个不是谢你的，你去请那位舅老爷说话，吃茶吃酒，也要使用，总不能倒要你花钱。"勒先方才受了，一径来找这位舅老爷。

原来黄知县是个穷读书人出身，在江西原籍时，穷的无可过活，甚至在街头卖字，曾经娶了个小户人家的女儿为妻。这人家姓殷，娶了过来之后，殷老夫妻，不久就相继而亡。临终时，都嘱托女婿，照应小儿子殷成。这殷成从小就不成器，终日在街头赌博，又没有第二个兄弟姊妹。自从殷老夫妻死后，黄知县倒添了一个累。幸得是年乡试中式，次年连捷，中了进士，榜下用了知县，签分广东，领了部文，到省而去。路过他江西原籍时，便许下他妻子殷孺人，一朝得缺，即来相接，不到几年，就题补了番禺县缺。殷孺人得信，也不等丈夫来接，便携了兄弟殷成，投奔广东而来。殷成此时，便是官亲。黄知县知道他小舅子不成器，恐怕他在外头招摇撞骗，屡屡约束他，提防他。谁知他是个小户人家出身，真是村夫牧竖，不足登大雅之堂。衙门里的老夫子，他看见了就怕，人家同他客气，他却是涨红了脸，不懂招

呼。终日却在外面，结识那些差役，不是赌钱，便是吃酒。黄知县同他呕了几回气，偏偏这位殷孺人又是护短，黄知县也无可如何，只是肚子里气闷。这一天殷成正在衙门里出来，劈头遇见简勒先，便大叫道："老简，你来的好！今天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好不气闷！你快来，我给你赶老羊去。"

未知勒先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　简勒先智使舅老爷　殷孺人大闹黄知县

却说殷成一见了勒先，便道："老简！我同你赶老羊去。"勒先笑道："好好！你来的正好！你要赶老羊也可以，只是小了不来！"殷成道："一百文一注。"勒先道："太小！"殷成道："二百。"勒先道："太小，太小！"殷成道："三百，四百，五百，一千！"勒先道："小，小，小！"殷成道："十两银子！"勒先还是摇头。殷成道："老简！你在哪里发了财来？我不和你赶羊，你好歹先借几两银子我用！"勒先道："没得借！要就我们来赌！"殷成道："你要赌多大才来？"勒先道："古人有说的，'一掷千金'，你要依得这个，押下一千两黄金，我就同你赌。"殷成大笑道："老简！你敢是疯了么？"勒先道："我不疯，不过你穷点罢了！哪一个随任做了嫡亲舅老爷，象你这种寒酸的！"殷成道："我也这么想，只是没有个弄钱的路子。"勒先道："你只要肯押了一千两金子，做个孤注，我同你赌个输赢，你赢了我的，自然就有银子了。你要知道，一两

黄金十六换，这一千两黄金，有一万六千银子呢！”殷成道：“你没得给我呢！”勒先道：“只要你赢得，我没有赖帐的。”说罢，一把拉殷成到自己寓处，取出骰碗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”殷成笑道：“就是一千两黄金一注，你要赖了，我叫我姊夫扣住你，不怕你飞上天去。你是头家，快掷快掷！”勒先掷了一把，是个九点，殷成道：“这回赢定了！”掷了两把没有。因取起骰子，在手里搓了一搓，用力掷去，那骰子落碗，见了三个二，两个六，还有一个在那里转呢。眼见得转个六出来，便是分相，要赢了。殷成连忙扭住了勒先衣襟，对着骰子喝声：“六呀，六六六！”果然转了个六出来，却把一个二打翻了，变了个四，只得八点，恰恰输了。殷成一撒手，翻身就跑。勒先连忙赶上，一把拉住。殷成着急道：“你剥我的皮！”勒先道：“舅老爷！不要这样，我有句说话和你商量！”殷成道：“没有商量，除是剥我的皮！”勒先捺他坐下道：“舅老爷！请坐，我们不过取笑，谁来认真呢！”殷成道：“认真也不要紧，我有一条命！”勒先笑道：“我拿甚么做胆，敢要舅老爷的命？此刻金子是有一千两在这里，不知你要不要？”殷成道：“你莫非在这里做梦么？”勒先道：“我并不做梦，却是梦也想不到的，这注横财，只要你有本事去拿！”殷成这才觉着话里有因，便问道：“是甚么横财？用甚么本事去拿呢？”勒先就把梁天来告凌贵兴一节说了，又道：“凌贵兴实是被他诬告，因此气忿不过，情愿送一千两金子到里面，要伸这个冤。舅老爷如果说得里面收了，还另外谢你一千银子，再有本事说得里面一文不要，岂不是这一千黄的，一千白的，都是你舅老爷的么？”殷成沉吟了一回道：“我且说去，碰碰运气，说得成功时，请你到谷埠去开厅。”勒先道：“多谢

舅老爷。只是越快越好！”殷成也不答话，站起来往里就走。一路上暗想道："我何妨把一千银子许了他，我自己却落了一千金子，岂不是好！”又想道："不好，不好！太少了！恐怕买他不动，不如许他五百金子吧！”一头想，一头走，不觉走到了签押房来，黄知县正在那里看公事呢。

殷成走了进去，叫一声："姊夫！”黄知县抬头一看道："你这几天干甚么事来了，总是十天半个月不见面的。你自己照照镜子看，一脸都是野气，我劝你安静点，在书房里临几行帖，看两篇书吧！就是正经书看不懂，看看小说，也好拿来定定性，何苦成天在外头混，混得个甚么道理出来！”殷成道："姊夫，你还埋怨我不看书呢！我前回从家乡带来的一部大板《金瓶梅》，你又拿来烧了，说是甚么银（谐淫字声）书。你单怕我在银书上看了银子下来发了财，是不是呢？我此刻倒送金子给你，好不好呢？”黄知县道："你不要和我胡说，里头去吧！”殷成道："不是胡说，是件真事！就是梁天来告的那个状，那凌贵兴是冤枉的！”说到这里，又想道："五百金子，还怕买他不动，不如多给点与他吧！我少赚点就是了！”又道："他此刻托人来说，求姊夫代他伸冤，他情愿送八百两黄金给你用呢。”黄知县大惊，怒喝道："你在外面胡混罢了，怎么干预我的词讼起来？你小心点，还不快滚出去！”殷成初意，以为一说必成，谁知碰了一个大钉子，没好气，三步两步走出签押房，到上房而去。

殷孺人正在那里打丫头，骂老妈子，殷成也不理会，一直走到他姊姊床上，就睡下去哭。孺人打骂了一回，走到房里一看，见了这副情形，大惊道："兄弟！你做甚么？”问了两声，不见答应。又问道："可有甚么人欺负了你？快点

告诉我，我与你出气！”殷成见问，越发哭得厉害。歇了良久，方才抽咽着说道：“姊……姊姊！你借给我几个盘费，我回江西去，姊夫撵我呢！”殷孺人听了大惊，猛然叫道：“丫头！请老爷进来！”

不一会，黄知县进来了。殷孺人道：“你要撵连我一齐撵了去，只要你打发盘缠，我姊弟两个，马上就滚！好等你另外拣一个又贤慧，又标致，又和顺，又是娘家人死个精光的，方才娶了来做太太。我却没有这种福气，只好跟着人家在街头研墨，伺候他卖字，卖了百十来个钱，买米烧饭吃，哪里有福气住在衙门里来！本来呀，这是要有福气的太太住的衙门，我们是小人家出身，只配受穷苦，还不自谅，要千山万水走到这里来，受人奚落！兄弟！快点起来！卷铺盖，咱们走，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哭甚么！你虽然没本事，写出字来卖不出钱，终也不见得就饿死了！咱们放长眼睛，看人家升官发财！”说罢，又一叠连声催卷铺盖道：“就连盘缠也不开发，我讨饭也讨了回去，好歹丢不着我妇人家的脸！”黄知县道：“好端端的闹甚么？我不懂呀！”殷孺人道：“啐！谁要你懂我的事来！我的兄弟不争气，死捱在这里，还够不上一个奴才三小子。我当日又不是明媒正娶的，是个偷跑跟汉子的，我兄弟便是个忘八乌龟崽子，所以人家要撵就撵！”黄知县怒道：“孺人！你这是甚么话？他只管在外头混闹，自己也不顾惜自己的身份……”殷孺人连忙插嘴道：“呸！他本来是个小户人家，乌龟忘八崽子，又不是甚么做知县太爷的，顾惜甚么身份么？”知县道：“我也不知呕了多少气，也呕他不好……”殷孺人又插嘴道：“是呀！这个叫做好死的不死，又不见他死了，害得我要说嘴也说不来！”黄知县道：“这也罢了！他今日忽然还要干预

词讼起来，难道我说了他两句，就算得撵他了么？也值得这样惊天动地起来！”殷孺人道：“兄弟！怎么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是甚等样人，也好去干预人家的公事，怪不得受了人家的羞辱，却跑到我这里来哭！”殷成听得，一骨碌爬了起来道：“姊姊！这才是‘狗咬吕洞宾’呢！我常常听见人家说，做了官是用大秤称金子，小秤称银子的，我们这个番禺县，又是有名的好缺，衙门里却是冰清水冷的，外面的人说起来，都说如今这个县官是个呆子，有钱不会用。我听了这话，很是纳闷。我今天出去，遇了一个乡绅人家的师爷，说起甚么梁天来诬告了凌贵兴，此刻凌家肯出八百两黄金，送到里面来，求伸这个冤。知道我是个舅老爷，专诚来托我的，我又不曾招揽他。谁知姊夫倒要撵起我来！姊姊！一两黄金十六换，这八百两黄金，一八如八，六八四十八，有一万二千八百两银子呢！我一片好心要送万把银子进来，倒受了这个气，你道可恼不可恼呢？”

殷孺人忙问道：“兄弟！怎么说呀！人家就肯拿八百两金子送我们吗？你为甚不来和我说？”殷成道：“和你说便怎么？也要他肯代人家伸这个冤枉，人家才肯送呢！和你说便怎么？难道人家肯白送你么？”殷孺人屈指计道：“八百两，一两黄金四两福，四八三十二，是三千二百两，足足有两担福呢！我们不知有这两担福没有？老爷！你为甚放着送上门的金子都不要？是甚么道理？难道你穷的还不怕么？”黄知县道：“他这个公行贿赂的，我哪里好胡乱受他？我又没有审过，知道他们谁曲谁直。倘使受了他的，做出那纵盗殃民的事情，便怎样呢？况且我做官，自有做官的廉俸，我不贪那意外之财！”殷孺人道：“呸！不说你没福，说甚么纵盗殃民，你既然说没有审过，哪里就知道是纵盗殃民呢？

这是个甚么案情，你说给我听。”黄知县不则声。殷成道：“甚么案情？是一个姓梁的，被强盗打劫了，闹了个七尸八命，那姓梁的不来告强盗，却告了一个姓凌的读书人，说是那姓凌的指使出来。”殷孺人道：“那八百两金子，是哪一个送的？”殷成道：“就是那姓凌的，被他诬告了，所以肯送出来，求姊夫同他伸冤呀！”殷孺人忽的一下翻了脸，对黄知县道：“这等顺水人情，你也不肯做，难道我嫁了你，就应该穷一辈子，捱一辈子，不应该享一天福的么？姓梁的所告，既然是个读书人，你怎么就说到纵盗殃民起来？你没有发迹的时候，也是个读书人，难道那时候你也是强盗么？”黄知县跌脚道：“唉！你怎么这样糊涂？他不是告姓凌的做强盗，是告他纠合强盗来打劫伤人呀！”殷孺人道：“我不糊涂，你才糊涂呢！你也是个读书人，你纠合过强盗么？你可曾认识过一个半个强盗么！我只当你读书明理，惺惺惜惺惺，谁知你倒拿同自己一般的人，当做强盗，还说我糊涂呢！”黄知县道：“我何尝就说他定是个强盗！因为不曾审过，哪里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呢！”殷孺人道：“你看！你还是这样糊涂呢！你要疑心到读书人是强盗，你为甚不疑心你自己也是强盗？这件事明明是姓凌的受了冤枉。明天坐堂，先把姓凌的出脱了，然后另外派差去捉强盗，也不亏了姓梁的了。这八百两金子，你不受我就受了！夫妻们好也这一遭，不好也这一遭，好的大家享用，不好的我就拿了他做盘缠，回江西去，由得你在这里做清官！兄弟！你先出去，叫他把金子即刻兑了来，包他明天没事，我这里不怕他不依我这个办法！”

殷成巴不得一声，立起来就走。黄知县要阻挡时，哪里还阻挡得住？

不知到底闹个甚么了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千金且向闺中送 八命初沉海底冤

且说殷成得了他姊姊的命令，一口气就奔了出来。只见勒先正在那里探头探脑，一见了殷成，便抢步上前问道："舅老爷！怎样了？可得手么？"殷成摇摇头，只不言语。勒先不觉纳闷道："不行么？"殷成也摇摇头，一把拉了勒先就走。走到勒先寓处，方才问道："老简！你方才的话是真的么？"勒先道："千真万真，怎么不真？但不知舅老爷办的怎样了？"殷成道："事情是好容易办妥了！只是要先付那一千两金子。就是我那一千银子，也是要先付的。不知你可办得到？"勒先道："只要里面真的答应了，也没有甚么办不到！"殷成道："自然是答应了，难道我还骗你不成？你要是不相信时，我罚咒给你听，我如果骗了你，马上就叫雷打死我好么？"勒先道："舅老爷！你在这里等一等，我去说来。"殷成道："可要快点，迟了我可等不及。并且还有一句话，一定要今天送了进去，方能妥当，如果你办不到，我可也办不到了！"勒先道："我知道，你等一等，我就来。那烟榻上有鸦片烟，你烧两口玩玩，我就来的。"说着去了。

殷成在这里坐等，等得心焦，又舍不得就去，只得到烟榻上吸了两口烟，又躺了一会，勒先方才回来，说道："事是可以办得到的，就请舅老爷同去取来。"殷成跌脚道："你这个人太不爽快了！何不就拿了来？你须知我是最怕见

生人的。”勒先道：“舅老爷！你又来了，须知人家整千的金子，不是甚么小玩意儿，哪里就肯交给我？也得要你去见见面呀！”殷成道：“你不要冤我，你既然认得他，他为甚不相信你？我又不认得他，难道倒相信我起来么？我不去，你要就代我去取了来，不然，我就走了。”勒先道：“你在我们面前很会赖皮，怎么只是怕见人？”殷成道：“这是各人的脾气，连里面的老夫子，我一个也不招呼的，你此刻怎么说，我要回去了！”勒先道：“你且再等一等，我就同你去拿来。这是大家的好处，就是你也有一千的银子，何必这样性急？出来办事情，总要有点耐性，象你这个样子，哪里办得大事呢！”殷成没奈何，只得再耐着性子来等。

勒先又去了好一会，同了一个人来，后面跟了四个跟班，肩膀上都掮着一个紫花布包裹，进来歇下。勒先指着殷成对那人道：“这位便是殷舅老爷。”又指着那人，对殷成道：“这位区师爷，是凌大爷的亲戚。”殷成只得过来相见。爵兴把殷成打量了一番道：“舍亲的讼事，务求阁下鼎力！”殷成望着勒先道：“老简，你到底怎么讲的？不要只管呕我！”勒先道：“东西都在这里了，凌大爷托区师爷送来，请舅老爷给了收条。”殷成道：“怎么要起收条来？”爵兴道：“这个本来不敢要收条，只是弟去回复舍亲，也要有个凭据。”殷成道：“那可难了，我的字又写得不好，老简，你代我写了罢。”爵兴听了，便拉了勒先一把，两个人一同到外头去，唧哝了几句，又回进来。勒先道：“就请区师爷写了，舅老爷画个押罢。”殷成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爵兴要了纸笔，写了“收到黄金白银各一千两整”十一个字，又标了年月，底下又写了一个“殷”字，这是要等殷成自己写名字的意思。写罢，递了过来。殷成也不写名字，就在“殷”

字底下，歪歪斜斜的画了个十字，便递给爵兴，爵兴笑了一笑，也就收了。便叫四个跟班，取过四个包裹，打开，取出十个纸包来，再打开看时，都是金子。一一点过了道："这都是足九九八称的，合共一千两。"又取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，递过来道："这是送阁下的菲敬。"殷成接了过来，看了又看，拉了勒先到外面问道："这票子是真的么？"勒先道："笑话了！他们哪里用出假票子来！"殷成道："我向来不曾用过，不能不小心些。"勒先道："你放心！我包你用！"殷成方才进来，问勒先讨了一张白纸，把那票子包好了，解开衣襟，放在贴肉的衣袋里。又道："那个我拿他不动，要找个人帮忙才好。"勒先到外面叫了两个伙计进来，把那金子分做两大包，一个拿一包，跟着殷成要走。他忽然又叫住道："且慢，且慢！"重新取出两个纸包，问爵兴道："这是一百两一包，不错的么？"爵兴道："一丝也不错的！"殷成便把这两包放下道："老简！这个且存在这里，我等一会来拿，这件事我一个人说不下，是我姊姊帮着说的，这是我姊姊要的，我等一会马上就来取。你千万不要弄丢了！"勒先道："是，是，是！你送进去，就给个回信我们。"殷成道："又要甚么回信？"勒先道："好歹里面怎么说，你出来告诉我们就是了。"殷成点点头，带了两人就走。等了好一会，方才回来道："没有甚么说，我姊姊已经催着明天要提审了。"说着拿了二百两金子，头也不回就去了。

爵兴辞了勒先，自去回复贵兴，说起殷成的举动，大家笑了一番。

到了次日，黄知县果然提审这案，传齐了两造、四邻、地保、栅夫人证，开堂审讯。贵兴也带了钱裕国、文昌明到

堂，当堂递了亲供。黄知县看时，上写道：

"具诉词人凌贵兴，诉为藉死架祸，乞恩察释无辜事：窃生父宗客，与恶梁天来之父朝大，在南雄合股经商，二十余年，素无嫌怨。康熙四十八年，朝大因置买沙田，价银不敷，向生父揭借银三千两，立有借据为凭。嗣于某年月日，彼此分手。生父欲取回此款，朝大因见息微合算，不思吐还，耽延岁月。生父亡后，朝大相继而亡，屡向天来兄弟讨取，初尚认欠，再后问取，则以'人死债烂'……等语为报。窃思天来富有百万，何致负此三千金之数？实系立意图吞。去年路上相遇，生向理问，恶见生荏弱，拳脚相加。幸得族叔宗孔，闻声奔救，街邻劝解得免。当时即欲誊词上控，缘伊之母，系生之姑，亲来泣劝，因见姑悲苦，更念先人之谊，只得忍住。自谓有姑一日，一日不敢具词，俟其良心自返。岂料贼劫其家，恶以八命陷人，希图卸债。乃以虎监叠噬，抄杀七尸八命事，捏生叔侄在案。蒙恩传审，敢不凛遵赴诉。外抄梁朝大亲笔揭数一纸呈览。乞恩察释无辜，究债欠项，举室沾恩。此禀。"

黄知县看罢，把惊堂一拍，对天来道："你父亲的欠款，既然无力偿还，也要好好商量，为甚么诬捏他，希图抵赖！"天来道："这是一纸假票，并无中保。"黄知县道："真票假票，此刻我不急问你。你告他纠合强徒行劫，到底是哪一个的见证？"张凤跪上一步，禀道："是小人于七月十八日，亲在凌贵兴家窗外打听，并无虚伪。"梁翰昭也禀道："当夜小人亲眼看见贼伙中，多半是凌家子弟，不敢诬攀。"黄知县又问黄元道："你做栅夫的，应该比别人见得亲切，你怎么讲？"黄元道："小的见些多是生面人，而且

多是隔县的声音，……”黄知县一声喝断，对张凤、翰昭道：“你两个见得可比棚夫的亲切么？显见得都不是安分之徒，插身多事！”说罢，撒签喝打，两旁差役，把二人牵翻在地，每人打了三十小板。当下钱裕国、文昌明一同禀道：“小老人世居谭村，素来知道凌贵兴在家读书，从来不敢多事。此次实是被梁天来诬告，太爷不信时，小老人两个都肯具结。”张凤又禀道：“这两个具结的人，小人都认得。”因指钱国裕道：“他是嘉应州人剃头阿三。”又指文昌明道：“他是杀猪阿二。”黄知县道：“他们既是剃头杀猪的，本县且问你，你是做甚么事业的？讲！”二旁差役，一叠声叫喝“讲，讲！”张凤道：“小人素来安分，因为时运不佳，又不敢为非，只在街头乞食。”黄知县一声喝断道：“唗！凡人百艺，都可以谋生，看你年纪不大，又没有残疾，甚么事不能做，却要出来叫化，显见得是个无赖！还要插身唆讼，左右，与我再打！”说罢，撒下签来，两旁差役，一声答应，上前按倒张凤，一五一十的打了八十大板，打得皮开肉裂。张凤忍痛不过，大声叫道：“冤枉呀！冤枉！……”叫声未绝，只听得后堂一阵鼓响，抬头看时，原来县太爷已退堂去了，众差役一拥上前，簇拥着原被两造下去，听候发落。

天来心中无限怨气，看见翰昭、张凤，无端被打，张凤更是打得鲜血直流，一步一拐的，更觉伤心。正在心中没个主意，忽见一个人走出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太爷吩咐，梁天来一案人证，留下棚夫黄元，其余各人，暂时释放。”

天来只得同了翰昭、张凤，回到天和行里。入得门来，只见茶房说道：“施先生在里面候久了。”天来带了二人进内，果见智伯在座，一见便问：“审得怎样了？”天来就将

堂上一切问话说了一遍。智伯道："始终没有问凌贵兴一句话么？"天来道："没有！"智伯摇头道："这件事坏了，我还料着一件事呢。"天来道："先生料着甚么事？"智伯道："第二次打张凤的时候，后堂便打了退堂鼓，马上知县就退堂去了！"天来惊道："先生哪便知道？"

不知智伯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　轻财色张阿凤拒赃　买珠钏鲍师爷受贿

且说天来听见智伯说出打张凤时知县退堂一节，便问道："先生哪便得知？"智伯道："这是赃官伎俩，如何瞒得我过？这等举动，一定是受了贿了！"张凤忍着痛道："先生既是料事如神，县里伸不了冤，你何妨再写一张状，叫梁大爷到府里去告呢？"智伯道："你还打不怕，还敢做证么？"张凤道："死也不怕，打几下算甚么！只要先生肯写状，我是到了阎罗殿，也要证他的！"智伯又对天来道："这番要告他钱神用事，词中要牵涉到番禺县的了，不知尊意如何？"天来道："有此奇冤，自然赴汤蹈火，也要去伸雪的。只是又要费先生的心！"智伯道："既然梁兄这样讲，我明日就写好呈词送来。"当下辞去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亲自带了一纸呈词来，交与天来。天来再三致谢，只等张凤将息的棒疮好了，便去广州府呈递。

且说当日凌贵兴听审完了，回到三德号，不胜欢喜。对爵兴道："今番的千两黄金，果然用得妥当……"说声未了，只见宗孔走了进来，一见便道："侄老爹！你那天来的

时候，也不给我个信，我还不知为甚事来的，后来再到你大府去打听，才知道是为了官司。前两天宗闲也来同我说起，他说闻得这回天来告的状，连我也告上了，还有一个张凤做证。我想赶到省城来帮侄老爹的忙，又因为我衙门里没有一个熟人，来也无用，因此止住了。昨夜我左思右想，想了一条妙计，所以今日特地赶来。”贵兴道：“不知叔父有甚妙计？”宗孔道：“天来不过靠一个张凤做证人，我如此如此……包管天来失了这个帮助。侄老爹，你道好么？”贵兴连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”宗孔道：“既如此，就好叫喜来先去。”贵兴听说，即刻打发喜来到谭村家里，取丫头美兰来。过了一日，果然取到，贵兴便叫且送到简勒先寓处住下，宗孔便天天出来寻张凤。谁知张凤捱了八十板子，两腿疼痛，将息在天和行里，不能出门。一连过了六七天，方才起床，就到街上散步。早被宗孔看见，一把拉住，便道：“阿凤哥！你一向好么？”张凤抬头看见宗孔，心中暗暗诧异道：“他来找我做甚么呢？”随口答道：“不破不烂，也不见有甚么好！”宗孔道：“我有一句话，和你商量，在这当街说话不便，请借一步。”说着拉了便走。张凤心中暗想道：“这又是甚么事？莫非凌贵兴因我证了他，叫这个人来谋杀我么？在这省城里，耳目昭彰，我须不怕你，且跟了你去，探个虚实，也是好的。”想着就跟了宗孔走，转弯抹角，走到了一家门首，宗孔便让他进去。张凤昂然直入，内中已迎出一个人来，正是简勒先。三人分宾主坐下，勒先便乱嚷：“茶来，茶来！”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，打扮得十分妖冶，扭扭捏捏的，出来送了一碗茶到张凤跟前。张凤举起一双冷眼，只瞧得一瞧，那丫头也送了张凤一眼，就扭扭捏捏的退了进去。

宗孔道：“阿凤哥，你看这个大姐长得好么？”张凤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既然到了这里，这个人自然是简兄的内眷，不然也是简兄的使女，你怎么就当面评质起来？”宗孔哈哈大笑道：“简兄，你取出那个来，给他看。”勒先听说，便走进去，不一会，搬出十个元宝来，摆列在桌上。宗孔又在身上取出一个信封，在信封里面抽出一张字纸，也摆在桌上。对张凤说道：“阿凤哥，我对你说，此刻梁天来和我家侄老爹结下冤仇，打起官司来，这件事人人都知道，是与你不相干的，你却甘心同天来做证，这是何苦！想来你的意思，不过要等天来的官司赢了，多少要他谢点礼罢了。不知天来这个官司，万万不会赢的，你的谢礼，几时可以拿得到手？所以我同你想，你不如早早脱了身，不来管这个闲帐，我侄老爹也可以栽培你。哪，哪，哪！你看这十个元宝，是五百两银子。还有这一张，是这里东街上的一张房契，这房子说大不大，也有三间两廊，后头一个大天井。方才和你送茶的，就是我侄老爹的丫头，今年十八岁，相貌是你看见过的了，只要你答应一声，再也不去与天来作证，这些东西，都是你的。你马上是钱也有了，房子也有了，老婆也有了。你自己想想，打定了主意。”张凤冷笑道：“多承你家的侄老爹好意，只可惜我张凤没有福气，向来不知道甚么是女色风流。露宿风餐的惯了，也用不着房子。叫化也可以吃得饱，银子更是没用。你家侄老爹的金银，只好去买那些贪官污吏，却买我不来！”说罢起身，一路冷笑着走了。

走回天和行，只见施智伯恰好在那里，催天来进禀。张凤便把遇见宗孔一节告知，且说且笑。智伯跌足道：“张义士，你这可差了！为甚不假意应允了他，领了他来，明日连

这个赃证，一齐到府里去告发呢？”张凤道：“先生话是不错，只恨张凤生平不会说假话！”梁天来道：“我却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事，本来不干张兄的事，事前多承关照，已是感激不尽了。因为和我作证，前天又白受了八十板官刑，好生叫我不安。此时何不就莫管我这件事，受了他的谢，以后倒可以过个安乐日子了。”张凤道：“我若是肯贪这种便宜，也不至于叫化了！”三人议论了一回，智伯别去。

过了一天，天来就到广州府衙门里去递了呈词，叵耐凌贵兴神通广大，早又有人送信给他去了。这个人姓陈，名邦禄，是府衙里的一名书办，向来和爵兴相好，自从起了这件事，爵兴早就和他说过，又夸说贵兴如何疏财仗义，邦禄听在耳里，记在心上。这天看见天来的呈词，告的是“财神摆布，巧织瞒详，八命冤沉，号天伸雪……”中间还牵涉着番禺县，好不厉害！便忙忙的来寻爵兴，告知此事。爵兴便引他见了贵兴，大家商量如何设法。邦禄道：“现在本府最倚重的是一个鲍师爷，真是言听计从，若得这个人应允了，哪怕天大的事，都不要紧。只是一层，向来不曾听见他受过人家关节，等我且去试探试探，再作商量。”爵兴道：“陈兄！怎么便这般老实！大凡受关节的，几曾见过明目张胆，胡乱被人家知道？只托你用心去斡旋，我等在这里静听佳音，事后重重相谢便了。”邦禄辞了出去。

不一日，就来回信，说这件事很是难办，这位鲍师爷，确是向来不受关节的，并且生平没有嗜好。我此刻已经又托了人去体察动静，见机行事了。爵兴道：“只是要费心从速，恐怕被他批死了，就要多费手脚了！”邦禄又辞了去。过了一天，又来说道：“天幸有了个机会了！鲍师爷新近娶了一个姨太太，这位姨太太，看上了一副珍珠手钏，一定要

买，那价钱可要一万银子，鲍师爷却只有四千，还缺六千买不成功，打算要退还了。此刻要是有了六千银子，代他还了钏价，只怕还可以商量。”贵兴忙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即刻打了一张票子，交给邦禄道：“费心代为关说，再当重谢。”邦禄便辞了贵兴，一迳来寻鲍师爷。可巧鲍师爷拿着那手钏来玩弄，正要拿去退还。邦禄道：“师爷，这手钏买定了么？”鲍师爷道：“没有呢，东西是好的，可惜我一时手边没有钱。”邦禄道：“在旁处调动了来，也买了。”鲍师爷道：“一时哪里去调动呢？”邦禄递过那六千的银票道：“这个不够了么？”鲍师爷惊道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邦禄道：“师爷只管用去，何必要问哪里来的呢？”鲍师爷道：“这必是你有甚要见教。”邦禄就把来意告知。鲍师爷道：“我没有见过这状子，等我看过，办得到办不到再说，这票子你先带了回去吧。”邦禄道：“不必。我也知道师爷一向是公事公办的，这件事明知凌贵兴是受了诬告，才敢来说，……”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恰好那卖手钏的珠宝客人来了。鲍师爷看看那手钏，又想起了姨太太，不由的就把那票子，凑了自己的四千，交了给他。邦禄看见，早闪了一闪，躲出去了。

鲍师爷送了珠宝客人，回头不见了邦禄，就顺着脚走到签押房。只见本府刘太守，正在那里写字。见了鲍师爷，便放下了笔道：“老夫子来的正好，请看这张呈子。”鲍师爷接过一看，正是梁天来的状子。看罢了又问道：“县里可曾详到么？”太守道：“到了。”就取出给鲍师爷看。鲍师爷看完了详文案卷，暗想这件事好不糊涂，那番禺县虽然断定了天来是诬告，但是贼众行劫，烟杀七尸八命，是一个重案，何以单单申饬了梁天来，却没有另行缉盗的下文呢？这

件事一定有点蹊跷。方才陈邦禄的话，未必靠得住。可恨那六千银子，已经付了出去，无从呕还他了，此刻怎样办呢？不觉心下一阵发急起来，打不出个主意。刘太守问道：“老夫子看完了么？你向来料事极明，这个案看来谁虚谁实呢？”鲍师爷因为没了主意，回答不出，因道：“太尊看来怎样呢？”

未知刘太守说出甚么话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　刘太守误听一席话　焦按察故沉九命冤

却说鲍师爷一时回答刘太守不来，因反问道：“太尊看来是怎么样呢？”太守道：“这可难说，我想梁天来一个平民，如果不是受了奇冤，哪里便敢来府上控？并且连黄令也牵涉在内。我看来这‘财神摆布’这句话是不免的，这件事必要彻底根究起来才好。但是我近来病后，身体不曾复元，精神总是恍惚，恐怕误会了意，没有敢批出去。”鲍师爷此时暗想，六千银子，生米已经成了熟饭，若是袖手不理，又无从呕出来还他，我虽然向来不受请托，此次不免从权做一遭吧。因说道：“若是梁天来所告的是实情，这凌贵兴自然罪情重大。但看那诉词，为的不过是三千两钱债，无论还与不还，何至结这个大怨毒？当夜幸而梁天来父子兄弟都不在家，不然，还有个灭门之惨呢。平心而论，凌贵兴这个人，我虽然不知他的底细，然而究竟是个纳监读书的，同梁天来又是姑表至亲，纵然有甚怨恨，也不至于下这种毒手。而且见证的又是一个叫化子，这里头不无可疑之处。太尊还要三思！”刘太守拍着桌子道：“是呀！我却见不到这个，单是

弄个流丐来做证人，先就靠不住了。幸得老夫子明见，提醒了我，不然，又要弄出那年武林的故事来了。”

原来这刘太守当初曾做过一任浙江仁和县，为了一个案子，不听鲍师爷的说话，断错了，被人家上控，弄得几乎参官，好容易打点好了，已是费了好几万银子。从此之后，刘太守听从鲍师爷的话，比圣旨还厉害，说一句，从一句，再没有违拗的。鲍师爷也是个正直的人，尽心辅佐，从来不受人家请托，偏是遇了今番这个重案，却是他破戒的第一遭。所以到了次日，刘太守升堂，贵兴递了诉词，就同在县里所递的一般，不过当中添了一段，说“张凤是个失业乞儿，曾在他家中行窃，被家人痛打一顿，因此挟嫌诬证……”云云。刘太守看罢，便叫天来贵兴都到案前道：“你两个是中表至亲，为何结讼？又且各执一词，一个说他欠宿债三千，一个说被他抢去花盆、桌椅、冈芋、田禾，这些事本府不曾亲见，也不能断说谁虚谁实。此刻只算你们都是实的，彼此也可以相抵，不准只管缠讼了！至于盗劫人命，自当另案办理。梁天来只准到县催请缉捕，不得再节外生枝。你们两造都同我具下结来。”贵兴自是得意，天来不敢不从。刘太守喝叫提张凤上来，骂道：“你这流丐，不安本分，既经行窃，还敢挟嫌诬证！”喝令重打一百皮鞭，打得张凤血流满地。刘太守已经转入内堂去了。

天来这一场委屈，更是难堪，只得具了个结，扶着张凤回去。智伯知道今日堂审，早就赶到天和行里听信，看见张凤回来，十分狼狈，不觉大怒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怎容得这班贪官污吏，这等横行！梁兄，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到臬台衙门告去，再告不准时，便到抚台衙门去告，总要伸了冤方才歇手。仗着我施智伯这枝笔，呈词一

节，你只管放心，只等张义士将息好了，就去告！”天来再三作谢。智伯辞了出来，顺便在纸店里买个白禀，带了回去。

也是事有凑巧，恰好被喜来遇见了，回到三德号，就告诉贵兴道：“方才在第八甫走过，看见一个人从天和行出来，买了一个白禀，不知天来又要到哪里去告了。”爵兴道：“这不必说，一定是要到臬衙上控了，我们倒不可不预备他……”

正说话间，恰好林大有来到，大家说起这事。大有道：“叵耐张凤那厮，甘心同他做证，送他钱银妻子，都不肯要，只好设法弄死了他。天来没了证人，就要软了一半，那就不怕他了。”贵兴道：“但是有甚么善法，能使得他死呢？”大有低头想了一想道：“前头一班伙计当中，有个黎阿二，自从得了大爷谢钱之后，来到省城，输个精光，此刻还住在我烟馆里，没有事情可做。”贵兴道：“这就再出些钱，叫他去刺杀张凤。”大有抢着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万一刺他不成，或是刺成了，被官捉住，那时又多生枝节了。我有一个法子，当堂杀死他，不要抵命的。”贵兴道：“这更好了！不知可有甚妙法？”大有道：“只要花几个钱，在臬台衙门差役里打点设法，叫阿二充了差役，最好是当了个夹棍手。天来不去告就罢了，若是去告时，大爷一面打点里面的事，到得提审时，只要上头说一声夹，这里便把他夹死了，岂不干净！”爵兴拍手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此计正合我意。”贵兴道：“那么就烦林兄去办，要多少使费，只管到这里来支取就是了。”大有领命辞去。

这里贵兴便时刻留心去打听，又要爵兴设法，到里面打点。爵兴道：“此刻天来告不告，还没有知道，何苦先去惊动他！等打听得实在了，我自有法子。里面我虽然没有认得

的人，却还有个商量的去处。我的亲家李辉国，同里面有往来，尽可以说得活动的，贤侄不必心焦。”贵兴向来佩服爵兴，说他料事如神，听见他这样说，自然依了。

过得两天，黎阿二亲自来说，已经设法投到臬台衙门皂班里去，特来通知。贵兴大喜道：“这好极了！你回去先同我在各伙计处打点，万一天来告到，只要能把张凤夹死，我这里肯出五百银子，听凭你们各伙计去分。”黎阿二答应去了。只见爵兴从外面走来道：“好梁天来，果然告了！”贵兴忙道：“快请表叔去打点！”爵兴道：“且不要性急，你先看了他的呈词，我已设法抄在这里了。”贵兴接来看时，大意还是同府里告的一般，那领起的两句，却换做：“告为坑杀七尸八命，台宪受贿沉冤，干证惨受非刑，号天究救事，”末后又牵涉着广州府。贵兴看罢道：“此刻应该怎样打点？请表叔快出主意。”爵兴道：“你快兑二万银子给我，多派几个人，分缠在身上，跟我即刻到佛山去走一遭。”贵兴道：“衙门现在省城，怎么倒要到佛山去？”爵兴道：“我亲家在佛山呢！”贵兴道：“兑银子太重了，还是票子罢。”爵兴道：“也好。只是票子也要散碎的，或一千，或五百，那几十的更要多打几张。这回恐怕上上下下，都要打点到呢。”贵兴依言，便叫三德号的管事，去打了来。爵兴不敢停留，即刻动身去了。

这里凌贵兴眼巴巴的望他回来，谁知等到第三天，依然没有影响。贵兴急的如坐针毡一般，心中七上八落，跳个不住。直到了第四天，方见爵兴回来，说道：“快点预备到堂，一切都铺排好了。”贵兴道：“表叔怎么直到今天才来？”爵兴道：“哪里的话？我前天就来了，不过跟着李舍亲去打点，不曾分身回来，直到昨日，方才妥当……”说犹未

了，只见传审的差役已到，贵兴便穿了他监生的衣顶到堂。

按察焦公，提两造到案前细审，两造的口供，仍是同在府县里一样，问不出个道理来。焦按司教且退下，又提张凤来问。张凤道："小人同凌贵兴无怨无仇，倘不是亲见亲闻，怎敢便来做证！"焦按司听了，默默无言。且取贵兴的诉词来看，翻来复去，看了几遍，忽然大怒，拍案道："张凤！你在府县里供的是隔窗听得，方才又说是亲见亲闻。本司且问你，亲见些甚么来！讲！"两旁差役，一叠连声喝叫"讲呀！讲，讲！"张凤方才"亲见亲闻"这句话，本是顺口说出来，此刻被这一问，不觉怔住了半晌，说不出话来。

焦按司大怒道："本司所到之处，政简刑清，怎容得你这流丐，挺身插讼！到底你受了甚么人主使！快讲！"两旁差役，又一叠连声喝叫"讲！"张凤道："委实没有人主使，是小人亲耳听见的！"焦按司喝道："看你这鹰头鼠眼，必非善类，不动大刑，你如何肯供！"说罢，又喝一声夹起来。左右差役，一齐动手，把张凤牵翻在地，上了夹棍，将麻绳收了一收。张凤大叫道："冤枉呀！青天大人！冤枉呀！"焦按司喝一声收，左右又收了一收。张凤大哭起来，禁不得这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，受了贵兴的五百赃银，黎阿二又杂在里面，巴不得马上送了他的性命，好去取银，捉住绳头，狠命的收。只夹得张凤眼中火光迸裂，耳内雷鼓乱鸣，从脚簸拐上，一直痛上心脾。天来看见，不由的心胆皆裂，对着张凤道："张大哥！你随便甚么，胡乱招了吧！"张凤摇头道："夹死我也不！……"众差役恐怕他真个胡乱供了，松了夹棍，夹他不死，不好向贵兴要钱，所以听见天来对他说这句话，格外用力的一收。可怜张凤回答的一句话都没有说得完，便大叫一声，大小便一齐迸出，死在夹棍之

下。众差役故意低头把他细细的一看，方才禀道："张凤夹晕了！"焦按司道："喷醒他再问。"说罢起身退堂。

众差役恐怕他还活转来，看见本官退堂去了，且不松那夹棍，故意提起来，往地下一掼道："认真的死了么？"看看不见动静，黎阿二又过来踢了一脚道："唥！"又低头一看道："咦！果然晕了！怎么这般柔脆？伙计们快来松了他！"登时七手八脚，把张凤松了，有两个还故意的含着冷水，对着死张凤面上乱喷。天来看着，心里痛的哭不出来，早已呆了。黎阿二过来，推他一把道："唥！这个人是你带来的，快叫人抬回去，医好了，下堂还要带来听审呢。"众差役一哄的早散了。

不知这死张凤的尸首，放在臬台大堂上，如何收拾，且听下回分说。

第二十四回　施智伯发议天和行　凌贵兴夜宿巡抚衙

且说梁天来当下痛定一番，只得雇人把张凤尸首，抬到天和行里，备棺盛殓。心中又是气恼，又是悲苦，不觉生起病来。恰好儿子养福，从谭村来到，服侍了几天，请了一个医生来诊治。这医生姓程，表字万里，同天来是总角之交，年轻的时候，又同在一处学习管弦歌唱。后来大家都有了年纪，各营生业。天来时时要到南雄，后来又开了糖行。那程万里是个医学世家，他有了家传，便行起医来，又在第六甫开了一家永济堂药店。自从天来遭了这场横祸，他也时常来探问。此时知道天来有病，自然用心医治，又劝他不要悲哀，

大冤终有伸雪之日。

天来一连服了几天的药，方才略略痊愈，只是不便出门，叫人去请了何杰臣、施智伯同来商量。杰臣是没有甚主意的。智伯道："我听得焦按察审那一堂，便夹死了张义士，我是一气一个死。到这里来探望过梁兄一次，因为听见说病了，不便进来打搅。依我的意思，再到抚院里去告他一告，务必要伸这个冤。起先是七尸八命，此刻是八尸九命了！"天来叹道："话是这等说，只是前天小儿来了，传来家母的话，叫我不要再告了。闻得凌贵兴为了这件事，撒开手的用钱，已经用出去好几万了，我们怎么敌得他过？此刻世界上只要有钱，谁还讲理呢！这是家母的话，我也再三想过，俗话说的好，'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'我自从遭了这件事，虽然承先生的情，不取我的润笔，然而舍间一日之间，要殡殓七个人，加之各衙门的打点，我虽然不及贵兴用的撒泼，然而已经用的不少了，近来竟然觉着有点拮据了。昨天敝行要出一票货，要用一千五百两银子，也不知费了多少事，才调拨过来。照这样说，我同贵兴真是卵石不敌。话虽如此，我这九条人命，总不能白白的送给他。所以我左想右想，成了个病，幸得托福痊愈了。今日特请先生来商量，或者从此改个法子，只管去催县里缉捕强盗，等捉着强盗时，强盗去供出他，他自然没得好推赖了，不知这个法子行不行？"智伯道："已经过了三个衙门，此刻忽然放下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万一捉着了强盗，那强盗不肯供出他，那又为之奈何？何况强盗未见得就捉得着呢？从来说：'擒贼擒王'，若不先告倒了贵兴，我敢说一句，这个案断不会有破获的日子。"杰臣道："依先生这个说法，还到哪里去告他呢？"智伯道："自然到抚院里告。"杰臣摇头

道："不行，不行！我闻得凌贵兴向来认得一个萧抚院的表弟，这个人我忘了他的名字，单知道他姓李。他们两个人十分要好。自从闹了这件事之后，他们又格外的亲热起来。大约他两个各有所图：贵兴是要结交他，做个奥援，以备缓急；姓李的是知道贵兴是个富户，要想从中刮他几个。又听说这个姓李的，还在萧中丞跟前，力荐贵兴的才学，萧中丞要了贵兴的文字看过，也十分欢喜。姓李的就从中撮合，叫萧中丞收他做个门生。贵兴就拿了一挂伽楠朝珠，一座珊瑚顶子，还有两样甚么东西，做了贽见，送过门生帖子。我家用的小厮，和他家喜来认得，所以知道这个底细。你想告得他动么？"智伯道："不管告得动告不动，且告他一告再说。况且这位萧中丞的官声甚好，或者他不肯袒护门生，也未可知。万一真个告不动时，却再商量。我的意思便是这样，不知梁兄以为如何？"

天来叹了一口气，默默无言。智伯道："不是我一定要唆你们两家的讼，况且梁兄的老太太，又教训了，说不要再告，我们朋友，又是初交，何必多嘴？不过为的是死者沉冤莫雪，所以代抱不平罢了。"杰臣沉吟道："莫非这件事错疑了贵兴么？到底不曾拿到他的真凭实据……"智伯道："何兄，你太小心了，梁凌两姓，本来是亲戚，张凤何必强来做证？这不是凭据么？况且他是事先来报信的，不是事后才说出来的，还不真实么？两家既是亲戚，如果告错了他，凌家早就有人出来理论了，何以寂寂无闻呢？兼且贵兴也理直气壮，可以到堂伸诉，何必又捏出甚么假借票来搪塞呢？又何必广行贿赂呢？有了这许多，还说没有真凭实据，那除非是要贵兴自首，才算得凭据了！"天来听了，决然道："我就一定往抚院里去再告他一纸，还求先生费心。"智伯在袖

中取出一个白禀道："我早就写定了。"天来接来一看，领起的是："告为屠证沉冤，坑生灭死，千金易捏，九命难伸，鬼泣神悲，叩求超生雪死事。"因说道："我明日就送去，从此我立定一个主意，哪怕告到天上去，也要伸了这个冤，方才歇手！"当下大家又谈了一会方散。

到了次日，天来带了呈词，走到抚院里，盖戳呈递。谁知盖戳房，看见他的呈子，连臬台都告在里面，吓的把舌头吐了出来，几乎缩不回去，不肯盖戳。天来没了主意，忙忙去寻着智伯，告知缘故。智伯道："这个小事，后天便是初一，抚院要出来拈香，你去拦舆递投便了！"天来依言，挨到初一，起个五更，走到关帝庙旁边伏定。等萧抚院来拈过香，上轿要行的时候，他便抢步过来，左手捧着呈词，右手扳着轿杠，双膝跪下，口中大呼冤枉。轿旁的戈什哈，登时把天来按住，两边站香班的文武官员，也吃了一惊。内中还有个番禺县，认得是梁天来，更吓的心中乱跳。暗想道："今番坑了我了！"刘太守焦按察也觉得心里不安。当下戈什哈在天来手中，取过呈词，递到轿里，萧中丞看了，便叠起来，放在袖子里。旁边戈什哈便把天来推过一旁，镗镗镗几声锣响，萧中丞去了。这里文武百官，也都纷纷散去。

天来虽然拦舆递了呈词，却是惘惘然犹如做梦一般，又不见萧中丞发落一句半句话，正不知是甚么缘故。怔了半晌，看着那文武各官，也有打道的，也有坐轿的，也有走路的，纷纷都散了，他还在那里出神。暗想这个呈子，递的准不准呢？好叫我难解！只得再去见智伯，把以上情形告诉了他。智伯道："好了，这是告准了！梁兄，你回去静听好消息吧。"天来不胜欢喜，以为此仇一定可报，凌贵兴指日可擒了。

谁知凌贵兴自从设法致死张凤之后，也以为从此去了一个大患，如果天来再要上控，只可控到抚院里，抚院是素有照应的，自然更不怕他。何况没了证人，他也未必敢再告了。因此带了爵兴、宗孔径回谭村。仍旧招了林大有、凌美闲……一班人，在裕耕堂中，大排筵席，互相称贺。一连吃了几天的酒，好不快活。

这一天将近掌灯时候，忽见三德号的一个小伙计跑来，说抚台打发人到号里来请，不知有甚么要事，特来通报。贵兴听了，正在狐疑。不一会，只见一个抚台的旗牌走来道："凌老爷！大人有请，务必今日赶上省去，已经留下南门，专等凌老爷了。"贵兴心下疑惑，问道："可知道有甚么事？"旗牌道："不知！"贵兴只得答应了，又给了旗牌的茶资，同爵兴商量。爵兴道："贤侄只管去，若等到明日午刻不见贤侄回来，我便赶到省里去就是了。"贵兴道："不知可是讼事？"爵兴道："就是讼事，也不要紧，里面尽有人照应，不过当面时，贤侄要随机应变就是了。"贵兴无奈，带了喜来，一径叫船到省城去。

入得城时，已是交过二鼓。贵兴向抚院行去，走到辕门，劈头遇见李丰。这李丰便是萧抚院的表弟，贵兴一向结识他的。当下李丰见了贵兴，便一把拉住，往自家房里去。贵兴道："且慢一慢，帅帅请我呢。"李丰道："且慢一慢见，我有话讲。"拉着一直走到李丰房里。李丰道："你这件事闹的好大。今天出去拈香，梁天来拦舆告了一状，那枝刀笔，委实厉害，把焦臬司也攀倒在内，咬定说他屈证沉冤。他回来了，气的要死，把我狠狠的埋怨了一顿，马上就要行牌府县，亲自提审。亏得我再三分辩，说这是一面之词，不如传了凌某人来，当面问问他，留他一点面子。说了再三再

四，方才应允。才打发人到你号里去请，恰好你又不在，只得再打发人赶到你府上去。他此刻气的肝气大发，躺在床上，你且不要进去撩动他的怒气。去请你的那个旗牌，我已经知会过他，叫他只说你生病在家里，你更不必进去了。今夜且住在我处，大家商量一个长策吧。”贵兴听得，目定口呆，手脚冰冷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李丰又安慰了他许多话，又告诉他，这衙门里某师爷欢喜甚么东西，某师爷欢喜甚么东西，叫他一一预备送礼。又道：“但望他的肝气一时不得好，那就好商量了。”

这一夜，贵兴何曾合眼？到了天亮，便辞了李丰，出了抚署，回到三德号。一连打发了三次人，去请爵兴，好容易巴到午刻，爵兴来了。贵兴便同婴儿得了乳母一般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，向他讨主意。爵兴道：“此刻且打算送礼进去再说，不知李丰昨日说该送的礼物，你可都记得么？”贵兴道：“开的有个单子在这里。”说罢，递给爵兴。爵兴看过，便道：“这些东西是家里有的，就不必买，没有的赶紧买起来。”一时间起了忙头，分头备办礼物。到了次日，交托李丰，代为致送。可巧萧抚院这肝气病，一时不肯就好，一切公事，由得各位师爷以及李丰，上下其手。过得几日，辕门外挂出一张批来，只把梁天来气了一个死而复活。

不知怎样批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折毛锥智伯辞阳世 听童谣制台察冤情

却说梁天来自从拦舆递禀之后，虽然领教过智伯，知道

萧中丞已经准了，却又连日不见动静，心中未免徬徨，不住的前去打听，哪里有个消息？不觉烦闷。

这一天又去探望，只见辕门外面，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梁天来批”四个大字，旁边还有两行小字，连忙看时，写道：“尔天来不遵官判，屡次越控，更胆敢告官告吏，真乃刁笔健讼，该打死！该打死！”天来满肚的希望，看了这两行字，犹如跌在冰窖里一般，冷的通身都麻木了。只得再来寻访智伯。入得门时，只见座上先有一个和尚，天来见有人在那里，不便提起。智伯指与天来道：“这位是海幢寺高僧，法号东莱。”天来便与相见。智伯又问起今日有无消息。天来见问，先流下泪来，把那批语背诵了一遍。智伯听说，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“奇极了！既然收了呈词，为甚不提审，又不发府县，又不委个委员审问，单就这样一批呢？”东莱便问是甚么事。智伯便把这事的前情后节，略略说了一遍。东莱道：“萧抚院是个极明白的人，断不至于这样。他与其这样一批，不如当日拦舆的时候，把原禀掷还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这里面一定有个缘故，莫非是左右做的弊么？何不再进一禀呢？”智伯道：“和尚高见不差！除此之外，也再无他法了。”又想了一想道：“不好！他这个批，批的死了，怎样领起呢？”东莱向智伯取过以前各呈词的底稿，看了一遍道：“这个容易！今番只把九命沉冤的事，略略带上一句，词中却顶他的批就是了。”智伯道：“我也知道如此，只是领起的两句……”东莱笑道：“智伯今天也不智了！何不说‘情愿该打死，该打死，不愿含冤屈死’呢？”智伯恍然大悟。当下东莱辞去，智伯就依了这个意思，写了一纸，交给天来去递。

过了几天，巡院辕门外，又挂了批出来，只批了八个

字，是“业经查案，毋许多渎。”天来又去告诉了智伯，智伯又代写了一纸，领起的是“告为密云无雨，不得不渎事。”递了进去，过了十多天，却同泥牛入海一般，永无消息。天来只得到里面去打听，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，陪了多少小心，方才打听得，末后这张禀拿上去，并不曾批，仍旧发了出来。交代说，将原禀掷还。天来听了，如冷水浇背一般，退了出来，去见智伯。只气得智伯双眼昏花，一言不发。天来看见这种情形，不好多说。只见智伯忽然取过所用的一枝笔来，用力一拗，折做两段，哇的一声，就吐出一口血来。天来连忙劝道：“这是弟的命运，合当含冤受屈，先生何必动气？”智伯叹一口气道：“我不能代八命伸冤，又累了张凤，回想从前所学的刑律，全归无用。都是我误了梁兄的大事！”说着，又连吐了几口鲜血，一个头晕，便坐不住，天来扶他到床前睡下。智伯道：“梁兄，你前天遇见的东莱和尚，他本来是两榜出身，同现任的两广总督孔大人同年，在刑部里当过十多年差，前几年看破了世情，就削发为僧，飞锡到我们广东来，现在海幢寺。他向日同我往来，都是讨论些刑律的事。为人甚是义气，我死之后，……”天来忙道：“先生何苦说到这话！这都是我累的先生，过费心血了！”智伯道：“你听我说，我死之后，你可去求他设个法，他一定可以同你伸冤的，你的冤能够伸了，我也死而无憾了！”天来听了，又是感激，又是伤心，又是难过。坐了一会，就辞了出来，到永济堂去请程万里，叫他去看智伯，然后自己回行里去。

不一会，只见程万里走来道：“智伯已经六脉俱沉，恐怕不能望好了。”天来听得，格外惆怅。过得一日，人报智伯死了。天来不免去吊奠一番，送了三百两奠仪。自念帮手

的两个，一个夹死了，一个吐血死了，从此之后，要望报仇雪恨，更没有相助的人了。想到此处，不由得放声大哭。

这一日兄弟君来从谭村来省，天来因为许久不曾回家，思念母亲，便将各事交代君来料理，自己叫船回谭村而去。母子久别，自有一番说话，不必多提。说起那九命沉冤，不免相对痛哭。凌氏便道："这件事都是我们家运不好，看来这一重公案是无处可告的了。你看张凤做了见证，被夹死了，这还说是那些狗官贪赃枉法，做出来的。那施智伯呢，不过代你写写状子，也害得他吐血死了，可见得我们是个不祥之家，你是个不祥之人。你以后也不必痴心妄想，要报甚么仇了，不要又去带累别人。"

天来听罢，默默无言。在家盘桓了几日，便辞了母亲，要到省城去。走到河边叫船时，忽然想起智伯临终，说是东莱和尚，人极义气，可以求他，我今何不先到海幢寺走一遭，碰碰机会看呢？想罢，就叫了一只小船，摇向河南去，直入海幢寺，寻着了东莱和尚。

原来东莱和尚，正是这寺里的知客。海幢寺是广东的一个极大丛林，官场中人，也往往去随喜。广东人的口音，同外省人是对答不来的。那一年东莱飞锡到了这里，那方丈老和尚，见他是个外省人，一口好官话，就留住他，屈他做个知客。当下天来见了他，述了智伯临终的话。东莱说道："我出家人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原没甚不可以帮忙的。但是代人做事，要做到妥当，就是俗语说的'有心送佛，要送到西天。'你如果一定要伸冤时，可住在这里，等几天，我才好同你想法子。"天来大喜拜谢，便问有甚好法子。东莱道："法子你莫问，以后但有人问你时，你便说：'因为含冤负屈，无处可伸，要到这里出家。'无论甚么人问你，你

都照这样说，我便代你设法。”天来一一答应了。便写了个信，托人带到省城，交与君来，说明在海幢寺暂住几天，行中各事，仍叫他料理。又叫他速把自从县里起，至抚院止的呈词批语，抄了送来，自己便安心乐意，在寺里住下。却住了七八天，不见东莱有甚消息，不觉心中纳闷。再去问东莱，东莱道："就在这几天里头，总督孔大人要到这里来的，那时我教你当面告状。并且状词我也同你写好了。这一回包你就伸了冤，你且安心住下。”天来听说，又安心住了几天。

这一天孔大人果然到了。原来这位两广总督孔大鹏，山东人氏，居官十分清正。因为东莱在俗的时候，是个同年，时常到海幢寺去拜望他。这一遭因为到河南去稽查盐政，顺路又去拜望东莱。东莱便让到方丈里献茶，又叫预备斋筵，款待素酒。两人把酒论心，只谈些风月之事，梁天来的冤情，却一字不提起。天来在外面，不住的探头探脑去打听，不觉暗暗心急，巴不得闯了进去，大声呼冤。只见一个小和尚年纪不过十二三岁，笑嘻嘻的嘴里唱着山歌进去，走到廊下，便高声的唱了一句道："广州城里没清官！”东莱喝道："有贵客在这里，快走出去！”孔制台听了道："和尚，且慢！他嘴里唱的甚么'广州城里没清官'，我倒要问他一问。”东莱道："这是外面小孩子们胡诌的，问他甚么！”孔制台道："这正是童谣，他唱的又关乎我们的官声，怎么不问？”东莱便叫那小和尚过来，教他见过孔制台，孔制台就在席上，抓了点水果给他。问道："你方才的歌，没有唱完，你再唱给我听听吧。”那小和尚便唱道：

"广州城里没清官，上要金银下要钱；
有钱就可无王法，海底沉埋九命冤！”

孔制台道："这个歌儿，是哪个教你的？"小和尚道："我听见人家的小孩子唱，学会的。"孔制台道："是新近有人唱的，还是向来有人唱的？"小和尚道："这可不知道，我是这几天才学会的。"孔制台不觉纳闷道："甚么九命冤？怎的我没有知道？"东莱故意假作惊异道："这个案，大人却没有闻过么？"孔制台道："我哪里知道有甚么案？这等说，和尚想是知道的了。"东莱道："我只略知梗概，因为前两天，有个甚么梁天来，到这里说是被凌贵兴抄杀了七尸八命，后来打官司，又夹死了见证张凤。在省里大小衙门，没有一处不告到，却都告不准，因此灰了心，来这里求我剃度出家，所以我略知一二，却不知他未曾告到大人那里。"孔制台道："这样说，那人现在这里么？"东莱道："在这里。"孔制台道："可叫他来，我亲自问他……"

一语未毕，东莱还没有答应，早见天来直闯进来，对着孔制台跪下，痛哭起来。东莱道："大人问你话，你不要哭，有甚冤枉，快告上去！"梁天来勉强收住泪，逐一诉说了一遍，又把所抄的呈词批语呈上。孔制台看完了一宗，问一番话，天来逐一对答。孔制台道："你且回去，补个呈词，送到我衙门里去，听候传审，本部堂同你伸冤！"天来叩头谢过。东莱道："不必补甚呈词，老僧已经代他写好了。"说罢，在衣袖里取出一纸，递将过来。孔制台叫天来且退出去，方才对东莱道："和尚，你今日为甚做这圈套来捉弄我？"东莱笑道："我做甚圈套来？"孔制台道："那小和尚的歌，怕不是你编的，要他唱着来引我问话。"东莱道："此中有个缘故，偌大一个广州城，难道真个没有一个廉明的官么？别人我不知，一个刘太尊，一个萧中丞，我知道他向来是廉明得很的，何以这件事，就这样糊涂起来？我

也曾细细问过当日审问的情形，想去一定是瞒了本官，左右的人作弊的。所以天来求我代他誊词，我不就答应，必要等大人到了这里，等他当面来告，为的是恐怕递到衙门，就有许多人上下其手，就让大人十分精明，也有查察他们不到的地方呀。”孔制台改容谢道：“和尚这番用心，非但替小民伸冤，并且顾全我的官声，可敬之至！可感之至！”说罢，辞了和尚回去，天来也谢过东莱，赶回省城。

不知此案是否即由孔制台讯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　杨巡捕勇擒大有　孔制台夜审喜来

却说天来回到省城，将一切事情，告诉了君来，兄弟两个，暗暗欢喜。从此只留心打听消息，安排候审。

孔制台回到衙门，马上拔了一枝令箭，委了本辕武巡捕杨福，带同千总苏安，率领刀牌手，飞速到谭村去拿人。交代说：“到了凌家，不论老少上下，是男子一概拿来，不许遗漏一名！”杨苏二人领命，不敢怠慢，即刻上了快艇，如飞而去。

这里凌贵兴因为抚院里的官司已妥，满心欢喜，邀了一众强徒，同来谭村，在裕耕堂中，大排筵席庆贺。还乐得不够，又叫了一班戏，来家演唱。此时人人在座，只有简勒先，因为肇庆帮有信来说，私盐近来易于得手，就往肇庆仍旧干他的勾当去了。还有尤阿美、熊阿七两个，不知又到哪里去盗窃，未曾来得。其余一众强徒，都在那里欢呼畅饮。

到了掌灯时候，一个个都有了酒意了，忽看见喜来没命

的跳了进来，口中说不出话，拿手向外面乱指。林大有最为机警，一见这个神情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推开酒席，走到天井，恰好倚着一根扛棒，顺手拿过来，在地下一点，借势跳起，一松手，丢了扛棒，早跳到二门头上，又双手按住门头，一翻身做个“蜻蜓点水”势，把双脚倒竖起来，勾住檐瓦，再一松手，倒翻一个筋斗，早到屋顶上，伏在檐边，观看动静。一众强徒，当时都吓的目定口呆。区爵兴忙问道：“到底是甚么事？快说呀。”喜来道：“官……官兵！……”说声未了，只见一个武官，带领着二十多个刀牌手，直闯进来。爵兴情知不是路，连忙走入后面，要开后门逃走。谁知开出门时，当面站着一个戴白石顶子的，说声“哪里去！”一手拿下，喝叫刀牌手绑了，仍旧叫人守了后门，把爵兴带到前面来。只见众刀牌手，把众强徒一个对一个的，都绑起来了。贵兴却是面如土色，跪在地下叩头，嘴里只说：“求大老爷饶命！”爵兴喝道：“蠢奴才！万事当官去讲，你对他叩甚么头！”又冷笑道：“也不知是甚么事，这里影子也不知道，也不给人家公事看，就这样胡里胡涂的来拿人！”说声未绝，苏安飞起一掌，照脸打去，喝道：“瞎眼贼！你不看见令箭么？”爵兴回眼一看，果然见杨福手里拿着一枝令箭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今番要死了！怎么动起令箭来？但不知是抚院那里始终瞒不紧呢？还是天来又到督署去上控呢？”因改了笑容道：“方才不知两位尊官，多有得罪。不知两位是奉了那个衙门差委的，我们这里茶资还没有奉送。”贵兴此时，已被绑了，听了这话，忙道：“是呀，你们快点放了我，我到里面取些茶资奉送。”杨、苏两个，只是不理，一面指挥拿人，一面叫到里面去搜，是男子一概捉了来。只见一个刀牌手，绑着一个人，从书房里出来，笑道：“几乎叫

他躲过，他躲到烟榻底下，我低下头去一看，那榻底是漆黑的，原看不见他，他却叫起‘大王饶命来’。他自己便是强盗，却当我们是强盗呢！”贵兴看时，却是宗孔，闹得满面灰尘，一头蛛网。杨福便教再搜，是那看不见的地方，拿刀去搠。一时里里外外，都搜遍了，一共拿了七十多人。原来他们正在那里做戏，连戏子一并捉在里面，所以有这许多人。

当下收拾要走，忽然一个刀牌大叫道："这是哪里来的东西，好臭呀！”杨福问是甚么事。那刀牌又叫道："呀！房顶上还有人呢！”说声未绝，杨福早已撩起长衣，一跳上屋，果然见有一个人在那里逃走。原来正是林大有。他上屋之时，已是吃醉了的人，伏在那里，被风一吹，那酒性泛了上来，忍不住便吐，恰好吐在那刀牌身上，因此败露了。杨福飞身上屋去捉时，他方才立起要走，杨福已走近身边，大有着慌，虚晃了一拳，杨福举手招架，招了个空，大有将身一闪，轻轻的一跳，已跳在三尺之外。杨福不敢怠慢，将身一纵，赶将过去。大有转身作一个“猛虎下山”之势，劈脸扑来，要想杨福一闪，他好乘势翻个筋斗，到杨福后面去。哪禁得杨福眼明手快，看见他扑来，连忙作一个“童子拜观音”之势，把身子一低，顺便伸出一脚，在大有腿上轻轻的搠了一下。大有是个酒醉的人，饶你十分武艺，终有点脚根浮动。被这一搠，不由倒栽葱的跌了下去。下面抬头看的人多，这一下恰好跌在众人头上，不曾把他跌伤。一拥上前绑了，连夜解到省城。孔制台吩咐严行收管。

次日两司府县都来上辕，孔制台问起梁、凌一案，黄知县已吓得一言不发。刘太守便道："据卑府看来，这是挟嫌诬告的。”孔制台点了点头，也不多说。等众官退去，孔制台

便开堂亲自审讯。先把三四十名戏子，叫他班主来具结释放。又教提林大有上来，因为他登屋拒捕，先叫重重的打了三百大板，然后逐名审讯。也有略供一二的，也有全行抵赖的，孔制台也不过略略问了几句，就叫一个个的都上了镣铐，隔别收禁。

到了晚上，却叫单带喜来一个，到花厅上去问，也不用差役，只带着一个贴身的家人伺候。孔制台和颜悦色的道："你今天在堂上，供的是凌贵兴用的家人，这话确么？"喜来供："是。"问："他用了你几年了？"供："六七年了。"问："杀人放火，是犯法的，你知道么？"供："知道！"问："要杀头的，你知道么？"供："知道。"孔制台忽然变了颜色，把桌子一拍道："你既然知道，为甚又知法犯法？快点从实供来！"喜来战战兢兢道："小人没得供！"孔制台又道："喜来，我看你年纪还轻，人又聪明，有心要出脱你的罪。本来你不过是他一个用人，不是同党，他出了工钱，用了你，你就不能不听他使唤，都不干你的事。你若是好好的从实供了，我一定设法替你出脱。你如果执迷不悟，你们这一伙人，总有一个供出来的，那时我把你当他盗伙，凌迟的凌迟，杀的杀，绞的绞，那时你可不要怨我！"喜来跪在地下，默默不言。旁边那家人便道："你这小孩子，好没分晓！这里大人有心要出脱你的罪，你还不叩谢呢！"喜来便叩了一个头。孔制台道："我不是就这样就可以代你出脱，要你供呀！你情愿杀头，还是情愿活着？随你的便！"喜来哭道："青天大人，当真的出脱了小人，小人情愿实供。"孔制台道："供了自然出脱你。"喜来又叩了个头，便从马半仙算命供起，中间如何看风水；如何要买天来的石室；如何宗孔来献计，画白虎，拆后墙；区爵兴又

如何做假借票，拦路截抢；如何去劫夺花盆桌椅；如何荐了熊阿七、尤阿美、甘阿定、李阿添，又如何差遣简当、叶盛，简、叶两个，一去无踪；如何来省城寻觅，荐林大有、周赞先、黎阿二、简勒先、蔡顺；当夜如何杀牛羊，拜神，斩鸡头，发誓；如何行劫；区爵兴如何调度；攻打石室不入，如何放火，搅烟入室，……一一供出，喜来供时，孔公便亲自提起笔，等他说一句，写一句。

供完了，孔制台还问以后行贿各事。喜来供道："送番禺县的一千两金子，是小人也有份送去的，是区爵兴带着，送给简勒先经手，那里还有一个甚么舅老爷，小人不认得他。以后多是区爵兴经手，小人不知道，单记得送过两回抚台衙门甚么师爷的礼，那师爷姓甚么，小人可忘记了。只有一个李老爷，是同小人的大爷时常往来的。还记得有一日，李老爷来说，抚台大人要看大爷的文章，大爷说做得不好，怎好拿去？李老爷教他请甚么'枪手'，他就去请了三个来，哪里是甚么'枪手'，是三个斯斯文文的读书人，请来住在三德号里。住了五六天，又另外请了一个人来，抄了一本书。小人的大爷，就叫小人送给李老爷去，说是给抚台大人看的。这书上是说些甚么事情，小人就不知道了。"

孔制台道："送抚台衙门师爷的甚么礼？你记得么？一共送过几回？"喜来道："几回是记不得了。送的礼也有绸缎衣料，也有珍珠玉器，也有古董，还有家里摆的一个西洋大自鸣钟，也拿去送了。还有两个大玻璃瓶，里面装的是黄黄黑黑的末子，还用紫檀匣子装了，也送了去。这是件甚么东西，小人却不知道。"孔制台也拿笔来一一记了。叫人把喜来仍旧带下去。喜来哭道："青天大人！你不说要出脱小人的罪么？"旁边那家人道："蠢才！就是要出脱你，也要等

结了案时，才能出脱你呀！”喜来只得跟着出去了。

一夜无话。次日起来，众官又上辕来了。孔制台叫一概挡驾，只请臬台、首府、番禺县，到签押房相见。这三个人因为昨天问起过梁、凌一案，今日又单请他三人，不免暗暗担心。而且督抚见客，向来是两司同见，道府一班见，州县一班见，今日却不伦不类的，每班见一个人，又是同见，这三个又是经手这个案的人，不消说一定是为这个案的了。内中惟有黄知县格外提心吊胆，只恨没有地缝好钻。无可奈何，只得硬着头皮，跟了进去。

不知见了之后，孔制台如何发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　一道旨调去两广督　十万金再沉九命冤

却说黄知县跟了焦按察刘太守，进了签押房，见了孔制台，行过常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孔制台问黄知县道："梁、凌那一案，贵县审过几堂？可有个确实口供？"黄知县见问，先涨红了脸道："卑职只问过一次，却有谭村耆民，来案具保，说凌贵兴是安分读书之人，当堂保释了，现在比差缉盗。"孔制台又问刘太守道："这个案曾到贵府里告过？"刘太守道："卑府曾经亲自提审，准情酌理，凌贵兴是个纳监读书之人，同天来又是个姑表至亲，纵有不睦，何至于下此毒手？而且凌贵兴是谭村的一个富户，哪便结识起强盗来？天来的见证人，又只是一个流丐，似乎不能凭信。"焦按察接着道："此等无业游民，专门唆揽讼事，最是可恶！"孔制台道："三位的意思却都与兄弟不对，或者这个是兄弟

的偏见，也未可知。萧中丞近来又病了一个多月，听说还不曾好，不知他怎么办法。这个案也曾到抚院去告来，兄弟昨夜倒问出点头绪来了。”说着叫人去带喜来来，不一会带到了。孔制台道：“喜来，你昨夜的口供，都是真的么？内中可有谎话？”喜来道：“句句都是真的，不敢撒谎！”孔制台道：“你照样再说一遍。”喜来看见座上又有三个官，不知是甚么官，左张右望，不敢开口。孔制台道：“你只管讲，不要怕。”喜来无奈，只得又把昨夜所供的话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孔制台却拿着昨夜写下来的那张底子，对他的话。听得焦、刘两个，只是错愕，黄知县更是如芒刺背。后来听到喜来说送一千金子的话，犹如青天起个霹雳一般，吓的手脚都冷了，几乎未曾把大小便都吓出来了。喜来供罢，孔制台叫人把他带了下去，对着三人道：“三位想都听明白了，兄弟昨夜问他，又没有动刑，可见得不是刑逼的。请教这个重案，应该怎样办法？”焦、刘两个，不觉面面相觑，黄知县便出位请参。孔制台道：“贵县放心！此等重案，本来要出奏的，就是全案案卷，也要咨送刑部。等到结案出奏时，少不免要逐条叙出。就是萧中丞那里，兄弟也不敢回护，只听皇上的旨意和部议罢了！”说罢，举茶送客。三个人只得起身辞出。

孔制台便下了一个札子，委了一个候补道，到发审局，会同一众发审委员，审问此案。一面把一干人犯，押送到发审局去。

却说贵兴的侍妾杨氏、潘氏两个，见丈夫被捉，吓得没了主意。此时家中没有一个男子，便是儿子应科，也捉去了。只得商量定了，留潘氏看家，杨氏赶到省城三德号里，叫一个伙计，去请李丰来商量。杨氏当面见了李丰，求他设

法。李丰道："空口说白话，是不中用的。"杨氏道："这个自然！说不得要用钱，用多用少听凭李老爷做主就是了。"李丰听得，便去找着两个发审员商量。吓得那发审员，把舌头伸了出来，缩不进去。原来他们都受过孔制台的面嘱，说："此案自始至终，都是贿成。今番你们承审，怕不免还有人来关说，可不准受丝毫贿赂，倘查出了，要严参的！"况且孔制台又亲自问过了喜来的口供，存了底子的，如何敢受？李丰无奈，又去寻着了孔制台的妻舅高全，许下十万银子，求他设法。高全道："别的事情，都可以办得，只有这件事，格外严厉。近来天天传见发审员，问这件事，查看口供，稍微不对的，都逐条驳正。听说已有两个供的对了，哪里还好说话？"李丰道："姑且去碰碰看如何？"高全道："莫说十万，就是一百万，我也不去碰这个钉子。"李丰道："这个案子，倘使认真办起来，连舍亲萧中丞，也有点不便，只求制军看同寅面上，从这个上面说起，便没有痕迹了。"高全道："他看甚么同寅面上！从前康熙年间，皇帝去谒'圣庙'，要开中门，他还不肯呢！"李丰听了，不由的发急，对高全跪下道："这样说起来，只怕我将来也要带累在里面。此刻不说贵兴的事，高兄，你只算是救我，只要事情办妥了，如果十万不够，那怕再添些！"高全连忙扶起来道："这是认真的办不到，并非有意居奇。李兄既然如此，待我姑且去碰碰就是了！"李丰大喜拜谢。

当日高全等到孔制台事暇时，便去谈天，闲闲的提起这件事。孔制台已经觉得，便冷笑道："我想不到凌贵兴的神通，有这般大，居然托到你在我面前尝试！我见广东的贪官污吏太多了，将来这个案，我连过付赃银的也要办他一办，你莫非要开个名字上去么？"吓得高全闭口无言，只得退出。

过了两天，那候补道来销差，说全案人犯都画了供了，只有熊阿七、尤阿美、简勒先三个，不曾获案。又审得简勒先是番禺县差，黎阿二是臬差，孔制台立刻下了札子，叫两首县火速缉捕熊、尤、简三犯，限日到案。正在发落时，忽然接了一道上谕，因为山东黄河决口，要孔制台即刻驰驿前去督工修理，所有两广总督印信，着交与萧抚院署理。孔制台不敢停留，即日料理交卸动身。因想起省中各官，都是受过贵兴贿赂的，交了出去，恐怕他又去弄手脚，因加了一道札子，将全案人犯，解到肇庆府寄监。交代说："等人犯齐了，即刻定罪处决！"又交代两首县，捉获了三犯，即移送肇庆府归案办理。一一交代明白，方才请萧中丞来接了印，立刻起马动身。

却说简勒先在肇庆，专走私盐，打听得凌贵兴的案子发作了，也自害怕。后来又听得全案都送到肇庆来，也不知是甚么意思。自己走到府监里，用了几个小钱，去探望贵兴一众人等。贵兴大喜道："简兄来得好！你在这里多年，或者可以同我设个法。此刻不论钱多少，只要能翻过案来，哪怕十万二十万，务求从速设法！"宗孔道："简大哥！你可怜我被那昏官，夹得我几乎跟了张凤去，此刻脚上还痛呢！你如果救得我出去，我供你的长生禄位！"爵兴道："老表台，你禁声！这是甚么事，好这般大惊小怪的！"宗孔道："你不要和我说，我们好歹还捱上两夹，不象你枉做了'赛诸葛'，足智多谋的，只喝得一声打，便连忙招了。要不是你招供在前，我们此刻还没有招呢！"贵兴道："不要争了！简大哥，你去打听哪里有好伤药，给我们买点来，我们一个个都受了伤了。可恨那昏官，因为我不肯招，烧红了一张铁板，要我站上去，此刻我两只脚心，都溃烂了，寸步难

移呢！”宗孔道：“伤药我也要的，只有老区用不着。”爵兴道：“简兄快到外面去打点，幸得人犯未齐，不然，这个案早就结了。这也注定我们有救的。旁的事都可以慢，只有这件事要紧。就是简兄在这里出入，也要小心！”简勒先点头答应，作别而去。

他心想这件事情重大，要寻一个妥当人商量，一直走到盐厂里，寻着一个杜师爷。原来他们做私盐的，都与官盐厂的司巡通声气，所以勒先认得这么一个人。当下勒先见了杜师爷，便问道：“师爷，这两天有到府里去么？”杜师爷道：“有两天没有去了，我不定要到琼州去呢。”勒先道：“为了甚事，要到琼州？”杜师爷道：“听说雷琼道将近满任，本府打算要谋升呢，我不就跟了他去么？”勒先道：“不知几时可去？我也来给师爷饯行。”杜师爷道：“早呢，谋的人也多，只看谁的钱多，就谁去罢了。这里也不过这么想，打点的钱还不知在哪里呢。”勒先乘机便道：“钱倒不愁，只要本府大人肯用。……”便把贵兴一案，大略说了。又道：“他此刻十万八万都肯出的，只要翻过案来！”杜师爷沉吟道：“我们做中的好处呢？”勒先道：“他这个人很爽快的！此刻虽然不曾说多少，事情办妥了，少了他也拿不出来。”杜师爷道：“且等我找舍亲商量去。”勒先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就要早点去干妥了。”杜师爷答应了，勒先便辞了去。

原来这个杜师爷名勤，是本府幕友徐凤的亲戚。徐凤跟着这一位连太守，到肇庆府任，杜勤便投奔肇庆，求徐凤谋事。此时一切都已位置停当，无可安插，徐凤才转求了连太守，荐他到盐厂里来。当下杜勤到府署里，寻见徐凤，说知缘委。徐凤道：“这个案子是由孔制台交下来的，恐怕难

办。”杜勤道：“只要说得动听，怕他不依！”徐凤道：“你且说怎样说得动听？”杜勤道：“这个案要依了孔制台办下来，省城的官，是经过手的，都是带累着。内中还有一个萧抚台，孔制台亲自办了，是没得好说的。此刻他一个知府，怎么和抚台作对起来？并且孔制台到山东去修理黄河，这个是著名的苦差，办得不得法，便要得处分，说不定革职充军。试问极力办好了，却向哪个讨好？”徐凤听了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我试说说去，你明日来听信。”杜勤辞去了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又去听信。徐凤道：“说便说妥了，只是要见了银子才好办事。”杜勤得了这个信，便去找勒先，勒先得了信，便去告知贵兴。贵兴大喜，就叫勒先星夜到谭村去取银子。

不知取来后，能翻案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　大张华筵偏是幸灾乐祸　传来警信顿教胆战心惊

却说勒先得了信，便飞奔到府监里，悄悄告知贵兴，贵兴大喜。便叫勒先即刻动身到谭村去取十万银子来，另外多取二万，作为一切零用。勒先领命，即去叫了五只快船，叫他多添水手，限八个时辰赶到谭村，仍旧八个时辰赶回来，不论船价。船户答应了，每船用了十五个水手，撑篙打桨，如飞而去，从未时起行，丑时已到了谭村。勒先悄悄走到凌家，敲开了门，对杨氏、潘氏说明了来意。二妾大喜，即将平日的窖藏，取了十二万出来，等到天色微明时，叫人来运到船上，分装了五船。卯时起行，赶到亥时，就到了肇庆。

连忙雇了脚夫，运到寓所，便连夜去知照杜勤，杜勤又知照了徐凤。次日早晨，便明目张胆的，把那雪白的银子，抬到了知府衙门里去。连太守的黑眼珠子，看见了那堆积如山的白银子，哪里还顾得甚么利害？即刻派差，赍了公事，到番禺县去，叫他派差协传天来到肇庆去听审。可怜天来此时，恰好病在家里，只得由祈富服侍着，带病前去。到得肇庆时，连太守含含糊糊的问了两堂。贵兴等众人，尽翻前供，连太守便把一干人犯尽行释放，倒把天来收押起来，要办他诬告。幸得祈富在外面打点，托人具保，天来又具了甘结，方才得脱身回去，与母亲说知，彼此一场痛哭。凌氏道："我劝你从此以后休了这个念头吧，只当是前世的冤仇就是了！不然，倒反弄得自家吃苦。"天来道："此刻各衙门也都告遍了，再没有地方好告了，孩儿不休也要休了。"将息了几天，仍旧回到省城去。从此把报仇雪恨的心，一齐放下，只代兄弟君来续娶了一房妻子，侍奉凌氏。

这一天，天来有事，走过双门底地方，忽然遇见贵兴，坐着一顶轿子，后头跟着两个小厮走过。天来故意回过脸来躲避。贵兴早看见了，喝令停轿。走下来，赶上天来，一把拉住道："老表台，莫非又要到甚么衙门告我么？"天来道："告也使得，不告也使得，你休来管我！"贵兴哈哈大笑道："梁天来，我告诉你，你想告我么？你会上天，便到玉皇大帝那里告我，你会入地，便到阎罗天子那里告我。你若是既不会上天，又不会入地，哪怕你告到皇帝那里去，也无奈我何！我明告诉你，事情是我做出来的，只是奈何不得我的钱多。我看见你因为和我打官司，衙门费也不知用了多少，把你的家产都用穷了，我觉得实在可怜！"说罢，叫小厮拿二百文钱，掼在地下道："把这个送给你做讼费吧！我

看见你精神颓丧，恐怕你忘记了，待我打起你的精神来！”说罢，举起手中的泥金折叠扇，向天来头上乱打，天来竭力挣脱。贵兴洋洋得意，仍旧坐上轿子，回到三德号。

恰好爵兴来到，贵兴拍手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自从同梁天来打官司之后，用了三十多万银子，却不似今日用了二百文铜钱的爽快得意！”爵兴问是甚事，贵兴一一说知。宗孔在旁，呵呵大笑道：“爽利爽利！”爵兴道：“贤侄此举，大不相宜。大凡为人处世，须要知彼知己，天来自从遇了此事之后，含冤未伸，他心中何曾一日放下！幸而我们门路广通，从县里起，直到督抚衙门，都打通了。究竟我们越得意，他却越冤苦。你不去撩拨他，倒也罢了，撩拨起来，他那一条死心，未免又要活动起来。再去寻出甚么门路，岂不又要费事！”宗孔道：“哼！要这样怕人，我们当初也不干了！此刻孔大鹏那厮又走了，新任的两广总督杨大人，他未到任以前，我侄老爹便打发人到南雄去，送了一份千金重礼，还有甚怕头呢？偏是你足智多谋的，要瞎小心！”爵兴冷笑道：“就算我瞎小心！事到头来，大家有份，到了那时，不要又往床底下一钻便了！”贵兴道：“表叔说的不差，我们从此留心打听着他就是了。”

当下无话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喜来忽然来报道：“前天新任总督杨大人到任，梁天来在码头拦舆递禀，杨大人不收他的呈子，在轿里掷了下来。梁天来就被旁边的戈什哈叉开去了……”宗孔拍手大笑道：“这千金之礼，送得着也！如今可免得人家瞎操心了。”贵兴也说道：“可见得事前打点，最为妥当，就如一向的官司，县官最小，却也打发了千两黄金。抚院虽大，然而却用不到一万银子，从此之后，我可明白了这个道理了。”区爵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却还不能不提

防……”宗孔不等说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老表台，真会瞎操心！怪不得你年纪未到五十岁，头发已经白了！总督那里，已经告不准了，难道你还怕他进京去御告么！侄老爹，你快点恳求赛诸葛先生，出个法子，不然，梁天来当真进京去，在皇帝老子那里告你一状，皇帝老子准了，那时候非但我们躲在床底下的逃不了，就是那能言舌辩足智多谋的，只怕也逃走不了呢。”爵兴道：“唉！老表台，你何苦只管呕我呢！”贵兴道：“不必多说了，我们总是留心着提防他便是了！”当下叫过喜来，交代他在外面留心查察天来踪迹，喜来领命而去。

有事话长，无事话短。光阴荏苒，不觉过了月余。喜来报说：“天来病重，大约不久就死，大爷可请放心了！”贵兴问道：“你这是从哪里打听来的？”喜来道：“小的前日在他糖行门首经过，看见许多药渣，已是留心体察的，故意一日走过几遭，留心看他行里，只看不见天来。今天早起，又在那里走过，只见那永济堂的医生程万里，走了进去，我更留心等着。看他歇了好一会，那程万里走了，却是养福送出来的。不一会，就见他行里一个小伙计，拿了药方子去撮药。小的恰好这两天有点伤风，便心生一计，跑到程万里医寓里去看病，闲闲的问他到天和糖行做甚么事。他说给那行里的东家梁天来看病。我问他是甚么病，他说是忧郁太过，变了怔忡之症，有九分治不好的了，所以特来报与大爷知道。”

贵兴听了大喜，说他会干事，赏了他二两银子，便叫去请区爵兴来议事。不一会爵兴到了，贵兴告知前事。爵兴道：“但愿他果然病了，虽然不能就死，我们也可以暂时放心。不瞒贤侄说，自从贤侄在双门底辱了梁天来之后，我着

实担心呢。”贵兴道：“此刻他病了，据说有九分不得好，死了固然干净，即不然，病他一年半年，就让他好了，也亏耗极了，还怕他甚么？我们且回到谭村去乐他几天，不要再住在这省城了。”说罢，便约了爵兴，一同雇了船，回谭村去。

原来贵兴自从在肇庆府翻案释放之后，一向住在省城医治刑伤。等医好了，又恋着珠江风月，并未回过谭村。此时回到家来，只觉得裕耕堂上，蛛网尘封，不免也有些伤感。当即叫人打扫起来，重新陈设一番，东西书房，也都收拾停当。便同爵兴两个饮酒解闷。

却是宗孔也在省城医好刑伤，先就回家去了，此时闻得贵兴回来，连忙便去探望。入得门来，先就大呼小叫，一叠连声的“侄老爹”叫个不止。原来贵兴自从翻案回来之后，因为一班党羽，都受尽刑罚，大家都是死里逃生，提出了大大的一笔银子，分散各人，作为酬谢。宗孔便得了三千银子，贵兴又格外指给他一所房子，几亩田地，因此宗孔平白地便变了个素封之家。那一片感激的心肠，他自己也说不出，恨不能够把贵兴叫了“老子”才好。所以那狐媚巴结，较前又添了几倍。当下他一径走到书房道：“侄老爹，几时回来的？我一点也不曾知道，我来请你的万福金安呢。呀！区老表台也来了，你们吃酒快活呀！喜来端把椅子过来，我也陪着吃一杯。”贵兴道：“叔父来得正好，就此吃一杯吧。我们翻过案来之后，还没有庆贺呢！”宗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！侄老爹几时请客呢？”贵兴道：“好教叔父得知，梁天来那厮病的了不得，大约有九分要死的了！”说罢，又把喜来的话告诉他一番。宗孔拍手道：“这更应该庆贺了！我明天亲自到省城走一遭，把众人一齐约了来。这里裕耕堂，

许久不曾热闹了，也好叫他热闹热闹。一来是我们自己庆贺，二来也庆贺天来的病。”说罢，举起酒杯来，连喝了几杯，便起身告辞道：“我近来有点穷忙，先去办妥了，明日好到省城去，代侄老爹请客。”说罢，辞了出来，自去办他的事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他果然到省城去了，将那一班狐朋狗党，一一约齐，陆续都到谭村而来。这一日，裕耕堂中，又是高朋满座了。贵兴不免又是肥鱼大肉的供养起来，欢呼畅饮。叙了三天，这一天格外的山珍海错，穷奢极侈，作为庆贺筵席。众强徒只不过狼吞虎噬，笑语喧嚣。惟有宗孔乐得手舞足蹈，那一种兴高采烈的光景，实在形容他不出来。从日落西山起，直吃到二鼓将尽。正商量洗盏更酌，忽听得门外一声大叫：“祸事临头！你们还在这里寻乐么？”这一声叫不打紧，却把众人的酒都吓醒了。

不知到底是何祸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　妙算无遗爵兴再点将　属垣有耳阿七听私言

却说凌贵兴等众人正在欢呼畅饮，忽听得有人闯进门来，大叫祸事，吓的众人一惊。连忙看时，却是简勒先。贵兴忙问：“是甚么祸事？”勒先道：“我自从送大爷们起程之后，仍在肇庆贩盐……”宗孔抢着道：“问你甚么祸事，你谈这个做甚？快点说了出来呀！”勒先道：“事情有个层次，等我慢慢讲来呀。——又承大爷给我许多银子，本钱充足了，便易做事，因此两三个月里头，很赚了几个钱。我看见

肇庆的锡器很好，据说是天下驰名的东西，因此买了一份席面，要来孝敬大爷，亲自带了，叫船送来。昨天下午时候，船到佛山，忽然对面来了一只船，我看见船上一个人，很象祈富。一时起了疑心，便叫船家回转舵去，跟着他走。走了一程，天色晚了，那船便泊定了。我叫船家把我的船紧紧靠在他的船边。到了夜静时，我留心察听，忽听见一个人说道：'今天才离家一天，大爷便这样愁闷，须知在路上的日子多呢！照大爷这样，只怕未曾到得北京，先自愁坏了。'这个明明是祈富的声音。又一个人道：'我也知道，怎奈想起那一番冤苦，就要伤心，又想到这番进京，不知济事不济事！……'以后的话，便模糊听不清楚了。这个可是梁天来的声音。我想他主仆两个进京，必定不是好事，今天一早便要赶来报信，偏又遇了一个旧朋友，硬拉着在佛山鹰嘴沙，盘桓了大半天，所以此时才得赶到。大爷要赶紧设法才好！"

贵兴诧异道："前两天他才病着，怎么就好了！"爵兴跌脚道："中下计了！不信你再赶到省城去问程万里，他一定还说他病着呢。"贵兴着急道："这便怎么处，求表叔作速定个计策才好。"爵兴叹道："我本来暗中发过誓，从此之后，我一言不发，不定一计的了，省得宗孔表台，开口'赛诸葛'，闭口'足智多谋的'，叫我听得难受。"宗孔道："哼！恭维你还不好么？"爵兴道："罢了！这一回天来进京，无非是御告，象这等重案，不免要派出钦差来，大家等着吧。到了那时，一网而擒，只乐得大家引颈就戮。好在死的也不是我一个！"贵兴道："算了吧！这会事到临头，这些口头言语，还计较他做甚么呢？表叔赶紧画策吧！"宗孔道："侄老爹好不禁吓。怎见得他进京，就一定是御告呢？勒先也不过隔船听了两句话，象是他的声音罢了，怎见得就

一定是他呢？”宗孔说话时，爵兴已经踱到书房里去了。贵兴也撇下众人，来和爵兴商量道：“表叔，大事要紧！望你一切都看我薄面，定个计策吧。”爵兴道：“本来这是个‘同舟共济’的事情，我怎好不管？只是呕气不过！”贵兴道：“算了吧，算是我的不是吧！”爵兴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截杀一法，叫人兼程赶到南雄岭等着，等他来时，便一刀了却。”贵兴道：“这岂不是又在那里闹一个命案？”爵兴道：“这里闹到炮火连天，弄出七尸八命，还不怕他，难道再杀个把人，就胆小了么？”贵兴道：“这也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无可奈何的了。只是哪个可以去得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这不过姑妄言之罢了，哪一个能办这件事？此刻他人已去了，我们在这里纵使派人去赶他，赶得上，自不必说。万一赶不上呢，又要回来报信，这里再设法，再打发人去赶，这样两个来回，他早出了广东界了，哪里是计策！”贵兴道：“难道真是束手待毙么？”爵兴道：“法子是有一个，贤侄不必着急。你先出去交代众人，今晚且尽欢痛饮，明日一早有事，你且陪着他们，让我一个人静静的想个十全法子。”贵兴应诺，出来交代，又陪着吃酒。

此时众人一个个都怀着鬼胎，哪里还有心肠吃酒？糊里糊涂的吃了几杯，就散了。略略歇了一会，都去安歇，宗孔也辞了回家。贵兴便来与爵兴计议。爵兴道：“我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明日一早，大家陆续起身，都到省城去，却要留下两个人在这里！”贵兴道：“留下谁呢？”爵兴道：“一个是熊阿七，一个便是令叔宗孔。”贵兴道：“留下他们有甚用处么？”爵兴道：“阿七是有用的，留下令叔，不过是叫他陪陪阿七的意思。不然，贤侄出门去了，家中只有女眷，没个自家人，倒留个外人在家里，总不方便呀。”商量

定了，各去安歇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早起，陆续打发各人动身，都约定在三德号取齐，单只留下宗孔、阿七。爵兴拉阿七到一旁，附耳叮嘱了几句。又道："这件事只好暗暗而行，除你我之外，不许有第三个人知道。一得了实信，便到省城来告诉我。"阿七点头答应了，然后才同贵兴，带了喜来，叫船到省城去。到得三德号时，一众强徒，早已等候多时了。爵兴道："此时要首先派人到南雄，不知哪位愿去？"李阿添道："我愿去。"甘阿定道："我也去。"爵兴道："有了两个了，然而你们恐怕认不得天来，再叫越文、越武、越顺、越和，四个同着去，他们是见惯天来的，多几个人看着，免得他漏网。"又道："赣州关一路，也要着人去，不知谁肯去？"美闲道："我从前曾经到过，是条熟路，我可以去得。"宗和道："我也要去。"爵兴道："还可以带了柳郁、柳权、简当、叶盛同去。"又对贵兴道："贤侄可作速打一张三万银子南雄的汇单来，我这里已写下一封信了，这个差使却要喜来走一趟。"贵兴连忙叫帐房去打了来。爵兴叫喜来道："我给你这封信，你到南雄时，到千总衙门去投递。南雄千总刘升，与我有八拜之交，这件事我全托他代办。这三万银的汇票，你到了南雄，先取一万，送与刘千总，余下二万，就存在银号里。倘刘千总说打点关上，要多少使用，便随时去取。赣州关一面要使用，也到你那里去取，千万要小心在意！"又对李阿添、凌美闲等道："你们到了地步，各人都到关上去住着，那两处都有刘千总招呼，千万留心着。天来过关时，便指与关上人知道，自有害他的法子，不必你们动手。只要指出天来，便是大功。"又各人另外给了盘缠使用，立刻出北门，走陆路，兼程赶去。贵兴又嘱咐喜来道：

“这是生死关头的一件大事。你伺候我多年，知道你能办事，所以派了你去，办妥了回来，我重重的赏你。路上好生在意。”喜来诺诺连声，一行人纷纷出北门去了。

林大有道：“他们都有事去了，不知我们当办些甚么？”爵兴道：“还有一处，要想拜烦你走一遭。”大有道：“到哪里呢？”爵兴道：“我恐怕他不走南雄，却走了和平岭，要烦你去截他。那里没有熟人，不能打点，不是智取，便是力胜，他人恐怕靠不住，所以留下你到那边。”大有道：“和平岭一路，是要走东江的，何以他又走佛山呢？”爵兴道：“事情难料，或者他怕我们耳目众多，故意到一到佛山，掩我们耳目，亦未可定。再者，勒先既在隔船听得着他的说话，就不许他看得见勒先么？他看见了勒先，知道被人窥破，改道而行，亦未可知，怎么好说得定呢？”大有道：“既这样，我就走这路。”周赞先、黎阿二同道：“我等同去助林大哥一臂之力。”爵兴道：“好！你们就带了润保、润枝、宗孟、宗季同去。”林大有道：“我到了那里，除非他不走那一路，要是走那一路时，包管你手到擒来。”于是各各领了盘缠，一路向和平岭去了。

爵兴又叫勒先道：“你可赶韶州去一趟，那里是个热闹所在，须下手不得。你带些盘缠去，到那里赁一只小舢板，在太平关前水上做个小买卖。每日北上的船，都要验关的。你就留心察看。如见了天来，你就先赶到南雄，到关上报知李阿添等，好留心下手。只要你先赶到半日，就有了预备了。”勒先领了盘缠去了。

贵兴见一一都调拨停当，便问爵兴道：“不知南雄一路，是用甚么法子去处置他？”爵兴道：“我托刘千总到关上去打点，见了天来时，便将他扣住，硬说他私带军火，就

近把他送给地方官，再到衙门里打点些，把他问成一个死罪，岂不是干净么？”贵兴道：“他并未带得军火，怎样好诬他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贤侄好老实！刘千总那汛地上，哪里不弄出几斤火药，几枝火枪来？预先装好箱子，贴了梁天来记号，存在关上，他走过时，胡乱栽到他行李旁边，饶他满身是嘴，也辩不来！”贵兴道：“表叔真是神出鬼没之机了！”爵兴道：“这也叫‘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’罢了。我昨天晚上，算了一夜，已是算无遗策的了。但愿派去的人，不躲懒，肯赶路，没有赶不上的。连日都是北风，前日勒先在佛山遇见他，算到今天，他最快也不过走到清远罢了，这里从陆路快多着呢。”当下议论一番，各自休息。

从此二人就在三德号住下。凌贵兴是急得同热锅上蚂蚁一般，不是抓耳挠腮，便是跳出跳进。区爵兴也不免要长吁短叹。那些伙计们来劝解的，都说：“这不过是简勒先一面之辞，如今事之真假，尚在未定，何必这等着急呢？”贵兴听了这话，只得自家勉强开解，也在那里希冀是简勒先的谣言。不觉过了六七天，这天忽见熊阿七匆匆走了进来，对爵兴道：“千真万确，赶紧防备才好呢！”贵兴又是一惊。

不知阿七说甚么事“千真万确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拐巨款喜来遁迹 进京都爵兴登程

却说熊阿七匆匆走来，对爵兴道：“这事千真万确的了！我在谭村，依计而行，天天晚上，到梁家去打听。每夜到了三更时候，天来的母亲，便出来烧香拜神，口里喃喃呐

呐的，不知祷告些甚么。我在房顶上，风又大，听不清楚，一连几夜，都没有头绪。昨日君来回家去，等他母亲烧过香，方才回房，我便落将下去，在窗外去听他说话。只听见君来说得一句道：‘这全亏了姓蔡的，不是他赠了盘缠，哥哥怎么去得成呢？’又一个女子道：‘去便去了，但不知这个冤仲得成伸不成呢？’又听得君来道：‘这可难说了！如果他有本事，弄到皇帝也受了他的赃，那真是天命了。’你想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么？”说着便要辞去。贵兴道：“你左右是没事的人，就在这里住几天何妨呢？或者早晚有事，也未可知。”阿七道：“本来可以在这里，我本来是没事的人，但恐一会宗孔大叔到了，我实在怕见他。”爵兴道：“怎么？你们闹翻了么？”阿七道：“翻是没有翻，只是他的说话很难听，还是不听的好。”贵兴道：“他说甚么话来？”阿七道：“又何必再提呢？”爵兴道：“凌大爷问你，就说说也不妨。”阿七道：“我们自从认得凌大爷之后，多承大爷的照顾，这是我们众兄弟都是一样的，前回肇庆府翻了案回来，凌大爷格外恩典，拿出若干银子，分给众兄弟，一来压惊，二来酬劳。当日到堂，本来没有我的事，大爷却分润到我，我不合受了过来。此刻宗孔见了我，要就不提及翻案的事，一提起时，他开口就是甚么‘不要脸的无功受禄’，闭口也是甚么‘不要脸的无功受禄’。我想这是大爷的恩典，与他甚么相干？何苦要常常糟蹋我，取笑我呢？我这几年鸦片烟吃的多了，把那火性子都减尽了，要是前几年的脾气，我早就打了他了。”贵兴道：“这个你何必同他计较！他来了，我说他几句，叫他以后不要如此就是了。”爵兴道：“说也奇怪，他近来不知怎样，专喜欢得罪人，我同他无怨无仇的，他却也是苦苦的糟蹋我。他单知道说‘无功受禄’，倘

使当日不是有你们三个在逃的，只怕早就受戮了呢，他还想受禄么？我倒以为你们这一逃，是个救命的大功呢。”贵兴道：“正是！还有尤阿美，至今未见回来，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又没有个信。他那一份，我还代他存着呢。老七，你不必介意，只管在这里住着。”阿七只得留下。

大家又议论天来进京的事，爵兴把调拨人马之事，一一告知。阿七道：“既然这样周密，料来他飞也飞不过去，大爷只管放心。”贵兴道：“我别的都放心，只因他先动身三天，恐怕我们的人，赶不上他，那就糟糕了。”阿七道：“他到京里去，算他告准了，那便怎么样？难道还差人到这里提我们到京，皇帝自家审吗？”爵兴道：“哪有这等事！告准了，自然放钦差来审。”阿七道：“那就好办了。钦差未必就不要钱，大爷有的是钱，甚么事打点不过来，除非又出了第二个孔大鹏。我想做孔大鹏那种呆子，天底下再不会有第二个的！”这一句说话，猛然又提醒了凌贵兴，以为天下人哪一个不是黑眼睛看见白银子的？饶他甚么钦差，我拚了银子，买他不动，拿金子去买他，没有买不动的。且等到了那时候再说。于是不知不觉又快活起来，便叫拿酒来吃。

三个人传杯递盏，吃了一回，忽见宗孔大踏步跨了进来，对着阿七嚷道：“你好，你好！怎么说话也没有一句，就跑到这里来了！”阿七道：“我有要紧事，来对大爷说。我早上起来时，你尚自睡着，我不敢惊动你，所以先走了。”宗孔道：“偏你有紧要事，我便没有要紧事！侄老爹，我告诉你，好叫你欢喜。我今天早起，不见了老七，问小厮们，知道他来了。我一个人闷得慌，也赶了来。想起你们听见说梁天来进京去了，便慌做一堆。我明明记得前几天，侄老爹亲自告诉我，说天来病了，是喜来打听来的实信。他怎么忽

然又好了呢？因此我也学了喜来的样子，装了病，到程万里那里去看病，就问他：‘天来病好了么？’侄老爹，你猜他说甚么来？他说：‘天来的病，只怕神仙也医不好的了。’所以他也回复了，叫他另请高明。侄老爹，依他这样说，天来只怕将近要死了，哪里还会进京呢？”贵兴听了，将信将疑。爵兴道：“程万里和天来是莫逆至交，这一定是恐怕我们知道，设法截他，因此串通了，故意在我们面前撒出这个谣言，好叫我们不在意。他有了这种深谋远虑，我们正要加意提防呢。”宗孔瞪着眼道：“偏是你如同看见的一般，我们去打听的，都不象你胡猜乱想的，倒是个真凭实据！”爵兴只不理他。贵兴此时虽然将信将疑，却打了一个行贿钦差的主意，先就放下一半心来。每日只是同爵兴吃酒解闷。

不知不觉，又过了十多天。忽然一天，尤阿美踉踉跄跄的跑了来，喘吁吁的说道：“凌大爷，不好了！”贵兴吃了一大惊，忙问道：“许久不见你了，为甚事这等仓皇？”阿美道：“喜来没有了！”贵兴道：“甚么没有了？这话怎么讲？”爵兴接着道：“到底甚么事？你从哪里来？好好的从头说起吧。”阿美这才喘息定了，说道：“自从那回听说孔制台拿人，我就亡命到了南雄去，投在黄元合行栈里，做个打杂。八天前头，李阿添等一行人投到栈里住宿，我们都是好友，因此晚上没事，就到他们房里叙旧。说起来，才知道大爷已经翻了案。此时梁天来又进京去御告，他们是到南雄截天来去路的。又说起喜来带了三万银子汇单，一同前去。因为带了重资，不便在一起，扮了客商，另外投到朱怡和店里去住下了。说明过了一天，就去取现银，一面送给刘千总，一面来给他们信。谁知等了三天，毫无影响。是我到朱怡和店去打听，说是有一个如此这般的客人，来住了两夜，

今天一早，就动身去了。问他到哪里去的，店家却也没理会，只说是往北去的。据那店家说起来，那人一定是喜来了。我回去同他们商量，又不知往哪里追寻的好。想起千总衙门里，我有两个汛兵相熟的，我又去打听，这两天里有人来送过礼没有，谁知连影子都没有。喜来到底不知往哪里去了。此刻关上又不能打点。刘千总那里，也不能通个信。这里汇单是汇到南雄哪一家的，大众又都不知道，这笔银子拿去了没有，也无从打听，大家急的了不得。又因为一路上兼程赶路，大众都乏了，没有人肯回来报信，叫我赶着跑一趟。是我兼程赶来，求大爷做主！”

阿美一面说着，爵兴一面跌脚，贵兴一面着急，宗孔一面埋怨道："侄老爹，你有三万银子的大事，为甚不叫我去，却叫喜来这厮去？要是我去时，事情早已办妥了，此刻怎样办法呢？”爵兴道："事不宜迟，此刻只得再打了汇单，等我亲自赶到南雄打听。天来如果未曾过去，就在那里打点；如果已经过去了，我就在南雄转汇到京城，寻着陈大人，好打听他告得准告不准，然后打点送钦差的礼。除此之外，更没有办法的了。”宗孔道："喜来拐走了那三万，就由他去么？”贵兴道："这件事只好再作商量的了，此刻先打算进京一路要紧。”宗孔道："进京么？我也同着去。”爵兴道："老表台肯去最好了，省了我一番跋涉。”贵兴道："还是表叔去罢，叔父在这里，早晚还有事呢。”宗孔只得依从。贵兴又虑到天来已经过了南雄，认真要进京，三万银子不够，想打十万的汇单。爵兴道："只怕三万也够了，万一不够，应允他到了此地再找足，也是一样的。”贵兴再三商量，打了一张五万汇单，交给爵兴。定了明日一早，带了尤阿美、熊阿七动身。

三个人一早出发，一路上无心观看山川景致，只管趱路，兼程而进。走了六天，到得南雄，就投到朱怡和店里住下。爵兴的意思，要住在这店里，好顺便打听喜来的踪迹。这一天恰好是中秋佳节，店主朱怡甫，格外备了酒席，请寓客吃酒赏月。爵兴本来是个酒徒，又恰好碰了这个机会，乐得开怀畅饮，同席各客，不免互通姓氏。内中有好些与这书上无干的，不必表他。单表一个姓苏，表字沛之的，他是直隶人氏，也寓在朱怡和店里，已经二十多天光景了。饮酒中间，爵兴问起朱怡甫道："十几天前头，有一个名叫喜来的，曾到贵栈寓过么？"怡甫道："敝店过往客多，哪里都记得名字呢？"爵兴又把喜来面貌身材说了一遍。怡甫道："象有这么一个，他说姓凌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住了两天就走了。"爵兴道："他到哪里去呢？"怡甫道："这却没有理会得。"沛之道："不知区兄问他作甚？"爵兴道："他是个拐子，拐了一笔巨款去。"沛之惊道："拐了多少呢？"爵兴道："为数颇不少。"又问道："还有一位姓梁的，名叫天来，不知可曾到过这里？"怡甫道："这也没理会。"沛之道："可是有五十多岁，面目瘦削，头发苍白的么？"爵兴道："正是，正是！不知沛之兄可曾会来？"沛之道："怡甫兄真是健忘！梁天来的踪迹，我倒还知道呢。"

爵兴忙问天来踪迹，果在哪里？不知苏沛之说出甚么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眷怀故旧蔡显洪赠金 怜悯奇冤苏沛之仗义

却说爵兴当下急急要问天来踪迹，沛之道：“弟在此处，住了将近一个月了，曾记得半个月以前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在这里住过两三天，就动身去了。”爵兴道：“他到哪里去呢？”沛之道：“听说是进京。”爵兴故意沉吟了半晌道：“他果然进京了么？他去办甚么事呢？”沛之道：“这个可不便多问他，但是我看这个人，气色很不好，只怕不久的了。”爵兴道：“沛之兄善于风鉴么？”沛之道：“不瞒区兄说，弟自幼就学就了星命堪舆，至于看相，更是余事。因为久仰贵省是个富庶之地，所以要到那边行道呢。”爵兴道：“好极了！兄要到那边去，弟可写一封信，荐你一个地方。”沛之大喜道：“请教是甚么地方？”爵兴道：“舍亲凌祈伯，极讲究此道。他又轻财好客，兄到了那边去，见着了他，包管不虚此一行。”沛之更是欢喜，于是开怀畅饮。爵兴吃得有了酒意，因问道：“沛之兄既然精通星命，自然六壬太乙，也精通的了。”沛之道：“这不过稍为涉猎，哪里就好算精通？”爵兴道：“既如此，就烦同我卜一个课好么？”沛之道：“课倒可以不必卜，区兄心事，我可略知一二，此时不便细谈。且等席散了，我们再仔细谈谈吧。”爵兴大喜。

当夜席散之后，一班寓客，都散座赏月。也有吹箫吹笛的，也有唱的，也有弹的。只有爵兴听了沛之的话，怀着心事，无意赏月，一经散座，就邀了沛之到自己房里去谈天。

沛之道："区兄方才查问梁天来同喜来两个人，莫非都有瓜葛的么？"爵兴此时有了酒意，因照直答道："不瞒苏兄说，梁天来是我舍亲的一个冤家，连年结讼，他总不得直。近来闻得他要进京，因恐怕他去御控，故打发喜来带了一笔钱，到这里打点，要拦阻他的去路。不料那厮拐了此款，逃去无踪。此番我到此地，正是专为这件事。"沛之道："不知访着他两个之后，却又作何计较？"爵兴道："访着之后，却再作区处；一两天之内，访不着时，我便要赶进京去。"沛之道："莫非也为这件讼事么？"爵兴道："正是！舍亲从前曾经结识一个翰林，此番打算去托他。"沛之道："令亲到底为了甚么讼事，值得这般张皇？不知这件事与老兄有关涉没有？"爵兴道："便是带着些干系，方才这般张罗。"沛之道："令亲的讼事得直不得直，尚未可定。但是弟有一句话要奉告，只是碍着不便说得。"爵兴连忙道："弟正要请教，有甚见教的话，但求直说。"沛之道："弟以气色而论，老兄百日之内，恐怕不免有牢狱之灾。此番进京，只恐怕恰恰要碰上。弟学就了风鉴，并不是同江湖上的一般，信口乱道，一味恭维，却欢喜教人趋避。"爵兴道："弟不进京亦可，只是舍亲所托的重要事件，不由得不走一遭。"沛之道："足见老兄高义。但弟既与兄有杯酒之欢，不忍坐视，不敢不知照一声。倘到京之后，不幸弟言竟验，那时后悔不及了！"爵兴沉吟道："苏兄高明，不知这回到敝省去，可能教舍亲一个趋避之法？"沛之道："这事要见机而作。弟向来好行方便，能出力的地方，无有不出力设法的。"爵兴大喜道："如此弟修书一封，托兄带到省城投交舍亲，自有招呼。"沛之连忙谢过。爵兴又问道："依兄指示，弟且不进京，但不知暂时躲避，要往何方的好？"沛之道：

“兄若不辞跋涉，总要离了广东才好。依弟愚见，不如往湖南暂避几时。兄若肯去时，弟长沙那边，有一位相好朋友，可以写一封信交兄带去，自然有了招呼。”爵兴大喜拜谢。当夜各各归房歇宿。

到了次日，爵兴先送过一封信来，沛之也给了爵兴一封信。两人又谈了几句，爵兴便到黄元合行栈，寻着李阿添等，告诉他们说：“梁天来已经过去了。但是我遇见一位风鉴先生，曾经见过他，决定他不久就死。如今你们等在此处也是无用，不如早点回去，代我拜上大爷。因为那风鉴先生，说我百日之内，怕有牢狱之灾，教我到湖南暂避。我等过了百日，自然回来。”李阿添等只得应允。

爵兴出了黄元合行栈，打算去寻刘千总。因想起苏沛之牢狱之灾的话，“……千总虽小，却也是个官。况且我同他虽说有八拜之交，究竟多年不见了，不要恰恰碰上，岂不误事！”想罢，遂不寻刘千总，先到银号里打听那三万银子的着落，谁知已被喜来尽情起去了。信步走回寓所，又与沛之商量。问：“同伴的两个，可以同去否？”沛之问了尤阿美、熊阿七姓名，因道：“同去也好，他两位气色极佳，兄同着合伴，也可以仗着他两位，逢凶化吉。”爵兴听了，不胜之喜。当时收拾过行李，发给了寓所房饭钱，带了沛之给的信，即日起行，向湖南长沙而去。

沛之看见三人去后，不觉拍手呵呵大笑，拉来朱怡甫，走到后进一间小楼之上，去寻一个人。看官！你道他寻的是谁？他寻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受了九命奇冤，要进京去御控的梁天来。

原来梁天来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到了，去告过一状，未准，因此立定主意，一心要进京御控。又因连年讼累，虽未

倾家荡产，却已闹得积蓄毫无了。偶然想起一位世交，系父亲朝大在时，曾经合伙做过磁器生意的。这人姓蔡，名唤显洪，福建人氏，为人十分豪爽。近日刚从福建来到广东，不如去同他商量，或者将沙田割让，或者将糖行盘顶，想来他还可以承受。想定了，就走到显洪处，告知来意。显洪道："贤契受了这场大冤，御告自是正理。但是一层，虽然乏了使用，却只可暗中打算，万不能卖产变业。须知凌贵兴这厮，耳目众多，一经变产，他必定知道。贤契同他又是至亲，府上光景，自当了然。虽然连年受了讼累，却还不至于变产，这一节他岂不疑心！万一他料到了你进京，岂不要又在路上生事！尊翁当日，和我伙做磁器生意，到收盘时候，还有未曾收清的帐。那时我有事回福建去了，几年不曾料理得清楚。今番我是从海道来的，走过澳门，便上去寻着当年交易的洋商，把那宿帐收了来，共是四千银子。我们两家，每家派着二千。此刻贤契要用，就请四千一并拿了去。"天来道："这笔款项，当日似乎已经算清的了。既然老伯处又收得回来，只好拜领名下应得之款。哪有四千都归了小侄之理？"显洪道："此时贤契等用，只管拿了去，等到将来大冤伸雪，生意兴隆的时候，再还我也未迟。"说罢，检出那一张汇单，双手递与天来。天来哪里敢受，还是再三推辞。显洪再三相让，天来方才受了。拜辞要行，显洪又再三叮嘱缜密行藏，再三珍重而别。

天来怀了汇单，来访程万里，告知显洪赠金一节，万里也自欢喜。两人商量缜密行藏之法。万里道："这个容易。兄这几天只要少出外，假装做病，我天天到你行里来一次。贵兴那厮，必定有人打听着你，知道你病了，他自然要大意些。到了几时，你却悄悄的起行，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

么？”天来大喜，就依计而行。又到两处亲戚地方，张罗了些资斧。过了几天，带了祈富，悄悄起身，由水路进发。

一天到了南雄，投到朱怡和店里歇宿，因守了蔡显洪缜密行藏之教，有心要拣一个后进的房舍住下，本打算过了一宿，明日就要起行。谁知到了入夜时，祈富有事出外，恰好走至前进，却遇了喜来，也来投宿。幸得自己在暗处，不曾被他看见，连忙退了进去，悄悄告知天来。天来大惊失色，忙把房门闭上，主仆两个，默默相对，急得没有法想。天来此时，又气恼，又忿恨，不知不觉的流下泪来。

此时却惊动了这一位专好管闲事的苏沛之。南雄地方，虽在八月，天气尚热，这位苏沛之独自一个，走出走进的乘凉。走过天来房门首，隐隐的听见里面有抽咽之声，在门缝里一张，看见一位斑白老者，在那里垂泪。暗想这个人好没志气，这么一把年纪，还学那小儿女呢！伸手轻轻把门叩了两下，只听得里面答道：“是送茶水的么？这里不要了。”沛之道：“不是送茶水的，我是同寓客人，闲着没事，特来拜访的。”天来听得是个外路口音的人，方才开了门，让沛之进去，又叫祈富把门关上，方才请问沛之贵姓。沛之兀自疑心。通过姓名，转问天来，天来随口答道：“姓张。”沛之道：“张兄想是初次出门，所以旅舍岑寂不惯？”天来叹了一口气，并不回答。沛之又道：“不知张兄从何处到此？意将何往？”天来道：“本意是要进京，此刻怕走不成了。”沛之道：“莫非缺少盘费么？”天来道：“盘费倒不缺少，只是今夜便有大难临头，恐怕不能再出这朱怡和店的门了！”沛之大诧异道：“大难临头，何以能先知？既然先知，何以又不设法避过？却只在这里垂泪，难道这大难可以哭免的么？”天来道：“谁不知道设法躲避呢？但是这个祸事，进

门之后，方才得知，哪里措手得及！”沛之听了，不觉纳闷。暗想这个人言词闪烁，到底为着何事？难道这店里有人要杀他么？忽听得天来长叹道：“我死不足惜，只是七旬老母，未尽孝养之道，九命沉冤，未曾伸雪，好叫我死难瞑目也！”沛之听了，忽然立起来道：“我知道了！”

也不知他知道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　梁天来度岭走长途　林大有书房献密计

却说苏沛之听天来说出“九命沉冤”四个字，便直立起来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据兄所说，兄不是姓张。”天来吓得目瞪口呆，自悔失言。沛之道：“兄不必着急，这件事弟在北京，已经听人说过了，说广东有这么一个冤案。兄既是冤主，为着甚事到这里来？今夜又有甚么大难临头？不妨告诉我，或者我可以助兄一臂之力，也未可知。弟生平最欢喜的是代抱不平。”天来见沛之义气勃勃，又是外省口音，料来不是贵兴一路的人。况且已经被他识破，势难隐瞒。只得把打算进京御控的话，约略说了一遍，又把祈富遇见喜来的话告知。沛之道：“他打发人赶来做甚么呢？”天来道：“此人与弟有不两立之势，这回知道弟要御控，打发人赶来，必无好意。”沛之沉吟了半晌道：“喜来是凌贵兴的甚么人呢？”天来道：“是一个服侍的小厮，近来很以心腹相待的。”沛之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来同你设法！”说罢，起身出去，不一会，带了栈主朱恰甫来。指着天来道：“这是一位穷途落难的朋友，请你另外找一个秘密的去处，给他住下。这是个与

人方便的事，谅来总可以商量。”怡甫道：“可以可以！这当中有一座小楼，楼上供一位财神菩萨，向来是不住客的，可以搬到那上面去。”天来再三致谢，怡甫即刻叫了茶房，七手八脚，将行李铺陈，都搬到小楼上去。沛之、怡甫，别了出来。此时尚未交二鼓，秋热正盛，一众寓客，都在客堂上散坐，喜来也杂在里面。沛之本来是住了多天的客，寓客之中，多半都认得的了，只拣面生的看去。看到喜来，便猜着了几分，因靠在他旁边坐下，故意拉拉扯扯，同那些寓客谈风水、谈算命、谈卜卦、谈相面。

看官！这几行事业，是中国人最迷信的，中国人之中，又要算广东人迷信得最厉害，所以苏沛之专门卖弄这个本事，去戏弄别人。我想苏沛之这么一个精明人，未必果然也迷信这个，不过拿这个去结交别人罢了。当下沛之谈得天花乱坠，内中有两个请教过的，又极口夸赞他灵验。喜来听得熬不住，也要请教他相面。沛之先问他贵姓，他说姓凌。沛之把他打量了一番，却摇头不语。喜来再三请教，沛之道："尊相有点与人不同的去处，不便说得。”喜来道：“但肯见教，何妨直说呢？”沛之又再三疑惑了一回，又取他的手掌来就灯下细细看了，还只是摇头，不肯便说。喜来再三相央。沛之道：“说了可不要见怪！尊相奴仆照入印宫，主出身微贱。只这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要是对的，我便说下去，不对就免谈了吧。”喜来道：“对对！对极，对极！请教吧。”沛之道：“后福却是不浅，并且发财就在眼前。但只一层，气色上面，却吉凶相混，财气已经旺极，却又有一重晦气罩住。这一重晦气，不是疾病，便是官刑，最要小心提防！双眼底下，有一条阴骘纹，将近要现出来了。幸而还没有出现，倘现了出来，那就一生衣禄，都无望的了！”喜来道：

"甚么叫阴骘纹？怎样可以叫他不出现呢？"沛之道："这个就叫'修心补相'了。这阴骘纹，并非人人都有的，总是做下了恶事，方才生出来。老兄做过恶事不曾，我可不知道，但是这条纹已经隐隐的在皮内，将近要现出来了。"一席话说得喜来目定口呆。暗想这位先生，莫非是神仙？

当下敷衍了几句话，先自回到房里去，拿出一面小镜子，自己对着看，却只看不出来。踌躇了一夜，想道："那人的话，一点也不错，他说我发财就在眼前，此刻三万银子，却现成的在我手里。他说我有晦气，不是疾病，便是官刑，想来大爷连年打官司，干下那种大事，不定一朝碰了个清官，要闹到不得了。那时我当家人的，只怕也要连累。他又说我甚么阴骘纹将要出现，我这回到南雄来，本来是要收拾梁天来一命的，明天认真要办了这件事，梁天来岂不要死在我手里！那时那阴骘纹只怕要现出来了。倘使不办，回去又如何回报呢？"左右盘算，总想不定一个主意。想到了五更头上，忽然打了一个决绝想道："不如应了那先生发财的话，起了那三万银子，走到别处去吧。我放过了梁天来，也算做了好事。"想定了主意，便不能再睡，打算拿了三万银子，到哪里去？怎么安置？怎样做个事业？一直盘算到天明。梳洗已毕，等到同寓众人都已起来，便去寻苏沛之说话，把自己的行踪瞒过，只道出来经商，要求沛之指教走哪一路的好。沛之道："江西省城，便是个富庶之地，到那里去最好。"喜来此时，看得沛之如同神仙一般，听见他说南昌好，就定了主意走南昌。当下别过沛之，到银号里取了那三万银子，又换过一家银号，转汇到南昌去。忙了半天，十分困倦。回到店里歇息，不觉就睡着了。及至醒来已是下午。就叫店里的人，代雇定了车马，准备明日一早长行到南昌去。一面

又算清了旅费，又取出爵兴给刘千总的信，用火烧了。

到了次日，果然动身去了，临行还来和沛之作别，沛之不免也周旋了他一番。等他去后，沛之即叫过自己一个同伴的来，叫他远远的跟着喜来，看他到了南昌，住在甚么地方，做些甚么事业？随时要写信来通知，又给了盘缠。那同伴的领命去了。

沛之便来报与天来，天来十分感激，便要动身。沛之道："此刻且行不得，喜来虽然去了，他一定还有爪牙羽翼在这里。梁兄且多住几天，等他的羽党散了，然后从从容容的动身，那就一路太平了。并且这个也不是赶急的事，不在乎此几天工夫呀！"天来也以为然，因此就在朱怡和店耽搁下了。

过了些时，区爵兴赶到，也被沛之说的走了。当下拉了朱怡甫，寻到了小楼之上，见了天来，呵呵大笑，告知原委。天来十分感激，便拟定明日动身。沛之道："喜来那厮，是从旱路走南昌的，梁兄明日过岭之后，可由水路前去，可免路上遇见。"天来一一应命。

到了次日，天来收拾过行李，要动身，去寻沛之告辞，谁知他已经在天尚未明的时候，动身到省城去了。天来不觉暗暗称奇道："难道这个人专为帮我忙而来的么？一向这等殷勤，何以到了临走的时候，却又无言而去呢？"只得到帐房里同朱怡甫告别，说起沛之已经动身，未曾送他一送，甚为抱歉的话。怡甫道："我看此人，行为举动，不是等闲之辈。他到这里，住了一个多月，专门打听些官司事情，不然，他早就走了。因为遇见梁兄，他又耽搁下来。直到昨夜三更时候，他忽然来结算房饭钱，说今天要走。今日天还没亮，我还没起来，他已经走了，岂不奇怪！"天来听了，很

是诧异。别过恰甫，登轿起程，望北京而去不提。

却说苏沛之当日出了朱怡和店，一路上不免晓行夜宿，一日到了省城，寻个客栈住下，安顿好行李，就到三德号来访贵兴。谁知贵兴已回谭村去了。沛之雇了船，到谭村去访他。恰好贵兴在家，集了一众强徒，饮酒议事。原来到南雄的李阿添、甘阿定……等六人，到赣州关的凌美闲……等六人，到和平岭的林大有等……七人，以及到韶州的简勒先……等，都已陆续回来。贵兴得知爵兴到湖南去了，好不烦恼，恐怕早晚有事，没个人商量。宗孔便道："何必一定要他才好商量呢！现成我们的一大班人，一个人出一个主意，怕还及不到他么？侄老爹，我劝你少相信他点吧。他看见我们这里事急了，天来告御状去了，他却先轻轻的到湖南去躲了，你说这种人可靠得住么？"

贵兴正欲回答，忽报有一个人，带了区表爷的信来求见，贵兴忙叫："请进来。"不多时果然踱进一人。贵兴抬头看时，只见来人生得相貌堂堂，仪表不俗。见了贵兴，举手为礼。贵兴连忙还礼让坐，通过姓名，沛之取出爵兴的信递过去。贵兴拆开看了道："原来舍亲到湖南去，就是由先生指示的。先生这般高明，以后诸事，都要请教的了。"沛之不免谦让了几句。贵兴便命洗盏更酌，又叫沛之遍看众强徒的相貌，沛之随口说了些恭维的话。单看到了林大有，便许为一时豪杰，夸奖的了不得，珍重的请教了姓名，林大有也觉得顾盼自豪。等酒筵散了，贵兴便邀沛之到书房里去细谈。贵兴道："先生在南雄，便遇见舍亲，想来我与梁氏那一案，先生早就知道了。但这回梁天来进京御控，不知可有大碍？望先生指示！"沛之道："这是凌兄过于烦心了！君门万里，谈何容易，便可以御控！何况梁天来弟曾见过，那

人衰颓已极，晦气满面，一定不久于人世的了。莫说御控，我看他的寿命，只怕还不及到京呢！”贵兴大喜，正要回言，林大有忽然闯了进来道：“我说出一计，叫大爷放心！莫说梁天来未必告得准，倘使告准了，钦差那边还好打点，甚或至于打点不来，我还有一条妙计，叫钦差也束手无策。”贵兴大喜，忙问：“是何妙计？何不早说！”

不知林大有说出甚么计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探案情沛之入虎穴 拟行贿李丰走江西

却说林大有献计道：“此刻爵兴已经到了湖南，喜来又没了着落，万一天来果然告准了御状，派了钦差前来，若等钦差到了，方才打点，那就迟了。万一打点不来，岂不是‘束手待毙’？此刻务必先派一个人到江西境上去等着，等钦差过境时，就在那里打点。打点妥当了，自然就安然无事；万一不妥，即刻飞马回来报信。我们预先雇定了海船，一声警报到了，我们就乘船出海。近的就到澳门，远的不妨到新嘉坡去走走。管叫他钦差也无法可施！”沛之拍手道：“此计大妙！然而我看没有打点不来的钦差。俗话说的好，‘黑眼睛看见了白银子’，哪里有不动心的道理呢？”贵兴道：“只是到江西去的人，要靠得住，派哪个去好呢？”大有也在那里踌躇，想了半天，没做理会。贵兴又和沛之谈天，谈命，谈相，混了许久，又要沛之卜这回讼事的吉凶。沛之口似悬河的谈了好一会，只乐得贵兴手舞足蹈，相见恨晚。

当日便留下沛之，要同他商量对付梁天来及钦差之法，

晚上又置酒相待。谈到投机之处，沛之闲闲的问起从前打官司的事，贵兴是取出历来的案卷给沛之看。沛之看一卷，问一卷，问他行贿多少，过付何人，看到萧抚院的一卷，就提及李丰。贵兴猛然想起到江西去打点钦差的，非李丰不可。当下就留沛之在家歇宿，约定明日一同到省城去。沛之乐得应允。两人又谈至更深，方才安憩。

次日早起，贵兴打发众强徒先散去，约定在省城相见。便约了沛之，叫了船只，直到省城，一同到三德号里。贵兴先叫人去请李丰，不一会李丰到了，贵兴先介绍与沛之相见，彼此通过姓名，贵兴便叫置酒相待。因笑着说道："我今日一来与苏兄接风，二来与李兄饯行！"李丰讶道："弟并不出门，甚么饯行？"贵兴笑道："少不得要烦你出一趟门。"李丰道："原来又是你的差使，但不知为了何事？"贵兴道："这件事只怕你未曾知道，知道了，只怕你也吃一惊。可知道这番出门，说是我的事，其实也有你的事。"李丰道："到底是甚么事？要说就说，何苦这等藏头露尾的呢！"贵兴大声道："梁天来进京御控去了！倘控准了，彻底根究起来，怕不牵涉着你么？"李丰惊道："当真的么？"贵兴道："谁哄你来？不信还有这位苏兄遇见他的呢。"李丰道："他就有这么大的胆量！"贵兴道："他有了胆量，少不得我要显神通。故此要烦你走一趟江西，就在那里等着。倘是他告准了，一定派钦差来查办，你就在那里迎着钦差去打点。至于上下使费，要多少是多少！"李丰道："何不直到京里去打点呢？"贵兴道："唉！我何尝不想来！先叫喜来带了银子，到南雄打点，又带了区舍亲的信，给那里的刘千总，托他从中斡旋，要在路上截他去路，硬栽他一个罪名，就在那里把他办了。……"李丰道："这就很好了！"

贵兴道："自然是很好。叵耐喜来那厮，忽地里变了良心，把银子拐走了，直到此刻，仍旧没有下落。……"李丰拍案道："糟了，糕了！"贵兴道："后来得了这个信，我又托区舍亲带了银，到京里去打点。好得我京里有一个熟人，就是从前住在我隔壁的陈翰林，要想托他打点。……"李丰道："不好了！一定上当了！"贵兴道："甚么上当？"李丰道："你且说下去。"贵兴道："不想区舍亲走到南雄，遇了这位苏兄，苏兄精于风鉴，说舍亲百日之内，当有牢狱之灾，不宜进京，所以区舍亲又避到湖南去了。昨日他托苏兄带来一封信，说等过了百日之后，仍旧要到京里去。话虽如此，恐怕三个多月之后，事情或有变局，所以要烦你走一次江西。"李丰道："几时去呢？"贵兴道："自然要早点去，总是我们等他，他总不来等我们呀。"李丰道："到得太早也无谓，不如我今日回去，托了折差，叫他到京里时，要紧代我们打听梁天来告准了不曾。一打听得是告准了，即飞速回来给信，我这里再动身未迟。"贵兴道："恐怕来不及了呢。"李丰道："尽来得及。你须知虽然告准了，都察院还要问过两堂，他这一告，是从慕德里司巡检告起，一直告到两广总督。这等重大案件，问过之后，还要奏闻请旨，还要等皇上派钦差；钦差奉过了旨，还要请训；不定还要奏派随员，然后出京，哪里会来不及呢？但是这番区令亲不进京去，是一件天幸的事。你方才说的甚么陈翰林，可是那个被议过的么？"贵兴道："正是！"李丰道："这个人是个骗子呢！其实被议的陈翰林，早已死了，这个人是陈翰林的兄弟，冒了他死哥哥的名字，出来打抽丰。不然我不知道，因为陈翰林在京的时候，同萧中丞相识，他死的时候，中丞已经奠仪都送过了。这个人冒了名，到这里来，还冒冒失失

的送给中丞一付对子，一本殿试策。中丞大为诧异，说陈某人怎么又活过来了，叫人去打听，知道是假冒的。便传了首县，交代要拿他。幸得南海县和他是同乡，打听得他本人也是个秀才，因此代他讨了情，不曾拿办，只叫他赶紧自行回籍。这个人此刻未必在京。倘使在京，托了他岂不误事！”贵兴跌足道：“你为甚不早点说，我上了他的当也！”李丰道：“令亲不曾进京，有何上当？”贵兴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先上了当了！”说罢就把买关节的事，一五一十详细告知。李丰拍手大笑道：“亏你不惶恐，还是个纳监读书的人呢！连这个诀窍都不懂得！”贵兴愕然道：“这里头还有甚诀窍？”李丰道：“凡科场的事，做起毛病来，无论请枪、关节，没有先送钱的，只写一张借票。譬如你那一年是丙午，那张借票，只写因场后需用，借到某人银多少，言明几日归还，底下注明丙午科举人某某。等中了之后，他凭票来取银，你可不能赖。倘使不中，他却不能问你！”贵兴道：“为甚不能问呢？他要撒赖起来，到底是自己出的笔据呀！”李丰道：“你真是个呆子！倘使不中，你可不是丙午科举人了呀！”贵兴拍手道：“原来有此妙法，我从此之后，又长进了一个学问了。”

两个人只顾滔滔而谈，沛之在旁边听了，却暗暗好笑。

说话之间，酒席已备，于是贵兴起身让座。饮酒中间，贵兴无话不谈。沛之也跟着敷衍，又谈了些星命的话，随意把贵兴恭维了几句，贵兴又手舞足蹈起来。又约定了日子，要请沛之去看风水。沛之答应过，李丰也嬲着要沛之看相，沛之也敷衍过了。又谈起去江西之事，沛之便问打算如何打点。李丰道：“这是随机应变的事，一时也预算不来，但不知祈伯肯破费多少？”贵兴道：“我已经说过，任凭多少，

我无有不从的。”李丰道：“这个也只要打票子，不必要现银，你不要象在肇庆那一回的笨做。那位连太尊也是利令智昏，任凭你大挑小担的银子，往衙门里送。这个叫外人看见，象甚么呢！”贵兴道：“但不知哪一家银号通江西的汇兑？”李丰道：“你又呆了！这里省城的票子不好用么？那钦差左右是要到这里来的，难道他得了你的好处，就在江西回转么？”沛之道：“依我的愚见，李兄还是早点动身的好。那梁天来此时，怕已经到了京了，准不准就在这一两天里头。要等折差打听了回来，恐怕真个要来不及呢。”贵兴屈着指头算一算道：“不错！亏得苏兄提一提，若等折差打听了回来，一定误事，还是赶紧动身吧！”沛之又道：“李兄气色极佳，今年又交入印堂运，这一步运最好，这番到江西去，不定还有意外的喜事呢。”李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去吧。”贵兴道：“几时走呢？我好预备票子。”李丰道：“明天就走，是来不及的，后天走吧。”贵兴大喜。当下又饮了一回，方才散座。沛之便要辞去，贵兴苦苦相留。沛之只说有事，改日再来奉访。贵兴问了住址，又送过十两银子，说是相金。沛之哪里肯受？辞了出来，回到客栈，自去干他的正事去了。

贵兴送过沛之，仍旧同李丰谈天，商量定了打多少票子，贵兴又告诉了他林大有的计。李丰道：“这一着打算，倒也是必不可少的，情愿备而不用的好。”贵兴也点头称是。李丰别去，约定贵兴明日送票子来，贵兴答应过了。到了明日，果然备齐了票子，又另外二百两银子盘费，亲身送到。李丰收过了，贵兴方才回号。再过了一天，李丰动身起行，贵兴亲自送了一程，再三叮嘱：“万一事情不妥，务当赶急先回，以便早作远遁之计。”李丰答应了，挥手而

别。

贵兴回到号里，便叫人请了林大有来，同他商量雇定海船一事。大有道："这番一走，众弟兄都要跟着大爷走的，大爷又要带家眷，一只船恐怕还不够，我们何妨雇他两只？一只大爷坐了，一只众弟兄同坐。我仔细想过，到澳门还不妥，当必要到新嘉坡去。就便可以带点货物，大爷在那边，就可以开一家行店起来。"贵兴道："带货开店，还是后事，先要雇船要紧。"大有道："这个容易，待我明日就去问了船价来。"说罢别去。贵兴忽又想起苏沛之，便叫人按着他所说的住址去请来。

不知请了沛之来，有甚事商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林大有平空被捕 凌贵兴黑夜遭擒

却说贵兴叫人去请沛之，去了许久，回来说："那苏先生只在客栈里寄存行李，寄了两天，就来搬去了。问他搬到哪里，客栈里的人也不知道。"贵兴甚是疑惑。想道："他要到这里行道的，莫非已经租定了地方搬去了？"因交代店伙们，留心看街上各处，有苏沛之命相的招纸没有，倘是有时，看他住在哪里。店伙答应去了。贵兴还望他自己再来，谁知等了几天，毫无影响。便是托他去雇船的林大有，也绝迹不来。便叫人到北门外林聚仙馆去请他来。去了一会，只带了聚仙馆的一个伙计来，说道："林大有那天从大爷这里回去，正要去雇海船，却来了两个南海县差，拿了硬签来提了去。问他是甚么案子，也不肯说，送他茶费，也不肯受。

说是本官立刻要人，不能延迟的，没奈何只好跟了去。直到今天，还没有回来。我们到县里去打听，也打听不出一个消息。”贵兴听了，大惊失色。先打发那伙计回去，马上叫人去找了简勒先、黎阿二两个来。贵兴对二人说道：“林大有不知为了甚么案子，被南海县捉去了。你们两个衙门里熟悉些，赶紧去打听来，千万要打听是我的案子不是！”二人答应去了。

贵兴十分着急，恰好宗孔到了，贵兴便告知此事。宗孔道：“侄老爹放心！要是我们的案子，没有单单捉大有一个人的道理！我看总是他私贩烟土的案发作了。”贵兴终是不放心，皱着双眉，在那里长吁短叹。忽然跌足道：“断不是私贩烟土的案，要是那案时，他那林聚仙馆早封了！”宗孔道：“任凭他甚么案，总不是我们这一案，我敢保的。此刻天来又进京去了，若说他告准了呢，钦差也来不了那么快，这里又有谁去告发呢？”贵兴听了，略略放心。

等到入黑时候，简、黎两个来了，摇头说道：“打听不出来。”贵兴道：“你们里面没有熟人么？”勒先道：“连衙门里的人，都不知道，这才无从打听呢。那天提了进去，并不问话，就奉了内谕，叫钉起镣铐，收入内监。”贵兴大惊道：“这是一个重案了，为甚么不问话呢？这件事实在可疑。”勒先道：“还有下文呢，昨天晚上，本官就在签押房里，叫提去问话，及至提到时，却只问得一句，‘你就是林大有么？’大有答应了一声‘是！’本官只点了点头，便取出一封申文，交给两个似家人打扮的人，连大有一并带了去，也不知是哪个衙门里的。南海衙门里的人，本来有两个和大有相好的，向那两个人问问他带到哪里去，谁知他两个只恶狠狠的瞪了一眼，一言不发的就去了。他们又不敢跟着

走，所以此刻大有这个人在哪里，也不知道。”贵兴听了，越发疑心起来，闹了个坐立不安。向来可以商量的只有一个区爵兴，如今又到湖南去了。除了爵兴，只有林大有可以商量大事，此刻又闹出件事来，真是手足无措。勒先便道：“我们破了今夜工夫，去打听吧。从府里问起，一直问到制台衙门，总有一处着落的。”贵兴便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快去吧！”二人答应去了。

这里贵兴急得同热锅上蚂蚁一般。宗孔道：“侄老爹，何苦代他担忧！这个叫做‘事不关己，己不劳心’呀！”贵兴道：“这件事来得离奇，我总怕就是我们那一案。”宗孔道：“这个又是白操心，我敢保得一定不是的。要是我们那一案，为甚单单捉了他去？这一定是他自己犯了甚么罪，被人告发了，闹出来的。”贵兴猛然想起，为甚不去打听他那一个原告呢？得了原告主名，就可以有点头绪了。

当夜等到三更时候，简、黎两个气喘吁吁地回来了。阿二说道：“这件事很离奇！府里打听过没有，道里也没有，只有臬台衙门里，有点影响，却还不甚实在。打听里面的人，都不知道。只晓得昨天晚上，里面打发两名家人，带了一个札子出去，也不知道是到哪里去的。不多一会，就带了一名犯人回来，也不问话，也不收监，一直带到里面，也不知道安置在甚么地方。直到今日，也没有消息，想来这就是大有了。听说这位新臬台，十分严正，此刻衙门里的人，一个个的都怀着鬼胎呢。”贵兴讶道：“怎么几时换的新臬台？姓甚么？”勒先道：“大爷怎么还不知道？是前天接印的。焦臬台已经调了浙江了，新臬台姓陈。”贵兴道：“我这几天心乱得很，连辕门抄也没有，所以不知道。我们倒要打点打点，送个礼去，将来也好有个照应。”说到这里，忽

然又想起爵兴、李丰都不在家，没有人会钻这个门路。想到这里，不觉踌躇了一阵，却只想不起这么一个人来。因对勒先道："明日再到县里去打听，林大有是哪一个原告？"勒先道："还等大爷费心呢！代书门稿，哪里不打听过来？却只查不出那个的原告。"贵兴听了，愈加忧疑道："莫非有人拦舆？"勒先道："拦舆也应该有人知道。"阿二道："莫非原告是告到臬台那里去的么？"勒先道："不错不错！今夜来不及了，明日一早去打听吧。"

当下两人和宗孔，就在三德号安歇。只有贵兴一夜不曾合眼，心中犹如辘轳一般，忧这个，虑那个，越想越害怕起来。想不如雇了海船，趁早走了吧。想到了天亮，就坐起来，先叫醒了宗孔，告诉他要逃走的意思。宗孔道："侄老爹为甚只管担这个心！哪里就是为了我们的案子！如果是我们的案子，大有捉去好几天了，为甚还不来捕捉我们呢？"宗孔这句话，却说得颇在理上，贵兴听了，略略放心。不一会，勒先也起来了，梳洗过后，也不等黎阿二，独自一个人到臬台衙门打听去了。

贵兴这里，又想起苏沛之，叫人四面八方去找寻，却哪里寻得出来？贵兴思量，他想是到别处去了，也就放过。直到了晚上，勒先方才回来，说道："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方才得了一点眉目。这件事，阖署上下，除了臬台自家知道，就是当日到南海县去提人的两个家人，也只知是个要犯，究竟不知为了何事，也没有个原告。连里面的师爷，也有许多并不知道有这件事的。我们大家测度了一天，想是这位臬台，久已知道大有这个人，这回是访拿地痞捉去的。听说一直提到内宅里去，并不寄监。这件事只怕不小，不然，从来也没有这等办法的。"贵兴道："我们总要想个法子救他出来才

好。”宗孔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！他这回事，又不是我们带累他的。”勒先道：“此刻要救他，也没有个下手的地方，只要盼他犯的不是死罪，就好商量了。”

这里正在议论纷纷，却好简当、叶盛也到了。他二人同林大有最是相好，也为得了信，特地来商量的。简当道：“我打听得是新臬台访拿地棍，开了一张名单，交给两县，内中头一名就是大有。”贵兴忙问道：“下余那些都是甚么人？”简当道：“下余那些，却不知道，只知一共有十二人。现在连大有已经拿到了七个，可是那六个都是寄在县监，只有大有提到司里去，不懂是甚么意思。”宗孔拍手道：“侄老爹，这回我的话怎么了？我说与我们并不相干的呢！”贵兴道：“你两个可有甚么法子，可以救得他出来呢？”叶盛道：“此刻只有先到监里打点打点，免了他受苦，再作道理。”勒先道：“你还不知道，他并不在外监，也不在内监里呢。”叶盛讶道：“不在监里在哪里？难道请他在花厅里坐坐么？”勒先道：“岂但花厅里，还在内宅呢！”简当、叶盛听了，又是一番疑虑。勒先等听说是访拿地棍，不免又怀着鬼胎。只有贵兴略为放心，自以为是个读书人，断不至于派在地棍之内。既是访拿地棍，或者不涉到自己一案，因此心神定了一定。只是从此日日叫人去打听大有的事。争奈总如泥牛入海一般，永无消息。起先几天，贵兴到号还有点疑惧，过了些时，虽然探不出大有消息，却也没有别的动静，慢慢的就把疑惧的一念全行忘怀了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又过了两个多月。此时正是冬月中旬，忽然接到李丰从江西专差飞报的一封信。贵兴连忙拆开看时，上写着：

“钦使已抵江西，仍是前督孔公。幸副使为家叔，

得以进言。款已收受，允为通融办理。足下宜先邀集众人，练习口供，并多邀邻佑耆民作保。此乃家叔切嘱，至要至要！仆刻随侍家叔，当与使节同来也。”

贵兴看罢，大喜道：“我看今番梁天来再奈我何！难得钦差恰是李丰的令叔，这回差他去得着也！”于是重赏了来人，约了一众强徒，到谭村去商量口供。因为省城耳目众多，而且凌氏众人多在谭村，只得要移樽就教。当日齐集裕耕堂上，少不免又是肥鱼大肉，供养起来。又邀了村中几个有年纪的人来，央他们作个保证，每人先送银十两，许了事后再当重谢。一众都是村中穷民，见有了银子，自然一个个都点头应允，聚议到晚，方才别去。贵兴又与众强徒商议口供，次日又商议了一日，众强徒本要别去，因为贵兴高兴，要设筵预贺，众人就一同留下。到晚上又轰呼牛饮起来。正在酒兴畅酣时，忽听得门外一声炮响，四下里火把齐明，拥进一群人来，吓得贵兴手足无措。

未知来的是甚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　下监牢强徒纳闷　自出首李丰献谋

却说贵兴等辈，欢呼畅饮，要预贺官司得胜，正在兴高采烈时，忽然一声炮响，门外拥进多人，吓得贵兴直站起来。众强徒一齐出席，定睛看时，来的人分明一个个都穿着号衣，那号衣上是“韶州总镇亲兵”六个字。贵兴又是惊慌，又是疑惑，正不知是甚祸事。又见那些亲兵一个个的都是绰刀在手，走了进来，不问何人，见一个捉一个，捉住了就锁扭

来。一众强徒，出其不意，又见来势凶猛，不觉的都俯首就缚。那裕耕堂本来是一间五开间的大厅，此时也拥挤不开，竟有人满之患了。随后踱进来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儿，戎服佩刀，便问：“都拿下了没有？”众亲兵答道：“都拿下了，不曾走了一个！”那官儿便叫到里面去拿犯眷，当即有几名亲兵进去，不一会潘氏、杨氏、应科及婢女四名，都铐了手出来。那官儿取出一张单子，站在当中，点起名来。凌贵兴自然是头一名，其余便是凌宗孔、凌美闲、周赞先、李阿添、尤阿美、熊阿七、甘阿定、简当、叶盛、凌越文、凌越武、凌越顺、凌越和、凌宗孟、凌宗季、凌宗孝、凌宗和、凌其誉、凌海顺、凌柳郁、凌柳权、凌润保、凌润枝、黎阿二、简勒先、蔡颐。那官儿点过名，又看着那单子问贵兴道：“还有一个林大有，一个区爵兴，一个喜来，哪里去了？”

贵兴此时已是面无人色，心中暗想这是哪里说起，莫非是梁天来那一案？然而李丰来信，明明说是钦差收了礼，为甚还下此毒手？而且说是那一案，也应该是县差来提人，干得韶州甚事，要韶州总镇来拿我呢？一面胡思乱想，一面心头上小鹿乱撞，几乎未把那心从口里跳了出来，所以那官儿问他，他并未曾听见。那官儿又大喝了一声，再问一遍，贵兴方才惊定过来，答道：“林大有犯了案，被官捉去了，区爵兴到湖南去了，喜来早就逃走了。”那官儿道：“是真话么？”贵兴道：“是是！不敢撒谎！”那官儿便叫押了一起男女出门去，把他那大门反锁了，加了封条。驱赶着众犯，走到河边，下了快船。众水手撑篙打桨，飞也似的赶到省城。天还没亮，用对牌叫开城门，押到臬台衙门里。那官儿取出一角文书投递，门上传了进去。不一会陈臬台升坐大堂，那官儿参见过，陈臬台将各犯点过名，吩咐男犯收入内监，女

犯先交官媒看管。

贵兴入到内监，犹如做梦一般，便问宗孔道："叔父，我们到底为了甚事，来到这里？"宗孔道："便是我正要问你呢，莫非我们在这里做梦么？"美闲道："你一个人做梦，难道我们大众都做梦么？"宗孔道："我但愿是做梦便好了，回来醒了，还是睡在自家床上，那我就快活了！"

看官！这等遭逢，犹如当头打了个闷棍一般，怎怪得他们疑是做梦呢！就是看官们看到这里，也是莫名其妙，也要疑惑闷气。待我先把这件事补了出来，破了这个闷吧。

原来梁天来自从度了南雄之后，一路上并无阻碍。到了北京，便到都察院去投了呈词，都御史陈式收了下来一看，见案情重大，又关碍着广东许多官员，心中犹疑不决，所以搁了三日，尚未批出。这一日值日引见，四鼓时候，便到朝房去伺候。恰好遇见孔大鹏黄河工竣，回京复命。陈式想起天来呈词内，有"某年月日由两广总宪孔审明在案"一句，因对大鹏谈及，大鹏惊道："这个案还未结么？"陈式道："天来现在来京御控，兄弟因为这案情太大，牵涉的人多，所以未曾批出去。"大鹏道："赶紧批准了入奏！这是兄弟亲自提讯过，毫无遁饰的，不知后来怎样翻了。不能为牵涉人多，就把这个重案搁起的。"陈式道："再商量吧。"大鹏道："不必商量，就入奏请旨就是了。贵院不奏，兄弟明日就越俎了。"吓得陈式诺诺连声。不一会，里面叫起，二人方才住口不谈。

散朝之后，陈式回到都察院，赶忙就把天来的呈词批准了，又委了两员御史，把天来传到案下，问过口供，与呈词上无异。连忙就草了折稿，连夜誊正，到了四更时候，便去呈递。雍正皇帝看了这一本，不觉大怒。恰好这日孔大鹏也

是召见，皇帝问了几句黄河工程的话，便问起梁天来一案。孔大鹏奏道："此案经臣在两广总督任内时，亲提讯实，凌贵兴的是挟嫌纠众，伙劫梁天来家，攻打石室不进，用火烟熏毙七尸八命。梁天来遍赴有司衙门控告，被凌贵兴遍贿上下，以致冤沉数年，不得伸雪！"皇帝问道："你既然讯实，为何不结案？"大鹏奏道："臣虽已讯实，奈案内人犯未齐，故未办结。恰好奉旨命臣督办河工，匆匆交卸。当时臣即以所获人犯，交寄肇庆府监，谆嘱人犯获齐，赶即议结。嗣臣离任去后，不知如何又被翻案，以致案悬至今。"皇帝大怒道："广东官吏如此贪墨，你在任时，何以不严行奏参！"大鹏吓得碰头，不敢回奏。歇了良久，皇帝威霁，又道："朕即命你到广东去查办此案，所有广东贪墨官吏，据实严参，以儆官邪，而伸民怨！"大鹏碰头谢恩，又跪过安，退出，回归私宅。

不一会，内阁抄来一道上谕，写着："奉上谕着孔大鹏、李时枚往广东查办事件，即带同司员，照例驰驿前往，钦此。"又一会，门上拿了帖子来报客到。大鹏看那帖子时，正是李时枚，便叫"请！"

原来这李时枚便是李丰的叔父，现任刑部侍郎，为人风厉严正。康熙末年，他做御史，弹劾权贵，不遗余力，因此得了廷谴。及至雍正即位，起用废员，他便用了一个主事。雍正知道他是个严正君子，时时把他存放在心里，所以不到数年，就升到了侍郎。此番因为奉旨查办事件，特地来拜会商量。当下二人相见，寒暄数语之后，就商量定了奏派司员四人，次日开具名单入奏，奉旨准了。两位钦差就即日请训陛辞，带了司员，并原告天来，一同出京。

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一天到了江西，李丰已经

在那里候久了。当钦差未到以前，李丰就打听得两个钦差，一个是原审这案的孔制台，一个又是自己叔父，这位叔父是锋芒刺骨的一位风厉先生，京里的权贵，见了他也惧怕三分，如何敢去行贿？思量不如赶紧回去，告诉贵兴，叫他出海逃走。想定了，便收拾行李，准备动身。忽然又想起："贵兴是可以逃走的，但是我呢？当日我也曾代他经过几回手，彻底根究起来，恐怕终不能免，难道我也跟他逃走么？若是不走呢，闹到头上来时，少不免要担点处分，并且恼了我叔父，以后要谋一个馆地也难了。若竟跟他走了，我所犯的罪，总不至于死，何苦离乡撇井的走到外国去呢！"想到这里，不觉呆了。忽又回想："贵兴虽说是个读书人，其实他的行径，犹如市井无赖的一般。他闹了这个重案，本来是神人共愤，天地不容的。我莫若拿了他的贿赂，到叔父那里去出首，将来就是问到当初我曾经过手的一节，我此时已经先行出首了，自然可以免罪，也可以讨好叔父。"又想道："这种办法，未免对不住贵兴。"因此又踌躇着，独自一个人，心口商量了半天。到底顾全了贵兴，便误了自己，只好对不住，也做一次的了。决定了主意，就仍在客寓守候。等到一天，钦差到了，他便走到行辕求见。门上传了进去，李时枚发怒道："这个人好没分晓，我们在路上是例不见客的，怎么这等冒昧！"孔大鹏道："既是令侄，不是外人，就见见也不妨。"李时枚道："他不好好在广东，不知迎到这里做甚？"孔大鹏道："令侄向在哪里？"时枚道："在萧中丞那边。"大鹏触着机，想起喜来当日口供，萧抚院那里过付赃银的，仿佛是姓李。因忙说道："只管请进来见，或者这个案件的头绪，在令侄身上，可以探听得一二，亦未可知。"时枚听说，便叫门上去叫他进来。

不一会，李丰进来，见过时枚，又对大鹏行了礼，大鹏便让坐。李丰重复又对时枚跪下道："侄儿特来叔父处请罪，乞叔父饶恕了，侄儿方敢说。"时枚道："有话好好的起来说，装这个模样做甚么？"李丰方才起来，一旁坐下，慢慢的说道："侄儿在广东，一时糊涂，结识了一个凌贵兴……"时枚道："结识得好人！"李丰便涨红了脸，又慢慢的说道："当日不合代他经手了两件事，后来追悔不及。近来他打听得梁天来进京御控，料定必要放钦差查办，又托了侄儿，先到这里等候，在这里打点钦差的下程。……"时枚勃然变色道："嗄！你敢同他将了贿赂来么？"大鹏道："李大人且息怒，等令侄说完了，看是如何。"李丰方才宁一宁神，又说道："侄儿前事已经后悔，此刻怎敢再犯！因为听得凌贵兴说，万一打点钦差不妥当，便要浮海远逃。侄儿想，倘使被他逃脱，这件案就永无结期，那梁天来的冤，也永无伸雪之日了。因此虚应了他，来此等候，要望钦差过境时，便出来自首，并告发贵兴举动，以赎前罪。不料恰遇叔父得了此差，为此特来叩见自首，求孔大人及叔父恕罪！"时枚冷笑道："遇了我，你便自首，倘遇别个钦差，怕你又不经手过付么？"大鹏道："此时且慢究此事。凌贵兴那厮，既然预备逃走，我们要先用滚单到广东，先提了人再说！"李丰道："不消用滚单，小侄有一计，可使贵兴诸人一网就擒！"大鹏大喜，就问："计将安出？"

李丰不慌不忙说出计来，却是要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　留后嗣原告代求恩　定罪名钦差结冤案

却说孔大鹏听李丰说是有计可以一网捕尽本案各犯，不觉大喜，便问“计将安出？”李丰道：“这案人犯，有三四十人，就是用滚单饬令番禺县先行提人，提了这个，漏了那个，未必一时可以全行获案。并且那一班多半是江湖上的人，多少有点拳脚。事情闹急了，不免要拒捕。不如由小侄在此写一封信，专差一个人送给他，只说钦差已肯通融办理，叫他聚集全案诸人，商定口供。他得了信，一定信以为真，必要聚齐众人商议。大人随后动身，一到了广东境内，随便哪里的营里，札委他一两棚人，远远跟着信差去拿人，定然可以一网打尽。不然，此刻番禺县差，已经被贵兴结交得烂熟，倘使奉差之后，故意先给他一个信，岂不要误事？”孔大鹏听了大喜道：“就依世兄这个办法，就请写信。”时枚道：“你不要在这里花言巧语，却是暗暗通信给他。”李丰道：“侄儿写了信，请叔父看过再发就是。”大鹏道：“李大人不必疑心。令侄既然诚心自首，断不如此。并且令侄写过信后，便可留在此处，和我们同行，他又何敢暗暗通信呢！”当下李丰写了信，呈与大鹏时枚看过，方才封口。时枚便打发一个差官，扮作平人模样，去送信。

次日，钦差起节。李丰到客寓里取回行李同行，梁天来自然也一起动身。天来这回御控，倒没有怎么大使费，所带的盘缠，绰有余裕。今番跟了钦差出京，他在路上，却是里外打点，把两位钦差及四位随员的家人，都结交得很要好。

李丰来自首的这件事，早就有人报知了，他听了自然欢喜。得便时就来拜望李丰，谢他照应，因此梁李两个相识起来，每日两个在路上都是一起同行。

不日来到韶州府地方，孔、李两钦差，便请了韶州总兵万福，到行辕来，交给他名单一纸，叫他委一个妥当的员弁，带两棚人，到省城三德号去捉凌贵兴一众人犯，不许走漏一名。万福领命，便去委了守备叶坚。叶坚奉委之后，便到行辕来请示辞行。大鹏交代说："凌贵兴一行人，倘不在三德号，便在谭村家里，千万小心，不可走漏一名。连犯眷也一起拿来。"又交代他一角文书，说："拿住之后，不拘何时，便带了这文书连人犯，一并到臬台衙门投到！"又道："那一班人犯，多是江湖盗贼，很有些拳脚，千万小心，不要被他逃走了。"叶坚领命，又去见万福，说："那一班既然是江湖强盗，两棚人恐怕不够，请带一哨人去。"万福答应了。叶守备又先打发两个亲信兵丁，先行兼程前去，打听贵兴一行人，是在省城，是在谭村，然后自己动身。布置得十分周密，所以手到擒来。贵兴以及众强徒，何尝梦想得到？怎怪得他入到监里，还疑是做梦呢！

闲话少提。且说两位钦差，打发叶守备去后，就在韶州驻节两日，先差两个司员，兼程到省，吊齐各署案卷备查。又行文巡抚，嘱把广州刘知府，肇庆连知府，番禺黄知县，慕德里司李巡检，一并撤任，调省候参。

这两日中间，梁天来和李丰着实谈得投机。李丰说起委员去拿凌贵兴一节，连犯眷都要拿来，这等严厉，贵兴不定要犯一个灭族呢。天来猛然想起，"母亲常说，那一年中秋夜里，桂仙表妹，私行到我家中，说恐怕贵兴要闯灭族之祸，万一真闯了此祸时，求我们照应。今番京控，虽说我的

大仇报了，然而亲情面上，怎忍见他灭族！”因对李丰说道：“李兄一向也同贵兴认得，今番他果然灭族，兄能设法救得他么？”李丰道：“这是王法所在，无可奈何的。”天来道：“我是亲情面上，不忍见他绝后。李兄见了李大人时，望乞说个方便，将来定案时节，可否赦免了他的儿子应科，以存凌氏一脉？好在应科还没有成丁，或者可以邀免了。也是我的亲戚，你的朋友，一场交情！”李丰听了，想起从前和贵兴相好，心中也是不忍。

忽然他又想起一件要紧事来，登时就辞了天来，去见时枚。恰好时枚同大鹏在一处谈天，李丰行过常礼，侍坐一旁。便对时枚道：“侄儿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未曾交代明白。贵兴托侄儿到江西时，曾经打了几张银票，作为贿赂之用，侄儿未曾交出，此刻在行李里面，检了出来，请叔父做主。”说罢，双手递上。时枚接过一看，共是八张票子，每张五万，一共是四十万，不觉吐出舌头来。对孔大鹏道：“这厮到底有多少家产？这等挥霍，无怪广州满城官，都被他买倒了！”李丰道：“据说凌贵兴的父亲当日，掘着一处窖藏，那银子连他们自己也不知多少呢。”大鹏道：“这笔银子权且带在身边，等到结案之后，交给广州各善堂，拿去充公做善举吧。”李丰忽又后悔起来，暗想：“我何不私自拿起两张来享用呢？他们本来不知道数目的，此刻是已出之物了，万不能拿回来的了。”不觉暗暗跌足。因看见时枚今日颜色和平，不似往日，见了自己，便是正颜厉色的，便乘机把梁天来代应科求情的话，直述了一遍。大鹏道：“我当日在海幢寺，他来告状时，我一见便知他是个忠厚之人，这原告代被告求情，倒是少有之事。”时枚道：“好在这小孩子还未成丁，这杀人放火，又不是女流的事，本来可以法外施

仁的。”两人又议论了一番，李丰便辞退，去告诉天来，天来也自欢喜。

次日，钦差起节，不多几日，到了省城。合城文武官员，一齐到接官亭迎接，按着品级，排班恭请圣安。两钦差便排道到皇华馆歇息。那叶守备早在门首伺候。钦差下轿之后，他就跟着进来，禀知拿到人犯，都已交到臬司寄监，只有林大有已经另案被地方官提去，喜来早就在逃，区爵兴到湖南去了。大鹏叫且去歇息。

一会众多文武，又来拜会的拜会，禀见的禀见，两钦差一概挡驾，单请了陈臬台来见。大鹏说起尚有三名人犯，未曾提到一节，陈臬台道："这三名人犯，早就提到司里了。司里到省，上院禀见时，还未接印，先就交代南海县提了林大有。接过印，即刻就行文到湖南提区爵兴，到江西提喜来。还有两名杜勤、徐凤，虽然不是正犯，也是过付赃银的人证，也被司里传到。因这两名捐有职衔，现在交司狱厅看管。"两钦差大喜道："原来贵司也知道这个案。"陈臬台道："这是司里到省时，沿途访问的。此刻人犯齐备，证据确凿，只怕一堂就可以结案了。"两钦差益发欢喜，便传见先来的两个司员，问："案卷都吊齐了没有？"回说："都吊齐了。"两钦差便商量明日憩息一天，后天提审。牌示出去，陈臬司也自兴辞回衙。

到了提审那一天，两钦差公服升堂，在上首并坐，两旁横列着四个公案，坐了四位随员。陈臬台在下首另外设了一座。首府、首县都在官厅伺候。刘、连两知府，黄知县，李巡检，都已先摘了顶戴，也传来在旁边预备问话。天来跪在一旁，先照着呈辞说了一遍，凌贵兴等众，由臬差带上堂来，一个个铁锁琅珰的，罗跪案下。大鹏把惊堂一拍，骂道：

“凌贵兴！好个学者！溺信堪舆，躬犯王章，遍贿官吏，此案已经本大臣在任时审确，何得又逞刁翻案，从实招来！”贵兴供道：“监生……”时枚怒喝道：“好个监生！打嘴！”说罢，撒下签去。两旁差役接了签，劈劈拍拍的打了五十嘴巴，打得他牙血横流，两腮红肿。再问他时，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大鹏便道：“凌贵兴，你今日死期到了！好好招了，免得皮肉受苦！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当本大臣也是受贿之人！”说罢，叫传首县，两首县本来是在官厅伺候着，一传就到，大鹏拿出那八张银票来道：“这里四十万银子，是凌贵兴送来行贿本大臣的，烦贵县拿去，传所属各善堂堂董来，均分领去，以充地方善举。”两首县诺诺连声，接了票子退去。大鹏又对贵兴道：“凌贵兴，你此刻可死心塌地招了吧！”贵兴此时已是神魂飘荡，忽又听得陈臬台道：“凌贵兴，今日再也不能容你刁狡！不信，你试抬头看本司是谁？”

一众强徒，押进来时，本来都是低着头，不敢仰视的。如今陈臬台这句话，虽是对贵兴一个说，却是大众都听得的，不觉一个个的都抬头去看。谁知不看犹可，这样一看，顿时叫贵兴死了半段身子。爵兴暗暗叫“上当！”喜来却莫名其妙。林大有这才明白南海县捉他的缘故。梁天来也看了一眼，却感激涕零的几乎不曾号啕大哭。原来这陈臬台不是别人，正是在南海遇见天来、喜来、爵兴，到谭村去见贵兴，在裕耕堂住了一夜，细查贵兴各案卷，细问过付何人行贿多少的苏沛之！此时陈臬台把到了南雄以后，即变易姓名，改装私访的情形，对钦差略述一遍。又道：“司里因看见林大有，獐头鼠目，一定是诡计多端的，并且劝贵兴浮海远逃，也是他献的计，故不能不急急提了来，以灭他的羽翼。至于爵

兴、喜来二个，当时是用调虎离山之计，暂时把他调开，又怕他闻风远飏，所以不等大人驾到，先移提回来，以备归案的。”爵兴跪的是在贵兴旁边，暗暗对贵兴说道：“此时苏、张复生，也不能置辩的了！招了吧，免受肉刑！”贵兴只得招了，他所招的话太长，重编这书的，不能把他都录出来。只有一句简便的话，是他所供的，同这一部《九命奇冤》载他的事迹一样就是了。

当下贵兴供过之后，众强徒也只得照直供了。各人画过供，杜勤、徐凤也供了过付赃银。当下两钦差商量，定了凌贵兴凌迟处死；凌宗孔、凌美闲、区爵兴、林大有、周赞先、李阿添、尤阿美、熊阿七、黎阿二、甘阿定、简当、叶盛、简勒先十三名斩决；蔡顺及凌家一班越文、越武、越顺、越和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其誉、海顺、柳郁、柳权、润保、润枝十五名绞决；徐凤、杜勤革去职衔，问个徒罪；喜来也问了徒罪；犯眷分别笞责释放，应科年幼免责，这个处分，就是天来代求出来的了。又札饬番禺县，立提马半仙到案，重责五百板，架号一个月，递籍。还有许多过付赃银的，两钦差商量，因为过于牵连，不去追问了。议定之后，定于次日行刑，各各退堂。当下拟定了一个摺稿，把曾经受贿的官，不分大小，据实陈奏请旨，五鼓时就拜发了。天明之后，绑出各犯，请了王命，押到天字码头行刑。

可怜凌贵兴财雄一方，却受了这般结果，都是“迷信”两个字种的祸根。其余那一班强盗，更不必论他了。两钦差事毕之后，即择日起行，北上销差。后来奏摺到京，奉了上谕，刘、连两知府，黄知县，李巡检，都得了个军罪；萧抚院得了降调处分；杨制台交部议处；焦臬司因多了夹死张凤一案，拿交刑部。这都是一个“贪”字的结果。只可怜刘知

府到得了罪之后，还是个糊涂虫，萧抚院也有点上李丰的当。

说到此处，这一宗公案，算完结了。我这重编《九命奇冤》的，也就从此毕业了。

封面设计　池民海
封面题字　余险峰

书号：10173·238
定价：　0.50 元